中國文學史

下冊



傳記文學叢書之六七②

李鼎彝著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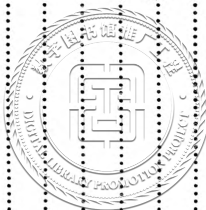
中國文學史

下册





目錄



第十篇　隋代文學概論

第十篇　隋代文學概論

南北朝之有隋，猶戰國之有秦。戰國的一筆亂賬，被秦朝爲之根本算清，漢朝得了個便宜；南北朝的一榻糊塗，被隋朝給它剷除蕪穢，唐朝得了個便宜。所以我常說，秦是上古史的總結束，漢代因之，而逐漸變化；隋是中古史的總結束，唐代因之，逐漸變化。稍明白一點歷史的人，就知道這個話是有幾分可靠的。

自從魏、晉以來，政治上，思想上，種種方面，頓失掉了中心，異樣翻新，千紅萬紫，社會上失了眞正的標準。但是這種分道而馳的時代，暗中也就進行它那混合的事業。戰國到了秦，混合事業勉强成功；南北朝到了隋，也就勉强的混合成功了。所以隋朝是文化上、種族上、信仰上，種種方面的南北大混合，文學當然也脫不了這種境界，因此我們可以說：

一、隋朝是收拾已往開啓將來的時期　此點很容易明白。建安以後，文學屢變，兩晉近古，宋、齊啓新，梁、陳門字鬥句，儷花駢果，弄成了花紅柳綠的世界。有識者起而矯以古道，今古之分，於是發生。雖然力量小弱，有如浮雲曇花，但流聲所及，亦自有相當效果。唐、宋之文，其胚胎於此乎？

二、隋國是駢散的決鬬時期　文學到了隋代，古文派方才發生，句句大誥，難以卒讀。駢派餘勇已盡，格弱浮淺，不足成軍。但是北周太祖，利用政治勢力，强國人而同之，惟大勢所趨，仍在駢麗。隋帝前後禁止浮靡，專專留意古奧，使字字皆盤庚大誥，方足以稱帝之心。因而司馬幼文表華豔，至付有司治罪。李諤上書論文，切責時文輕薄。於是風雲月露，逐漸式微，墳典大誥，日見隆盛，雖矯枉過正，散駢之事足徵矣。

三、隋國並沒有驚人的作品　過渡的期中，政治下的文學，轉文風則或能，產奇品則不足，蓋非經長時間之修養，不足以言文也。故此期文學家，若許善心（字務本）、柳譬（字顧言）、薛道衡（字玄卿）、盧思道（字子行）等，在當時或「文不加點，筆不停毫」；或所覽萬卷，號稱才士；或南北稱善，稱得厚遇；或庾信所嘆，才學兼者，其歸不過爾爾，文學家云乎哉？

第十一篇　唐代文學

第一章　總論

唐代是一個詩世界和古文世界。古文立下了宋文的根基，詩又分初、盛、中、晚四個時期，立下了此後中國詩學的新局面。唐代在政治上，是中興時期；在文學上，也是中興時期，或者就是大成時期。論上半期它是收場，論下半期它是開頭。我就這樣的很簡單的介紹一下。

第二章　初唐（由高祖迄開元近百年）

第一節　略論

高祖初定天下，未暇顧及文學，一時文學界，率多沿昔日之浮靡，所謂孫、孔，所謂謝、李，所謂十八學士，究其歸一，以豔麗爲宗。太宗時代，豔聲更作，惟似稍有清氣，不似昔日之頹靡。太宗性好豔詩，虞世南雖諫以非雅，然言之易，行之難，就是世南本身亦文章婉縟，慕徐陵之美，自然談不到什麼雅聲，一時風氣，率爲宮體，流風日下，其弊益滋。此間雖經學方面，將注疏統一，使人對經學方面，視線一致。史學方面，大加修纂，叙事整齊，在史界立鑄偉績。究其文學方面，毫無建樹，不妨將此期置而不問。到了高宗時代，上官儀集開國之大成，時人宗之

上官體。游韶復倡正名、同類、連珠、雙聲、疊韻、聯綿、雙擬、回文、隔句、八對說。於是梁陳以來之宮體（徐庾體）變成功綺錯婉媚。再加上王、楊、盧、駱四人出來，承江左之風流，會六朝之華采，遠挹鮑、謝，近宗徐、庾，於綺錯之外，更加以波瀾深大，作成了初唐體格，四子儼然爲初唐的代表。四傑而後，又有蘇味道、李嶠、崔融、杜審言四人，所謂四友，亦皆辭藻美麗，屬對精切。及沈、宋出，約句準篇，研練精切，忌聲律，尙對偶，以期不背沈約四聲之律，於是律詩名山，綺靡大興，頗算得一時之盛，後來陳子昂出來將文章大變，詩格不同於俗，文亦漸近古作，富吳出來，又欲變時文以古道，唐詩已臻成功之期，唐史亦露復古之勢，開元天寶，盛唐於是乎開始。總攬此期文學，其中足述者，約有下列各點：

一、華豔世界　六朝的詩文，是中國美文極盛時代，雖古調尤存，但聲律講求漸嚴，對砌亦趨工整，到了此期，聲律講求既嚴，屬對尤處處留意，華豔能力，比六朝爲高，不獨在形式方面，字工句整，就在聲音方面，亦字字動聽。不過音律調協，乃唐人天成自然，開國時代，亦無萎靡頹廢之氣，在駢文界裏堪稱得華豔世界！

二、詩集六朝大成，啓發盛唐詩界　唐代文學史，簡直是一部詩史，三百年中，無時沒有極好的詩，來娛樂我們。此期的詩，在唐代中比起來固然沒有盛唐之盛；氣格聲律無美不具，也沒有中唐之富瞻充足，氣象雄壯。但卻取得魏、晉、六朝之英，做成了精金美

玉的雛形，交給盛唐諸人。所以此期的詩，放在六朝中間，不見得以華豔而減色；放在盛唐中間，亦不見得以聲律而却步；若放在五季，却一毫沒有那樣衰颯氣象；放在兩宋，更沒有那些儒臭文句。所以此代之詩，在文學史上的位置，倒不見得低。因為它已經快到中國詩的極盛期了。

三、文沿六朝遺風，古文之軍未振　我們還可以記得，隋初用國家的力量，禁止浮豔文字，但是它所禁在文，不在詩，故詩界前後仍可連貫。至他所禁的文，有若強作枝節，不久萎絕。彼時既乏眞才，又只知模擬大誥，硬作古語，雖然有政治力量，支配一時，等到國統一改，豔聲又作，隋之禁時文也，恰似曇化一現，只留一個古文之名罷了。唐初背景既然這樣，開國以後，稍加振作，豔麗之作，頓放異采，富吳輩雖號古文，在此時之力量，直不若宋初之柳、穆，時節使然，宜乎當時古文未能盛行也。

第二節　初唐四傑

第一目　王　勃

王勃字子安，絳州龍門地方人。六歲能屬文，九歲能指出顏師古注漢書的瑕疵。未及冠，作朝散郎官。後來貶官，省父交趾，渡海溺水，痿而卒，年二十九。史書說他由鍾陵走的時候，九月九日，在滕王閣宴上大出風頭。又說：「勃爲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數升，則酣飲引被覆而臥；及晤，援筆成篇，不易一字，時人謂勃爲腹藁。」大概子安天分極高，雖少年夭折，在文學界位置很高。他的文章，鍊字鑄辭，均極妙巧，屬對精能，宏逸絕塵，誠然可以爲四傑之首。昌黎爲滕王閣記云：「江南多游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及得三王爲序、賦、記等壯其文詞，注謂王勃作遊閣序又云中丞命爲記，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文公對於古代的文人，嘉許的很少，獨於子安這樣的推崇，子安的文學，可以窺見一斑了。他在小亭思友人序中說：「文章可以經緯天地。」重視文學的話，比諸理學輩如之何呢？

第二目　楊炯

楊炯，華陰地方人。幼被舉爲神童，足證其才氣之高。當時海內稱王、楊、盧、駱爲四傑，炯聞之，謂人曰：「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崔融以炯言爲是。張說云：「楊盈川文思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大概炯文本不弱於王，才氣俊發，持議正大，他在王勃集序中說：「大矣哉，文之時義也，有天文焉，察時以觀其變；有人文焉，立言以垂其範。歷年滋久，遞爲文質，應運以發其明，因人以通其粹。」又說：「周、隋衆制，或苟求蟲篆，未盡力於邱、墳；或獨徇波瀾，不尋源於禮、樂。……」復說：「嘗以龍朔初載，文場變體，爭構纖微，競爲雕刻，糅之金玉龍鳳，亂之朱紫青黃，影帶以徇其功，假對以稱其美，骨氣都盡，剛健不聞。……」這種批評，非深於文章的人，孰能至此！炯又說：「壯而不虛，剛而能潤，雕而不碎，按而彌堅。……」壯怕虛壯，剛怕燥苦，雕怕繁碎，按或無實，精理至言，雖屬批評他人，亦足以知道他的抱負了。

第三目　盧照鄰

盧照鄰，字昇之，范陽人。曾著五悲文，大概因爲他一生坎坷，歡寡愁殷，所以他文中有騷

人遺響。楊炯位次雖在其上，却不敢安於其位，稱昇之爲「人間才傑」。盧在南陽公集序中說：「其遠非夫妙諧鍾律，體會風騷，華有餘研，思無停趣。作龜作鏡，聽歌曲而知亡；爲龍爲光，觀禮容而識大。齊、魯一變之道，唐、虞百代之文，懸日月於胸懷，挫風雲於毫翰，含今古之制，扣宮商之聲。細則出入無間，麤則彌綸區宇。逶迤綽約，如玉女之千嬌；突兀峥嶸，似靈龜之孤楪。……」這是何等的離奇變化，無怪乎昇之之文，要妙絕一時了。

第四目　駱賓王

駱賓王，義烏地方人。才氣極高，曾爲徐敬業作討武氏檄，因而亡命，不知所之。其論文曰：「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理存乎象，非書無以達；其微詞隱乎情，非言無以筌其旨。」（上吏部裴侍郎書）又自己述說：「體物成章，必寓情於小雅；登高能賦，豈圖榮於大夫。」（上吏部侍郎帝京篇啓）

在今天看起來，有唐自從開國以來，文章到了上官體，總算有了標準。四傑繼起，雖然蹈迹前人，却能夠持己之才，氣如天高，宏放雄健，俊麗淸逸，的是當時的作手。工部說：「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極其稱道之至。藝

苑卮言也說：「盧、駱、王、楊，號稱四傑，詞旨華麗，因緣陳、隋之遺，骨氣翩翩，意象老境，超然勝之。」這是極公平的論調。後人或斥賓王爲算博士，楊炯爲點鬼簿，未免故以小瑕作大疵。平心而論，清麗宏逸四字，四傑足以當之。

第三節　沈、宋

自四傑掌文壇以後，後人沒有他們的才氣，但是却竊取他們華麗，先有四友等人，和珠英學士，連璧輝煌，高麗超人，流弊尚未很甚。等到沈、宋出來，却浮薄靡豔，缺乏氣骨。唐書上說：「魏建安後，迄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宋之問、沈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爲沈、宋。」眞是麗服靚妝，燕歌趙舞，雖然觀者忘疲，却是風雅的罪人了。

沈佺期，字雲卿，相州內黃地方人。宋之問，字延清，一名少連，汾州地方人。沈、宋與閻朝隱、劉允濟輩，傾心奉迎張易之。之問尤無行，爲易之奉溺器；易之敗，又媚事武三思。這種有肉無骨的人，作出文來那有一個不按之無骨，覩之敷腴呢？這種豔態婦飾的人，作出文來又怎

會不狐媚迷人呢？無怪乎道學先生看見了他們，要氣壞五內，叫一聲「文人自古無行」了。

第四節　陳子昂與富吳體

唐詩到了沈、宋，雖然缺乏氣骨，但是律詩之名亦出，排律絕句，斑斑可述，不過因爲他們綺靡的原因，子昂遂起而改革之，奪魏、晉之風骨，變梁、陳之俳優，抑沈、宋之新聲，掩王、盧之靡韵，風氣一變，造成了盛唐的新局面。所以唐詩，到了子昂，就算是大成期。至於文呢，子昂似乎也有意改革，但是氣力薄弱，時雜淫聲，富吳等北京三傑，志有餘而才不足，只弄得古文之名雖在，其成效却極寥寥，遠不如詩之盛了。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地方人。性褊燥，輕財好施，詩足以起唐初之衰。他論文說：「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有可徵者，僕嘗暇時觀齊梁間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嘆。竊思古人，常恐逶迤頹靡，風雅不作，以耿耿也。」又說：「某實鄙能，未窺作者。斐然狂簡，雖有勞人之歌；悵爾詠懷，曾無阮籍之思。徒恨跡荒淫麗，名陷俳優，長爲童子之羣，勿望壯夫之列！」（上薛令文章啓）這是何等的抱負！論調若是，文章自

然高雅稱能。工部說他：「有才繼騷雅，振匠不比肩，公生揚馬後，名與日月懸。」昌黎說他：「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薦士）元好問說他：「沈、宋橫馳翰墨場，風流初不廢、齊梁，論功若準平吳例，合着黃金鑄子昂。」這都是何等樣的恭維！人家談到唐代詩人，多言李、杜，可是要談到改革之功，子昂不能不置諸首座了。

富嘉謨與吳微之兩個人，皆以經典爲本，對於徐、庾的浮俚不競，具有改革之心，怕才力太弱，徒事高古，結果不足以成軍。現在引來張說的話，作爲當時文學的一個結論：

「開元中，說（張說）與徐堅論近代文士，悲其凋喪，堅曰：『李趙公嶠崔文公融之筆術，擅價一時，其間孰優？』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之文，如孤峰絕岸，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廊廟，則駭矣！閻朝隱之文，如麗服靚妝，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問後進詞人之優劣，說曰：『韓休之文，如大羹旨酒，雅有典則，而薄於滋味。許景先之文，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愛，而微少風骨。張九齡之文，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微窘邊幅。王翰之文，如瓊杯玉斝，雖爛然可珍，而多有玷瑕。』堅以爲然。」

這段話，便是此期末的文章的大概情形。

第三章　盛唐

第一節　緒論

自初唐以來，詩體之格略備，古文未能當行，所以到了此期，詩家有李、杜之妙絕，王、孟、高、岑等之各名一長，文家先有燕、許之規模宏大，蕭、李之留意古文，獨孤、元結之開啓韓、柳，堂哉皇哉，懿歟盛哉！

此期之文，仍以駢麗爲宗，燕、許占領文壇，宏大之體，實雜綺麗之作。若彼蕭、李、獨孤、元結輩，說他們是韓、柳的先型則可，說他們在當時有多大勢力，却是厚譽古人。所以此期文界可陳述者無多，要皆駢麗派罷了。

此期之詩，卻大足驚人。我以爲中國純文學，此期是最盛時期，最活動最完備的時期，談起來眞眞有趣！我們想想，我們自從有詩以來，歷經變化，卻都是各鳴一長，哪一個時代，有此期的完美呢？盛唐以後，詩體亦各有變化，哪一個逃出了此期的範圍呢？盛唐好比一個湖，大川小河，一條一條的流進來，又一條一條的流出去，這個湖中，千變萬化，無奇不有，無美不具，眞是一個聚寶的湖哇！吾人探討唐詩所以盛到如此的原因，一方面自從隋唐統一之後漢人種族上、文化上，均與外人發生了大混合，英華結實，到了此期發生出來，恰逢着太平之世，偏又碰到了安史之亂，收集了歷代的詩中英秀，聚成了格備體齊的作品，生死別離，高下抑揚，形形色色的人情與世態，離離奇奇的格調與聲律，統統的天緣湊巧般的一齊結了果，碩大無朋，盡美盡善，眞是規矩準繩之中，備有千花萬采！好不令人驚喜失措！

第二節　李白

李白，字太白，十歲通詩書，蘇頲見而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喜縱橫，常欣佩魯仲連、侯嬴、酈食其、張良、韓信等人。輕財重施，好擊劍，爲任俠語，用兵則先

登陷陣，不以爲難；語游俠，則白晝殺人，不以爲非；語功名，則談笑而靜胡沙，不以爲意。縱橫奔放之性，浩大淩空之志，使遇秦皇、漢武，不難開疆場、事鞍馬；使生戰國、秦、漢，亦不難却秦軍、論縱橫。乃偏生在開元太平之世，以鵬飛萬里之志，必使效轅下之駒，囊中之鵡；寄食人下，久臥池中，自必發性爲狂。所以他先與孔巢父、韓準、斐政、張叔明、陶沔居、組來山，日夜沈飲，號竹溪七逸。後復醉辱高力士，戲刺楊貴妃，致官不得遷，日與詩酒爲侶，其放蕩浩氣，借詩以呼出，借酒以散去，詩中辭句，點點告人眞性情，不知太白者，且以太白爲狂誕，眞是可笑的很！

太白自己說：「白嶔崎歷落，可笑人也，雖然，頗嘗覽千載，觀百家。……」（上安州李長史書）又說：「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劍術，徧干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請日試萬言，依馬可待。」（與韓荊州書）又說：「白家本金陵，……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軒轅以下，頗得聞矣。常縱橫經籍詩書制作不倦，迄於今三十春矣。」（上安州裴長史書）又說：「前此郡都督馬公，……謂長史李京之曰：『諸人之文，如山無烟霞，春無草樹。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語，絡繹間起，光明洞徹，句句動人。』」（同前文）我們看了太白自己的話，哪一句不使人「拔劍欲舞」，心焉嚮往。人家說太白是詩仙，這箇直是詩俠！

歷來批評詩的人，最令人注意的，是杜工部。工部說：

「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爲誰雄？」（贈太白）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

「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春日憶李白）

「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聲名從此大，汩沒一朝伸。文采承殊渥，流傳必絕倫。……」（寄李十二白二十韻）

「不見李生久，佯狂眞可哀，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敏捷詩千首，飄零酒一杯，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不見）

「坐中薛華能醉歌，歌辭自作風格老，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何劉沈謝力未工，才兼鮑照愁絕倒。」

大概李、杜二家，氣格聲律，至詳極備。李之長在天才，杜之長在工夫。李之功是收束已往，杜之功是開啓將來。李詩之長，在天才雄放，氣勢充沛，若河出龍山，傾山倒海，一望而知爲波濤翻天，豪氣驚人。杜詩之長，在循規蹈矩，調格自然，若洞庭波，沈靜淵實，包羅萬有，其光燄，亦自高出萬丈，令人佩欽。故學李不至，難免粗豪卑俚；學杜不至，不失古人尺寸。今論二人，不敢有所短長也。

太白云：

「梁、陳以來，豔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歟？舍我其誰哉！」

太白誠卓爾不群矣！又賦古詩十九首云：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我志在删述，垂輝映千春，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古風）

志大才高，超絕人群。以氣爲輿，以神爲馬，以高遠自然爲格。太白其千古傑士也！在李氏集中，律詩較少，嘗言「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況使束於聲調俳優哉！」他的戲杜詩曰：「飯顆山頭逢杜甫，頂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爲從前作詩苦。」這正是譏杜詩拘束，也正是二人性格不同的原因。

第二節　杜甫

杜甫，字子美，少貧不自振。天寶十三載，甫奏賦三篇，因數上賦訟，自言「……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沈鬱頓挫，隨時敏給，揚雄、枚皋，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會祿山亂，甫避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爲賊所得。至德二年，亡走鳳

翔，上謁，拜右拾遺。時所在寇奪，甫家寓鄜，彌年艱窶，孺弱至餓死。後客秦州，流落劍南，依嚴武，武表爲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後嚴、杜二人，相處甚惡。老客耒陽，年五十九卒。史書稱甫曠放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李白齊名，時號老杜。

歷來評杜詩者，不知道要有多少。元稹論曰：

「唐興學官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爲律詩。由是而後，文體之變極焉。然而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逮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穠莫備。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矣。……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予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舖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

這種抑李揚杜的話，誠然是不對，不過其中論李、杜之長，以及論杜之備賅，確屬饒有見地！昌黎以元稹不應任意高下李、杜二人，故在「調張籍」中說：

「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後，擧頸遙相望，夜夢多見之，晝思反微茫。徒觀斧鑿痕，不矚治水航。想當施手時，巨刃磨天揚，垠

崖劃崩豁，乾坤罷雷硠。惟此兩夫子，家居率荒凉，帝欲長吟哦，故遣起且僵，翦翎送籠中，使看百鳥翔，平生千萬篇，金薤垂琳瑯。仙官敕六丁，雷電下取將，流落人間者，太山一毫芒！我願生兩翅，捕逐出八荒，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刺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騰身跨汗漫，不着織女裳，顧語地上友，經營無太忙，乞君飛霞佩，與我高頡頏！」

這是何等欽佩！蓋李、杜二人，雖生同時，遭遇相似，舉止有時亦相似，但詩中却發現極不相似的地方。李乃詩仙，杜乃詩聖。正是李才杜學：李斗酒百篇，揮灑沛然；杜讀書萬卷，規矩尺寸。一個是幾百年的感情詩，到了李，鐘山之秀，戛然曰止；一個是新體偉作，幾十年的陶冶，到了杜，長江到漢，聚寶洞庭。我們不必强分短長了。

杜詩既重學力，要作到「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境界，所以他的格調，他的句法、章法、篇法，無不有法，無不自然而得到妙法，大斧無斧鑿痕，妙哉妙哉！他論詩曰：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華意縱橫，今人嗤點流傳賦，不覺前賢畏後生。」

「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縱使盧王擇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龍文虎脊皆君馭，歷塊過都見爾曹。」

「才子應難跨數公，凡今誰是出群雄，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

「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爲鄰，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

「未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復先誰，別裁僞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戲爲六絕句）

這可以看出他的包容了！又解悶詩有云：

「沈范早知何水部，曹劉不待薛郎中，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蒼海學釣翁。」

「李陵蘇武是吾師，孟子論文更不疑，一飯未曾留俗客，數篇今見古人詩。」

「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即今耆舊無新語，漫釣槎頭縮頸鯿。」

「陶冶性靈在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孰知工謝將能事，頗學陰何苦用心。」

「不見高人王右丞，藍田丘壑漫寒籐，最傳秀句寰區滿，未絕風流相國能。」

這可以見出當時他的同調了！

第四節　李、杜以外的詩家

唐詩品彙上五古序云：

「詩莫盛於唐，莫備於盛唐，論者推李、杜二家爲尤。其間尤可名家十數公。……今觀孟襄陽之清雅，右丞之精緻，儲光羲之眞率，王江寧之聲俊，高達夫之氣骨，岑嘉州之奇逸，李頎之沖秀，常建之

超凡，劉隨州之閒曠，錢考功之清贍，韋之靜而深，柳之溫而密。此皆宇宙山川，英靈閒氣，萃於時以鍾於人者也。」

大概盛唐詩人，李、杜而外，尚推王、李、高、岑：王以精妙著，李以冲秀顯，高沈雄而岑奇逸，均足以領袖一時。有孟浩然者，雅人深致，與王維齊名，世稱王、孟。斯時眞所謂氣格聲律，至詳極備者。現略述各作家之歷史：

一、王維，字摩詰，九歲知屬辭，開元初進士。祿山平，爲尚書右丞，卒年六十一。史鑑類編說：「王維之作，如上林春曉，芳樹微烘，百囀流鶯，宮商迭奏，黃山紫塞，漢館秦宮，芊綿偉麗，于氤氳杳渺之間，眞所謂有聲畫也。」這是何等的境界呢？蓋維詩高朗秀出，清深閒淡。王漁洋以李、杜爲二聖，王維爲一賢，正以太白好神仙，工部好儒術，右丞好佛學也。

二、孟浩然，字浩然，家世襄州人。隱鹿門山，年四十，始來京師。開元末，病疽背死。皮日休以明皇之世，李、杜之外，得建安體者，當推孟先生。

三、高適，字達夫，滄洲人，年五十乃學爲詩。

四、岑參，岑文本之孫。詩意清拔孤秀，時人比之吳均、何遜。

第五節　盛唐的古文

初唐古文，以陳子昂獨高蹈，其後燕許大手筆，仍雜駢麗之辭。此期文學，承子昂燕許之後，發生蕭李常揚之近古文學，士顥抗爽精深，華詞采炳蔚，袞長於除書，炎善爲德音，皆以排斥浮俚爲能事。其後元次山、獨孤及、陸宣公等人或別立一格，或文章典實，間接直接均與韓、柳有關。故此期文格並不算高，不過爲韓、柳之先導，在文學史上，當佔一位置。現在分述其著名作者略史於後：

一、蕭穎士，字茂挺。四歲屬文。開元天寶間，負盛名，世號蕭夫子。年五十二，客死汝南，李華甚稱道之。蕭亦與李華齊名，世號蕭、李。

二、李華，字遐叔。趙州贊皇人。慕浮圖法，不甚著書。宗子翰，爲文密而思遲。從子觀，屬文不沿傍前人。與韓愈相上下，惜觀少夭，遂成韓愈之名。陸希聲以觀尚辭，故辭勝理。愈尚質，故理勝辭。要之，觀亦愈之先聲歟？

三、獨孤及，字至之。靈章六藝，述古之作。立言遣辭有古風格，唐自貞觀以後，詩格大變，其以文自任者，史稱韓愈、獨孤及之文，當必有據。

四、元結，字次山。四庫次山集提要曰：「結性不諧俗，亦往往迹涉詭激。初居商餘山，自

稱季，及逃難猗玕洞，自稱猗玕子，又或稱浪士，或稱聱叟，或稱漫叟，爲官或稱漫郎，頗近於古之狂。然制行高潔，而深抱閔時憂國之心。文章戛戛自異，變排偶綺靡之習，杜甫嘗和其舂陵行，稱其可爲天地萬物吐氣。晁公武謂其文爲古鐘磬，不諧俗耳。高似孫謂其文章奇古，不蹈襲。蓋唐文在韓愈以前，毅然自爲者自結始，亦可謂耿介拔俗之姿矣。……」

五、陸贄，字德輿，大歷進士。議論婉致，亦韓公之先導。

第四章　中唐

第一節　緒論

第一目　詩

天寶喪亂以後，到了大歷、貞元，李、杜之風尙近，學者多能歌詩，若大歷十子，若錢、劉。然近體繁多，缺乏古作。其時有韋應物、柳宗元者，古淡峻潔；降及昌黎，詩格一變，韵險句澀，散文爲詩；孟郊繼之，益用硬語；盧同、賈島，更入澀僻，令人不可卒讀。元和、長慶間，元、白繼起，主易讀易解，力革艱澀之失。張、王嗣起，或舊曲新聲，或新辭古義，已啓晚唐之風矣。

大概中唐諸詩，率以古調爲高，險絕爲功，艱澀爲奇。其病或由於倡爲古文，新體方興，勢不能合而爲一，所以故爲晦澀不通，以求立異爲高。然賈島一派，遂爲後代艱絕之祖，武功一派，亦成後日獨立之軍。其於後日影響，均極重要。在文學史上，亦當就時論事，特爲留一席地。此期詩之短在險絕，其長亦在奇特出衆，雖然艱深晦塞，尚不至特別難讀，其構句之精，則爲其特點。

第二目　文

朱遏先師曰：

「唐興，仍陳、隋靡習，徐、庾流化，彌徧南北，迨四傑出，稍振以淸麗之風。至於燕許，始以雄駿之氣，鴻麗之詞，丕變習俗；於是元結、獨孤及、蕭穎士、李華輩，又以三代之文，律度當世；韓愈繼之，更超卓流俗，首倡古文；柳宗元、皇甫湜、張籍、李翺之徒，又從而和之：唐之古文遂蔚然稱盛。蓋當時世俗之文，多偶對儷句，屬綴風雲，羈束聲韵，漸致文弊，其以雄闊遠致矯之，亦有所不得已也。然過於磔裂章句，墮廢聲韵，遂致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之譏，此裴度所以箴李翺也。且當時所謂古文者，如元結之五規，韓愈之五原，李翺之復性平賦書，皮日休之鹿門隱書，體放諸子，文尚理致，與

應制酬酢之文迥異。若夫用之於廊廟，施之於弔祭，則終唐之世多爲駢儷偶對之文，遠自王、楊、盧、駱，以至張說、蘇頲、陸贄、李德裕、令孤楚諸公，未嘗變也。」

中唐古文，是吾國的散文界的關鍵。從此駢文衰而古文盛，從此古文標準已定，而駢文因而墮廢零落。不過古文體格雖備，在當時實用上尚不太廣，因而到了宋初，韓文竟而流落到破紙簍中去了！

第二節　詩家的代表

第一目　十才子與韋、柳、劉

在天寶喪亂以後，到了大歷貞元，李、杜之風尚在，所以當時的詩尚有可觀。大歷中，有所謂十才子者：盧綸（字允言，河中蒲人）、韓翃（字君平，南陽人）、錢起（吳興人）、郎士元（字君冑，中山人）、皇甫曾（字孝常，丹陽人）、李端（字正已，趙郡人）、吉中孚（鄱陽人）、司空曙（字文初，廣平人）、苗發、雀峒、耿湋、夏侯審等人（共十二人，一說無皇甫曾、郎士

元）。這些人中間，當然以錢起爲首。「前有沈、宗，後有錢、郎」，可以看出他所負的盛名與他的格調了。

十子而外，有劉長卿者，字文房，深心苦思，悲婉痛快。「前有沈，宋、王、杜，後有錢、郎劉、李」，蓋劉、錢並稱，絕無媿色。又有韋應物者，京兆長安人，提要說他「五言古源出於陶，而鎔化於三謝，故眞而不朴，華而不綺，但以步趨柴桑，未爲得實。……」大概韋詩古淡，雅如靖節，其純潔處自非淵明之比。但世並稱陶、韋，亦未或無見。至柳宗元之詩，遠不如其文，唯峻潔有力，錚錚氣格，亦難企及。

第二目　韓、孟

韓愈在文界佔一重要位置，在詩界於後代影響極大。不過就詩論詩，絕對不能算作文學上的好作品。黃節師說：「韓愈博大，鼓吹六經，以難文復古，以險弱爲持，力宗漢、魏，樹之宗風。」其時與昌黎並立者，孟郊一人而已，昌黎薦孟郊於鄭餘慶，歷叙漢、魏以來詩人，至唐之陳子昂、李白、杜甫，而其下即云「有窮者孟郊，才實雄鷔。」蓋昌黎本好奇崛，而東野亦硬語盤空，以是並稱韓、孟。

大概兩家詩的毛病：

一、是好奇務怪。他們以爲語不驚人死不休，就是表面的奇崛。

二、是古文奇字。這眞是醜事，不能用眞感情發生出眞文章，便用許多的生字來難人，使你不認得，不懂得，就以爲盡了文章的能事。那乃是巧畫無鹽，愈增其醜。

三、是生硬。讀之艱深，字字沙石，雖然有時高特，却處處艱澀苦晦。

至於它的好處：

一、是氣勢奔放，雖然艱苦，尚足以一氣呵成。

二、是挺拔不羣。

後來學不好的流爲盧仝、賈島，讀之不能卒讀。學得好的成了樊川、杜公，氣概淩人，有不能不急讀的神氣。昌黎說：「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又說：「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這比諸「在心爲志，發言爲詩」的話，還有些個不徹底，所以韓公在詩人位置中，我却是不敢恭維；若以文學史上前後關係來論，他是豔麗無骨的反動者，他是聱牙戟口的先覺者，後代詩人受他的影響的，自大有人在。史書是明因知變，那麽，昌黎詩學，我們也不能不在文學史上留一個重要的位置。

第三目 傳韓派的盧、賈、李

由韓、孟之奇崛，一方發生了元、白的反動，一方變本加厲的產生了盧、賈、李的澀解離通，現在分述三人大概的情形：

盧仝隱於少室山，自號玉川子。愈爲河南令，愛其詩，厚禮之。論者謂仝怪誕不經，在李賀之上。

賈島在體變輕淺時代，獨案格入僻，以矯浮豔。其詩或寒澀，或幽奇，或奧僻，論者以比孟郊，斥爲「郊寒島瘦」。

李賀，字長吉。王綺說他「務爲勁拔，不屑作經人道語。……」李綱說他「字字皆雕鏤。」蓋賀之詩，古怪僻澀，比盧、賈二人，有過無不及。

第四目 元、白——昌黎詩派的反動者

昌黎時代，已經將詩界弄得不堪，於是元、白矯之以淸易。一派是求難，求深；一派却是求易，求明白。現在分述元、白二人的大概的情形：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少有才名，與白居易友善。工爲詩，善狀詠風態物色，當世共稱元、白，號曰元和體。後白居易貶江州司馬，稹移通州司馬，二人詩章往來，有自三十韻至五十韻者，羣相傳頌，一時爲之紙貴。死年五十三。

白居易，字樂天，太原人。貞元十四年，中進士。文辭富豔，尤精於詩筆。他與元稹論文書曰：

「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今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文首之。何者？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情根，苗言，華聲，實義，上自賢聖，下至愚騃，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羣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

詩的功用，竟大到了這步田地！

至於元和體的長處，在乎質而徑，直而切，覈而實，順而律，雅得陶之遺，或在韋蘇州清閒之上。樂天曰：

「天地間，有粹靈氣焉，萬物皆得之，而人居多；就人中，文人得之，又居多。蓋是氣凝爲性，發爲志，散爲文。粹勝靈者，其文沖以恬；靈勝粹者，其文宣以秀；粹靈均者，其文蔚溫雅淵，疏朗麗

則，險不扼，達不放，古淡而不鄙，新奇而不怪。……」（故京兆元少尹文集序）

這正是要在平淡處動人，不在險怪處嚇人。後人迷信樂天之深，亦自有相當道理。我總覺得讀樂天詩，時常感到如時女步春，有傷婉弱；但絕無闐閣氣，稚弱氣，娓娓動聽，引人入聲，不愧名曰樂天！

昌黎與樂天，爲當時兩大派別，一失之柔，一失之澀。柔之極流爲浮豔，澀之極流爲粗鄙。餘風所被，各爲延譽，各爲詆汚。平心而論，兩派在中唐均當佔重要位置，就詩論詩，昌黎當讓一籌。

第五目　張、王、姚——中唐的別派

張籍，字文昌，性狷直，善古詩體，當世士大夫文人均重之。長於樂府，多警句。曾取杜甫詩帙，焚取灰燼，副以膏蜜，頻飲之曰：「令各肝腸，從此改易。」蓋張籍詩在當時別成一派，思深語精，已開晚唐一派。

王建，字仲初，大歷十年進士。以宮詞百首得名，與張籍契厚，時稱張、王。以平麗勝人，在當時爲傑出。

姚合，陝州硤石人，元和進士。初授武功主薄，人稱爲姚武功。其詩派亦日武功體。「其自作則刻意苦吟，冥搜物象，務求古人體貌所未到。……其集在北宋不甚顯，至南宋永嘉四靈，始奉爲宗。其末流寫景於瑣屑，奇情於偏僻，遂爲論者所排。……」這是提要論武功體的話。

大概在元和、長慶之間，能於韓愈、元白兩派之外別樹一幟者，當推上列三人。晚唐諸家，多效步張、王、姚三家。論功論過，三人均應佔一位置。

第三節　文家的代表

第一目　柳宗元

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少聰警絕衆，尤精西漢詩騷，下筆構思，與古爲侔。精裁密緻，燦若珠貝，當時流輩咸推之。後以依王叔文，貶永州司馬，遠竄他方，騷人多感而好賦，動必有文。後元和十年，移爲柳州刺史，時號柳柳州云。復杜溫夫書，自敍其文曰：

「吾雖少爲文，不能自雕斵，引筆行墨，快意累累，意便止。亦無所師法，立言狀物，未嘗求過

人。……」

這正是「作文如行雲流水，當行於所當行，當止於不可不止」的話了。又在唐大理評事楊君文集後序中說：

「贊曰：文者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言鄙野，足以備於用，然而闕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動時聽，夸示後學。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

這又是文采並用，藉文以探道的話了。

退之說他的文章「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東坡說他「子厚之文，發纖濃於古簡，寄至味於淡泊，非餘子所及。」又云：「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清深不及也。」大概子厚之詩，外枯中膏，似淡實濃，溫麗清深，雅高昌黎一籌。至如文，其記山水，巧緻精密，繁簡得法，亦高於昌黎雜記之不耐人尋味。至氣勢奔放，力氣超人，子厚絕非昌黎匹也。答韋中書云：

「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荀、孟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着其潔。」

氣、支、端、趣、幽、潔，是子厚文章的六套功夫。最要的還在一個潔字。潔者，就是「著粉則

太白，施朱則太赤」的意思。「修短合度，豐約得中」，是文章的好境界。子厚之成，即在此也。

與子厚同倡和者，有劉禹錫。古文恣肆博辨，有若昌黎；詩則精銳有餘氣，在元、白上。

第二目 韓愈

韓愈，字退之，鄂州南陽人。性質聰明，盡通諸子百家等學。在唐憲宗時候，政事混亂，他每每的恨不得用。後從裴度平淮西回來，以功當刑部侍郎。又以諫佛骨遭貶潮州，後轉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死了，享年五十七歲，追謚昌黎伯。昌黎自以斥佛道、尊儒術自任，五原各篇，均是他的發揮主張的作品，在今天看起來，本來也極平常，不過在佛、老世界的唐代中，總算是羣鷄一鶴了。毋怪乎他要被放嶺南，自傷世亂了。在進學解上，昌黎自述他的讀書功夫，他說道：

「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

「閎中肆外」，確是昌黎文的好批語，因爲他「凡自唐虞以來，編簡所存」，大的、高的、明

的、幽的、纖的、變的，無不通達，所以他的閎中，就是昌黎所說的深本。在答尉遲生書中說：

「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諸子愼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掩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而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

誠於中者形於外，先實內而後茂華，根茂實遂，膏沃光曄，自然易於成功。但昌黎之爲文，非爲文而作文，亦非爲悅性靈而爲文。乃是爲傳古道，得古道而爲文。他的詩，也不是因物興感，自然而發，乃是因爲不得其平則鳴。因此他讀的書要加一番選擇，然後才能發而爲文。否則無益於用，便是不能閎中，徒肆於外了。所以他說：

「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答李翊書）

又說：

「讀書以爲學，讚言以爲文，非以誇多而鬥靡也。蓋學所以爲道，文所以爲理耳。苟行事得其宜，出言適其要，雖不吾聞，吾將信其富於文學也。」

這足以證昌黎不意作文學家，願意作一個政治家、道學家！

歷來批評昌黎文的人，不知道要有多少。後代古文派，自歐陽修以後，全奉爲不祧之宗。論

文學史上的地位，他算極高。但是依我看來，他的文章，有三點該注意：

一、氣勢奔放，如長江大河，有似司馬子長。此點即來自昌黎之用功。以文公偌大的才氣，讀了偌多的書，平生遭遇那樣的壞，處在那種浮麗的文學時代，經過周、隋以後百餘年的復古運動，靈英所鍾，時勢所迫，自然產生出偉大的著作。

二、昌黎之文，與後代古文貌同而實異。昌黎爲文，全行之以氣，他說：「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書）。後世古文，雖也講氣勢，但絕沒有文公的充沛沸騰，有若江出三峽，河過龍門，勢能倒山傾海也。

三、對後日之功，遠不如歐陽修，或且不如李翱。（此點詳下篇歐文中）

明白了這三點，再明白了文公以前以後的種種情形，則韓文之價值可以規定了。他是：

一、古今來氣勢上的充沛的文章。

二、散駢文起伏的關頭。

三、上承古代，下啓將來的作者。

四、宋、明、清三朝的先師。

至於他的文章方面的壞處：

一、有時候失之怪僻。

二、有時候失之浮而不實。

三、有時筆姿故意動蕩。

四、有時作文動機出自利祿。

文公說「無建成，無誘於勢力」，我却是不敢相信他能那樣！

第三目　韓門諸子代表李翺

韓門諸子很多，昌黎文勢，在當時亦頗盛，與後代最有關係的，只是李翺。其餘如李漢、皇甫湜等，仍不能出文公之藩，置而不論。

李翺，字習之，勤於儒學，博雅好古，爲文尚氣質。他說：

「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辯，理辯則氣直，氣直則辭盛，辭盛則文工。」（答朱載言書）

義、意、理、氣、辭，是文章的五步工夫，是連續的。文公只講道氣，却不能運用之以義、意、理，此文公道術不及乃生處，文章不及乃生處。但就氣論，則習之遠非乃師之比。蓋習之近於理學文章，文公却是很乾脆的古文。

習之文說：

「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焉以，其尚異者，則曰：文章辭句奇險而已；其好理者，則曰：文章叙意苟通而已；其溺於時者，則曰：文章必當對；其病於時者，則曰：文章不當對；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也。」（答朱戴言書）

他以爲文章技術，要工而已，不問難易合時不合時。因爲工了就能傳。然工的後頭，要有理義，所以說：

「文、理、義三者兼併，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世，能必傳也。」

這確是極有道理的話！無怪乎提要說他「漫厚和平，俯仰中度」了。

第五章　晚唐

第一節　略論

唐代文學，到了開成以後，有杜牧之豪縱，溫飛卿之綺靡，李義山之隱僻，許用晦之偶對。他若劉滄、馬戴、李群玉、李頻等，亦均能黽勉氣格，在晚唐濃豔空氣中，猶能別樹一幟。大概晚唐詩人，杜牧豪放，李、溫傑出。其餘若江湖諸人，法賈島、張籍、姚合、皮日休，李群玉等，又羽翼溫、李，大率放僻淫聲，難合中道。但就文論文，美麗無疵，豔色奪目，亦盛事也。

第二節　杜　牧

杜牧，字牧之，號樊川。性豪放不群，晚唐一作手也。詩法昌黎之高奇，工部之之韵律，合而爲之，造成唐末的眞色彩。樊川性本放浪，故爲詩冶蕩，有時甚於元、白。惟風骨驚人，實出元、白之上。其古文更縱橫奧衍，多切世務。樊川曰：

「經書刮根本，史書閱興亡，高摘屈、宋豔，濃薰班、馬香，李、杜泛浩浩，韓、柳摩蒼蒼，近者四君子，與古爭强梁。」

足證牧之學有來源。又說：

「某苦心爲詩，惟求高絕，不務奇麗，不涉習俗，不今不古，處於中間。……」（獻詩啓）

這是表明他自己的態度。又說：

「凡爲文以意爲主，以氣爲輔，以辭彩章句，爲之兵衞。」（答莊充書）

「是以意全盛者，辭愈朴而文愈高；意不盛者，辭愈華而文愈鄙。是意能遣辭，辭不能成意。」（答莊充書）

見解若是，文亦如之。

第三節　溫、李

溫庭筠，本名岐，字飛卿，太原人。與李商隱齊名，然薄於行，又多作側辭豔典。（案溫在詞史佔重要位置。）

李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開成二年進士。下啓有宋西崑體。上崔華州書云：

「愚生二十五年矣，五年讀經書，七年弄筆硯，始聞長老言，學道必求古，爲文必有師法，常悒悒不快。退自思曰：『夫所謂道，豈古所謂周公、孔子者獨能邪？蓋愚與周、孔俱身之耳。』以是有行道不繫今古，直揮筆爲文，不能攘取經史，諱忌時世，百經萬書，異品殊流，又豈能意分出其下哉？」

義山的主張，亦確有驚人處。

按五代無文，詞曲一欄，當專章討論，故從略。

第十一編　宋代文學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佛世界與理世界

自從漢明帝以來，佛教流入中國，其勢及魏、晉，漸及文學方面。到了南北朝時代，整個的哲學界與倫理界，爲佛學霸佔了去。當時的文學界雖然有些人獨自樹立，不肯墜入佛學的巢臼；但是大多數仍然免不了要有幾多的佛學思想。不過那時除了玄詩以外，其他的作品，專注在聲調色彩的美，佛學勢力，尙不能算大。到了隋、唐，駢麗文字遭了摧殘，佛學勢力亦日益膨脹，雖然有的人留意經術，但是只知道效漢人作些個注疏事業，眞正够得上經師的，那眞是空谷足音了。昌黎倡言斥佛，却又不能自張其軍，別有樹立，因此他的文章，雖然氣勢凌人，主張却是平常。

宋初佛、道盛行，朝廷上道學大興，民衆間佛理遍佈。歐陽文忠等起，知空口不足以言改革，必先自禮樂刑政入手，將民衆間一切風俗習慣，舉周、秦、兩漢之禮，代其佛、老異端之教，方可以斥佛、老於門墻之外。於是宋文一變而爲實用，文用以載道者也，載禮樂刑政者也。文學觀既然變遷，久佔文壇之駢體，爲散文取而代之矣。這就是宋文爲散文覇佔的初期。

歐陽、安石，從禮樂刑政入手，所謂向外的改革。二程、晦庵繼起以後，知道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欲言改革，當先自正心誠意入手，此所謂向內的改革，即所謂理學派。理學既興，自然惡華務樸，平生功夫，用在修身養性，誰肯費些須工夫，化在文學身上。即或有一二遺興之作，亦多箴世格言，毫無文學意味，這是宋詩不如唐詩的原因。也就是宋人平順通暢，務言理性，不事彫琢，力求質樸的原因。

第二節　宋代文學變遷的大勢

宋初文學，是駢體迴光返照時代，駢文界痛五代之餘弊，倡修改之論，西崑集與，盛倡一時。但上而皇帝惡華務樸，下而士子倡行古道古文，因之餘燼，將燃之灰，驟經秋雨，漂泊流

蕩，不能成軍了。古文初期，大都慕古文之名，不求實際，每以長短易駢麗，艱澀易流利，枯槁易豐潤，嗚呼，古文云乎哉！

古文既倡，若河出龍門，一放而不可收。歐陽公出，百川朝宗于海，是日古文大成。樹大分枝，水盛分流，三蘇、王、曾，各標己長，汪洋奔放，千變萬化，古文全盛矣。此後理學代興，南渡後，蘇文獨盛，散文之焰，亦日就式微，江河日下矣。

至詩更不足言，任性靈之作，變爲理學詩。雖其間有一二高出秀士，比諸魏、晉、盛唐，相形見拙，不足數也。總之，中國古文（散文）在此期爲最盛，亦爲最佳，毋怪乎其勢直至今日也！

宋詞、宋史、以及小說、戲劇，亦多可述，惟留待卷尾合述，暫置不論。

第二章　宋初文學

第一節　本期概論

一談到宋朝的文學，大家都知道是受古文派的支配的。其實這派文章，乃是費了幾多工夫，經了多少次的反動，利用了多少次機會，才得到了勝利。可是有一句話要知道，與其說古文學派是自己掙成的，不如說是受了人家壓迫成功的；又不如說是人家（駢麗派）自取滅亡，古文派乘機成功的。本期所要談的，乃是古文派與駢麗派的最後決鬭，支持本期的門面，仍然是傳說、駢麗，古文派不過尾隨人後，作襲擊的運動。所以此期可稱之曰駢麗派「迴光反照」時期。現在略微的分析一番，好明白它們的究竟。

一、駢古兩家都是五代的反動　古文派在當時，並不是有意根本推翻駢麗的文學，乃是看見五代文學墮落，要打算補救時弊，才發生的。駢麗體也是受了當時劣風的激盪，要打算修改一番。所以這兩派都是五代末季的反動，不過一個打算從內部修改，是局部的變換；一個打算從他方面入手，另修爐灶，別立門戶。

二、二派都是竊取唐人，自己沒有建樹　很好笑的柳開等人，號稱復古，其實只知道標榜韓、柳，看一看他們的文章，乃是艱澀不堪，也無怪乎歐陽公論宋初古文，把他們摒諸門墻之外。至於駢麗派，當然屬諸西崑體，可是他們所宗法是李義山，除了「漁獵掇拾」「儷花鬪果」而外，還有什麼可說！因此給了復古派的好機會，可惜柳開輩「明而未融」，倒叫「西崑」覇佔文壇，近四五十年。

三、二派都與理學派無涉　西崑體不用說是與後代的理學文章，沒有關係，就是柳開輩，也不過倡爲古文罷了。充其量說，或者是歐陽公文章的先驅，似乎尚不主張後代的理學文章。

這樣說來，本期的文章，是過渡物，沒有價值可說。論到他們的關係，駢麗派一方爲本派的尾聲，一方引復古派的反動，復古派倡出復古的口號罷了。

第二節　本期派別

第一目　西崑未盛以前的情形

諸種學問，到了五代之末，統統的衰落到極點。可是在不堪的時期中間，也難免有一二超衆的作家。這時出名的文士有宋白、韓熙載、徐鉉等人。最出名的，還要數得着徐鉉。鉉字鼎臣，精於小學，文思極敏速，並且也極主張作文要神速，嘗說：「文速則意思敏壯，緩則體勢疏緩。」因此他的詩流暢而不深警，近燕許而不近古文，在騎省集蕭庶子集序中間曾說：

「人之所以靈者情也，情之所以通者言也，或情之深、思之遠，鬱積乎中，不可以言盡者，則發為詩。」

這種說法，也是極深刻的理論，無怪乎他是五代之末的「群鷄一鶴」！

等到徐氏以後，文學界又失掉了中心，當時有鞠常、楊徽之、李若拙趙、鄰幾四人，支持宋朝開國的門面，他們有時候屬對很精切，致意很緻密，但是終久免不了冗緩萎靡，成功一種裝飾品，盛容貌而寡實用，物極必反，在宋初太平時代，這種浮文學，那裏能滿人意呢？

第二目　初改革時代的派別

元方回在羅壽可詩序中間曾說：

「宋剗五代舊習，有白體、崑體、晚唐體，其晚唐一體，九僧最逼眞，冠萊公、林和靜、魏仲先父子、潘逍遙、趙清獻之祖，凡數家，深涵茂育、氣勢極盛。」

大概在當時文學界，有四大派：

一、白體……王禹偁、季昉等　　禹偁字元之，爲文古談簡雅，大有古文風味；詩則初學少陵，後慕白居易。昉字明遠，爲文章慕白居易，淺近易曉。這一派的勢力薄弱。

二、晚唐體……寇準、魏野、林逋、潘閬、趙湘等　　寇準字平仲，詩「含思凄婉」「然骨格持高，終非凡豔所可比。」　魏舒字仲先，詩清苦多精策，未及林逋之超詣。林逋字君復，詩澄澹高逸，如其爲人。潘閬字逍遙，詩有五代麤獷之習，而其風格孤峭，亦尙有晚唐作者之遺風。趙湘「運意清新，而風格不失蒼秀」。這派的勢力也很薄弱，且多屬詩的一方面。不過到了葉水心四靈派出來，此派勢復振，這是後話，暫且不言。

三、西崑體

四、復古派……古文派。

第三節　西崑派

第一目　略論

宋初的文學，既然是有不能不改革的趨勢。首先作內部修改的人，便是西崑派。所以西崑派，可以說是宋朝文學的新紀元。據史書上說：

一、本派的首領……楊億

二、唱和的人……劉筠、錢惟演、李宗諤、陳越、李維、劉隲、刁衎、任隨、張詠、錢惟濟、丁謂、舒雅、晁迥、崔遵度、薛暎、劉秉。

三、著作……西崑酬唱集

大概他們的主張，是宗法李義山，楊億嘗說：「商隱之詩，其味無窮，杜甫比之，則未免村夫子面目。」由這種話可以看出他們崇拜的人物。大概他們文的好處，能以極密致的詞，變革了五代

的麤獷蕪穢；詩的好處，又能以巧艷之詞，極有組織的，發表出來，雍容典贍，沒有唐末五代衰颯的氣象。這雖然時代使之然，但是「取材博贍，鍊詞精整」，此紀曉嵐之語，也有幾分可靠。不過因爲他們尚精整，於是末流所趨，只知道工於組織，專講對偶；又因爲他們求博贍，等到後生晚輩，便盡力「漁獵掇拾」，毫無氣骨。所以這派的文章，好處是博、艷、整（整的工夫，便是改革五代的蕪穢的）他的壞處，因爲要博，免不了要偷；因爲要艷，免不了要浮，又因爲要整，免不了專講對。這「偷」「浮」「對」便是本派文字的致命傷。古今詩話曰：「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爲詩，皆宗法李義山，後進效之，多竊取義山詩句、嘗內宴，優人有爲義山者，衣服敗裂，告人曰：『吾爲諸館職撏撦至此。』聞者大噱。」這便是罵此派偷的毛病的。石介怪說曰：「楊億窮研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刻鎪聖人之經，破碎聖人之言，離析聖人之意，蠹傷聖人之道。」這便是罵此派浮的毛病的。後村詩話云：「西崑酬唱集，對偶字面雖工，而佳句可錄者殊少。」這便是罵此派對的毛病的。我嘗以爲西崑派既然改革了五代的蕪穢麤獷，大功已立，至於它的毛病，却是流毒極微，因爲遇着了文運大變的時代，一方受了眞宗禁浮艷之詔的影響，一方古文之軍方張，大勢所趨，此派轉瞬間便烟斷火絕。

第二目　西崑派中的巨子

西崑派中，唱和者雖然有十七人之多，但是其中偉鑄，不過寥寥數人，茲略述其作者的略史：

楊　億

楊億，字大年，七歲就能作文，天性潁悟，作文章極快。田况儒林公議說：「楊億在兩禁，變文章之體。」案此語出宋史列傳六十四楊億本傳，非出文苑傳，文苑傳說「當時學者，翕然宗之」，可見他很能够表率一時。他的文章宗法李商隱，又時逢太平的時候，所以艷麗之外，還能够雍容典瞻，無唐末五代衰颯之氣。夏英公言其文如「錦繡屛風，但無骨耳」，在我們看來，說得很對。億並長於四六，當時亦奉為宗匠。（詳歐陽文忠傳）

劉　筠

劉筠，字子儀，善對偶，工於為詩。開始為楊億所提拔，後來與楊億齊名，世人稱之日楊劉，兩家刀筆，皆應用四六之文，再加上吳越錢俶的兒子錢演，號江東三虎。

張　詠

張詠文疏通平易，不為嶄絕之語，詩名亦高。大概這個人，天才旣高，每每眞情流露，還算

得上這派中的天眞自然的作者。

第四節　古文派

第一目　略論

在宋朝初年的時候，講儷偶的免不了浮靡；講晚唐的，免不了蕪野；學西崑的，却又免不了偷、浮、對三失。這時候似乎古文之平正通雅，可以堂堂正正的旗幟，戰勝一切。沒想到只有古文虛名，却沒有一點實在。葉水心曾說：

「柳開、穆修、張景、劉牧，當時號能古文今文，鑑所存來賢亭記（柳），河南尉廳壁記（張），法相院鐘記、靜勝亭記（穆），符月亭記（劉）諸篇，可見時以偶儷工巧爲尙，而我以斷拙散鄙爲高。自齊梁以來，言古文者，無不如此。韓愈之備時體，仰不自名。李翺、皇甫湜往往不能知，而況孟郊、張籍乎？古人文字，固極天上之巧麗矣，彼怪泛純樸，用功不深，纔得其腐敗粗澀而已。」

王士禎池北偶談，對於柳開也有非言，可見這派文章，雖然主張韓柳，却是襲取前人的古文美

名，實則唯務艱澀難言，故作拙笨不堪，去矯揉造作的改革。但是此派文格雖然不高，却於後世之功不小，宋之有古文，實自此派開始。

第二目　此派的巨子

柳　開

柳開字仲塗。他很不滿意五代文格淺弱，慕韓愈、柳宗元爲文，因名肩愈，字紹元，後來又改名字，以爲能開聖道之塗的意思。同時的范杲，好古學，很喜歡他的文章，他的門人張景，從開學有得，很知名。（語略見應責篇）開論文主張：「古文非在詞澀言苦，令人難讀，在於古其理，高其意。」這種主張，很有些後來慶歷時代歐蘇的說法。不過王士禎却以爲開能說不能行，大概就是開文艱澀難讀的原因。此種破壞時期的產品，一定要有矯枉過正的地方。

穆　修

穆修字伯長。在柳開以後，正是西崑極盛的時候，修獨爲古文，蘇舜欽從之游，一時士大夫，言能文的，必說穆參軍。可以看出他的聲望。四庫提要總目說他的文章（見集類：別集類五、穆參軍集）：

「蓋天資高邁，沿溯於韓、柳而自得之，宋之古文，實柳開與修爲倡。然開之學及身而止，修則一

傳爲尹洙，再傳爲歐陽修。而宋之文章，於斯極盛，則其功亦不尠矣。」

這個話說得很公平。

關於這派文章，照着時代上來分，就擧此二人爲例。至若尹洙、石介、孫復等人，當歸諸古文派正文中。末了我引了范文正一段話，作爲本章的收場，在丹陽集尹師魯河南集序中有一段話說：

「予觀堯典舜歌而下，文章之作醇醨迭變，代無窮乎。惟折末揚本，出鄭復雅，左右聖人之道者難之。近則唐正元、元和之間，韓退之主盟於文，而古道最盛。懿僖以降，寖及五代，其體薄弱，皇朝柳仲塗起而麾之，髦俊率從焉。仲塗門人，能師經探道，有文於天下者多矣。洎楊大年以應用之才，獨步當時，學者刻辭鏤意，有希髣髴，未暇及古也。其間甚者，專事藻飾，破碎大雅，反謂古道不適於用，廢而學者久之。」

這正是本期末的情形。

第三章　文學復古時代（慶歷至江西詩派之興）

第一節　略論

第一目　特殊點

一、集古文之大成　駢散兩派文章，到了宋朝，才古文居上。古文自韓、柳以來，主之者代不乏人，不過先時覇佔文壇的，仍然是駢儷派。到了此期，古文大告成功，文體齊備，規模宏大。論到作品的優劣與作家的多寡，都要以此期為最盛。從前說李、杜兩個人，一方集古詩之大成，一方為後詩之宗祖，現在又要說歐、蘇兩個人，一方集古文之大成，一方為後文之

宗主。唐、宋兩朝，詩文於是到了極盛時期：

二、理與文並重　文以載道的觀念，本是傳統的觀念，不過駢麗的文章，有時以美爲主、以情爲主，並不是專爲載道而發、專爲談理而作（或者這種體裁，載道談理，都有些不合適）。散文這種體裁，沒有了一切拘束，並且長短多寡，一依作者的意思，雖然躲避錦文縟句，不拘聲音弛緩，似乎是失掉了美與情的成分，但是爲載道談理而用，供傳達個人意志而用，散文似乎比駢麗文字爲宜，以宜於談理的文章，遇到了理學化的時代，所以此期之文，無不以理爲主，以文爲具，二者須互依爲用。

三、平正通雅縱橫變化　眞是最盛的時期！唐、宋八大家，此時竟有了六個，這六個人的文章，不用說是傑才秀起，堪比古人；就是一些個不出名的作者，或者不以文章爲意的人們，也都能作到了明明白白，表出個人的意志的地步，或者令我們讀着，不但不感覺到討厭，並且雅俗共賞；很不出奇的地方，也是變化百出，沒有一點呆板的神氣。正平通雅縱橫變化，八個字，是此期的標準程度。

四、詩亦抒發眞情，或及古人　此期的文章，是一個盡美盡善的完成時期；此期的詩，却是一個唯恭唯敬，「三年無改父道」的孝子。歐陽與大小二蘇等人的詩，固然有他們的本色，但總離不了唐人的束絆。我常常說，讀了唐人詩以後，宋人詩滿可以置而不觀，至於宋朝以

後，那更是極不堪的作品了！

五，此派勢力，直至今日　此派是對駢體反動的成功。此後文章界，便以此派爲中心。元、金兩朝，本來沒有這派的好文章，明朝却是全受此派的支配的。就是前後七子，怎樣的攻擊宋文，但眞能離開宋文的人，一個也沒有。不過故作些模古學古，以自欺欺人罷了。至於歸、唐等人，那乃是奉宋文爲宗主，不懂文章的茅坤，居然以選唐、宋八家的文章，能够使束髮後生，無人不知茅鹿門者，這是何等的勢力！淸文雖然有些成就，但也是宋人的孝子賢孫，沒有多大的發展。今文化革新，語體文學，突然興起，在這個標準未定的當兒，捧着八家已死之灰的人，還不知要有多少啦！能否使寒火復燃，倒是另一問題，其勢力之大，倒是很怕人的罷！

第二目　此期的別派

此期自以古文爲文學界正統，不過各人所好不同，難免有獨樹異幟之人，在當時勢力，固然是微小不足道，可是他或者有本而來，或者有功異日。飲水思源，遵枝覓幹，其中也有些個應當爲吾人歸納到文學史範圍以內的，現在把他們分述於下：

駢麗派

宋初末年的文學，已經是學古文的笨拙粗俗，學西崑的脂粉塗附，學晚唐的蕪野爲累，學駢麗的浮艷欺人，毛病百出，標準無定，等到此時古文獨自倆能，異軍均各斂迹。受人唾棄的駢麗派，尚有一二有志之士欲延其命運，也是很希奇的事。

夏竦

夏竦，字子喬，爲人很不足取，不過他的文章，詞藻贍麗，風骨高秀，尚有燕許遺軌。

宋庠

柳開、穆修開古文先聲以後，歐陽修沿洄韓、柳之波，庠兄弟則方駕燕許之軌，館閣之作，溫雅瑰麗，萬不可以其非合時宜之作，而置諸破紙簍中。

王珪

王珪字禹玉，文章博贍瓌麗，細潤熨帖，因爲他好用金玉錦繡等字，有人譏他爲至寶丹。

擊壤派

宋人的文，受了理學化，尚有幾分可說，若以純恃情感的詩，也讓他理學化，哪能够不糟糕！擊壤派便是完全理化的詩。主張反樸還淳，人既然光明豁達，文章也就平實坦易；性格既然平心養氣，文章自然要儒語滿篇。人家說「佛語衍爲寒山詩，儒語衍爲擊壤集」，大概是對的。邵

子這個人，是以理法爲本，以辭藻爲末的，本來不屑於作個文人，並且也不肯雕斲粉飾，苦吟求工作一篇文字。反對他的人，强要以準繩法則來束縛，且轉相模仿，說什麼「送我一壺陶靖節，還他兩首邵堯夫」，那又眞是「刻畫無鹽唐突西子」，算得起詩嗎？文學史中間，本來不能有此派的位置，可是在吾國古代文學界中，此派的歷史與勢力，竟若是之長且大！明人以鄙俚相高，便是擊壤派的餘波！

準古文派

此派的人並不是以文章爲能事的，也並不是絕對主張韓、柳的，但是公餘之暇，發而爲詩，經綸之策，散而爲文，不知不覺的也就與古文相近。所以名此派曰準古文派。

范仲淹

仲淹在宋代，功業蓋世，本非文人，不過他的主張，亦有足述者；他的文章，亦不失正則，有先正遺風。在古文正盛的時候，仲淹的文章，却也不謀而同，極與當時名士的作品，馳騁上下，在他的唐異詩序中間說：

「嘻，詩之爲意也，範圍乎一氣，出入乎萬物，卷舒變化，其體甚大；而詩家者流，厥情非一：失志之人其辭苦，得意之人其辭逸，樂天之人其辭達，覯閔之文其辭怒，如孟東野之淸苦，薛許昌之英逸，白樂天之明達，羅江東之憤怒，此皆與時消息，不失其正者也。」

看得出文正的意思，以爲文章之作，是因時不同的。設要非窮途而悲，非亂世而怨，那就是「華車有寒苦之述，白社爲驕奢之語」，不是眞文學，乃是「學步不至，效顰則多」的人們的產物。必定要作到「意必以淸，語必以眞，樂則歌之，憂則懷之。無虛美。無苟怨」才可以。又在他的答手詔條陳十事中間說：

「國家乃以詞賦取進士，以墨義取諸科士，皆捨其大方，而趨小道；或音韻中一字有差，雖生平苦辛，即時擯逐，如音韻不失，雖末學淺近，俯拾科級。……」

這是當時的科學情形！文正的主張，以爲當。

先策論而後詩賦，諸科墨義之外，更通經旨，使人不專辭藻，必明理道。……足證文正的目的，是明理道，通經旨，似乎與荆公主張相近。

司馬光

司馬光，字君實，是宋代的名臣，他的文章氣象浩大，集中有儷語諸詔，亦極典雅可觀。每文下多自書年月日，也是古集中不多見的事。在他的迂書文害篇說：

「君子有文以明道，小人有文以發身，變白以爲黑，轉南以爲北，非小人有文者，孰能之。」

在答孔司戶文仲書中說：

「然則古之所謂文者，乃詩書禮樂之文，升降進退之容，絃歌雅頌之聲，非今之所謂文也。今之所

謂文者，古之辭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明其足以通意，斯止矣，無事於華藻宏辯也。必也以華藻宏辯爲賢，則屈、宋、唐、景、莊、列、楊、墨、蘇、張、范、蔡，皆不在七十子之後也。顏子不違如愚，仲弓仁而不佞，夫豈尙辭哉！」

這種論達辭，與東坡相差不多，不過東坡與文正文學上見解，微有不同，所以輕重的程度，也就懸殊。又在趙朝議內文稾集序中說：

「在心爲志，發口爲言，言之美者爲文，文之美者爲詩；……皆物理自然，雖欲掩之而不可得已。」

這也是有見解的話！

李　覯

覯在宋代哲學界，很佔一個重要的位置。他的文學，在當時也很有名，文學上的見解，很有些個高人出衆的地方。在上宋舍人書中說：

「覯不肖，竊謂文之化人也深矣。……其讀虛無之書，則必頹肬而厭於世？觀軍陣之法，則心奮起而輕其生；味縱橫之說，則思譎詭而忘忠信；熟刑名之學，則喜苛刻而泥廉隅；誦隱遁之篇，則意先馳於水石；詠宮體之辭，則志不出於奩匣：文見於外，心動乎內，百變而百從之矣！諒非滔氣素貞，通識旁照，則其爲所敗壞，如覆手耳！」

泰伯講文之移人，文之功用，實在是語語中理。他因爲相信文章的功用很大，知道文章的內容可

能使國家社會受影響，所以他對於文章，不像其他理學家那樣的輕視。此後永嘉派的諸師，人人精於文章，或者也是這個緣故。他又在答黃著作書中說：

「今之學者，誰不爲文，大抵模勒孟子，劫掠昌黎，若爲文之道止此而已，則但誦得古文數十篇，拆南補北，染舊作新，儘可爲名士矣，何工拙之辨哉！」

又在原文中說：

「學者大抵雷同，古之所是，則謂之是；古之所非，則謂之非；詰其所以是非之狀，或不能知古人之言，豈端而已矣。」

由這兩段文章看來，知道在當時復古空氣中，已經發生了好古模古（朱子語錄云劉貢父文字，工於摹倣，學公羊儀禮），而不知古的流弊，在上宋舍人書中，很斥責「新進之士不思理道，而專刻鏤以爲麗」，似乎是罵楊億等一派的文，至於答黃著作書中所說，那又是爲學古文的痛下針砭，旴江眞有獨到的見解！

第二節　古文的初期

第一目　略論

正在一個文學界紛亂的時代，忽然間古文一派，英秀分子連續着產生出來，於是天下漸漸地趨於一尊。這也是受了當時時代的影響的緣故。大概當時學術界，理學佔了上風，歸眞返樸，政治上了軌道，勤儉爲政。大家得了古人迷，總以古道爲宜，適者生存，古文派自然易取優勢。其實這派文章，所談的復古，不過擁有一個古的虛名，當時的駢麗文章，何嘗不是自古傳來的文章？他們所稱謂的古文，又何嘗不是應運而生的產兒？一定自號爲古文，目它文爲時好，那是很淺陋的見解（自古即以「古文」作此派的稱呼，故我們也暫時仿舊，其實是不通）。其實大有分別，一個是駢，一個是散，駢文是美，是技術重辭而不重意，所以失在華浮；散文是理，是工具，重意而不重辭，所以失在笨拙。那裏來的古今之分？眞正的好文學，是無時無地都應該有的，必以古爲美，以古代中散文爲美，眞是知二五不知一十的見解。

在這個古文初期中間，與盛期距離極近，他們的作品，自然不能說盡美盡善，可是他們的承前啓後之功，不論誰都會承認，我總覺得觀察此期的文學，應該有兩點，提前注意：

一、包育此派後代的文學　自從柳開、穆修倡爲古文以後，談古文者，似不乏高才之士，但是駢麗之風尚熾，大勢所趨，仍在西崑，到了尹洙、孫復、蘇子美、梅聖俞出來，詩文兩界，均生一大變化，風氣轉移，羣然好古，歐陽修以不世出之才，近集尹、孫、梅、蘇各家之長，遠追昌黎、韓氏，古文之旗，遂永佔文壇，爲中國文學界別放一彩！

二、文體古峭勁潔　不拘什麼事情，在初改革的時候，總是矯枉過正，矯揉造作，免不了對於所排斥者，不分玉石，盡付焚毁！等到時日稍過，革命成功，這才心平氣和的，找出一個眞是非，定人們的新趨勢。宋人柳、穆是肯倡革命的人，但是毫無建樹，傳諸後人，只有一個古文招牌交到了後輩。到了此期，便稍有建設，破壞事業少，建設之功多。不過此期的文章，仍然免不了當年的生硬的毛病，總不似成熟的產品。「勁」之一字，正是對時文浮靡下的好藥，但是一味勁峭，亦非文章應走的正途。所以此派的文章，生硬毛病仍有，不過較柳開輩好得多了。

第二目　代表人物

尹　洙

尹洙字師魯，所爲文章古峭勁潔，繼柳開、穆修之後，一挽五季浮靡之習。蘇轍撰歐陽修墓碑，載修謂於文得尹師魯、孫明復，而意猶未足，可見他們的系統與關係。

孫復與石介

孫復字明復，其文根柢經術，謹嚴峭潔，力反西崑習氣。石介傳復之學，作怪說力詆楊億，極端主古文（見歐陽修全集卷三），歐陽修讀徂徠集說他「宦學三十年，六經老研摩，問胡所專心？仁義丘與軻，揚雄韓愈氏，此外豈知他，尤勇攻佛老，奮筆如揮戈，不量敵衆寡，膽大身么麽。」

石曼卿

尹、孫二家，致力在文，曼卿則致力於詩。蘇子美的石曼卿詩集序中說：

「國家祥符中，民風豰而泰，操筆之士，率以藻麗爲勝。惟秘閣石曼卿與穆參軍伯長，自任以古道，修爲文必經實，不放於世，而曼卿之詩，又時震奇發秀，蓋取古之所未至，託諷物象之表，警時鼓衆，未嘗徒役，雖能文者，累數十百言，不能率其意，獨以勁語蟠泊，會而終於篇，而復氣横意舉，灑落章句之外，學者不可尋其屏閾，而依倚之，其詩之豪者歟？」

歐陽修哭曼卿中亦說（見歐陽修全集卷一，古詩）：

「作詩幾百篇，錦組聯瓊琚。時時出險語，意外研精麤。窮奇變雲烟，搜怪蟠蛟魚！」

這種期許尊重的論調，實在是不可多得！

蘇舜欽與梅堯臣

蘇舜欽字子美，蘇易簡之孫，少慷慨有大志，爲文豪放不羣，極負一時盛名。詩尤處處驚人，與梅堯臣齊名，世號蘇、梅。堯臣字聖俞，歐陽修極推崇之，爲詩古淡深遠，間出奇巧，爲文則簡古純粹。

子美論詩，以爲「詩之作與人偕生者也，人函愉樂悲鬱之氣，必舒於言，能者則傳之於律，故其流行無窮，可以播而交諸鬼神也。」聖俞以爲（說見歐集六一詩話中引梅氏論詩之說）「詩家雖率意，而造語亦難，若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爲善也，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爲至矣。」又說：「詩句義理雖通，而語涉淺俗可笑者，亦其痛也。」

由子美與聖俞之論詩，即可知二人之大概，一個偏在自然舒寫，故出語豪放，每每驚人；一個偏在意新語工，不涉淺俗，故出語古深，間爲奇巧。由他的主張，去觀察他的作品，不是很要緊的一回事嗎？歐陽修論聖俞詩處最多，他說他「初喜爲清麗，閒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以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堅。」又說聖俞之詩，係窮而後工，並說「其體長於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變態百出，哆兮其似春，淒兮其似秋，使人讀之，可以喜可以悲，陶暢

酣適，不知手足之將蹈舞也。」這是怎樣的迷信聖俞的話！歐陽又說（語見歐陽修全集「六一詩話」）：

「聖俞，子美，齊名於一時，而二家詩體特異。子美筆力豪儁。以超邁橫絕爲奇。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遠閒淡爲意。各極其長，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也。余嘗於水谷夜行詩，略道其一二云：『子美氣尤雄，萬竅號一噫，有時肆顛狂，醉墨灑滂霈。譬如千里馬，已發不可殺，盈前盡珠璣，一一難揀汰。梅翁事清切，石齒漱寒瀨，作詩三十年，視我猶後輩。文辭愈精新，心意雖老大，有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近詩尤古硬，咀嚼苦難嘬，又如食橄欖，眞味久愈在。蘇豪以氣轢，舉世徒驚駭。梅窮獨我知，古貨今難賣。』語雖非工，謂粗得其髣髴，然不能優劣之也。」

大概蘇、梅兩家，都是爲反對浮艷而發生，蘇子美打算易之以雄放，梅聖俞打算易之以古淡，雄放與古淡，是蘇、梅之分，也是有宋之詩豪健淺露之格的起源。

第三節　古文的大成時期

第一目　略論

駢麗派覇佔了文學界，已經有了千餘年的歷史了。自從隋初倡言復古以來，已經不知道經過了多少艱難辛苦，方產生了韓、柳的異軍突起，雄視一時。但後繼既然不得其人，爲時或尙不宜於復古，結果駢麗復興，只弄得韓、柳文集，都已置諸破紙堆中，風花雪月，佈滿了文壇。可是到了宋初，國運初隆，諸番更新，尤其是哲學，頓放異彩，周、秦諸子之學，頓爲時人所注目，於是斥佛健將，昌黎韓老，經歐公一聲高唱，羣起爭逐，此後之蘇、王、曾並不世之傑，仿歐法韓，使八家之文，勢力直及今日。歐公在記舊本韓文後中說（見歐陽修全集居士外集卷二十三）。

「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多游其家，見有弊筐，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余猶少，未能悉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爲時文。……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於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爲古文。……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於世，至於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

這種「羣然趨之」的時代，誠然够得上盛字。又加上此期的古文諸家，自然首推歐陽。歐陽這個人，上追昌黎，下開曾、王、三蘇。我嘗說此派的文學，有兩個宗主，一個是韓，一個是歐。可是學這派文章的人們，名目上都是以韓爲主。有的時候，還要說什麽上追兩漢、周、秦，作到源本六經，根諸子史。其實極其顚，學到了歐陽，已經千中無一人了。所以這派文章，集大成的固然是歐陽；就是盡美盡善的，也只有歐陽。其餘免不掉要失之偏。所以有人說「蘇不免駁，王不免偏，曾不

免狹」，大概同出一型，其間亦未或無差，況各人天才不定，自然萬變不同，所以我名此期日大成時期。

第二目　歐陽修

略傳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四歲而孤，後舉進士，調西京推官，從尹洙游，爲古文，復與梅堯臣爲友，爲歌詩，於是漸以文名天下。後入朝，以責高若訥不救范仲淹爲「不知人間有羞恥事」，坐貶夷陵令。仁宗初年，進朋黨論，講明惟君子有朋之理，一生事蹟很多。宋之名臣，爲官極貞正，謚日文忠。在滁州時，自號醉翁，後更號六一居士。

由宋興到歐陽，已經有百年的光景，可是文章仍然是今古雜揉，莫有定向。到了歐陽，這才方針有定，爲此後文學界另換一個面目，這不能不說是歐陽的功。當時之曾、王、三蘇，明之歸、唐，清之桐城，無不推歐爲宗。

文原

據歐公自己說，他開始是好時文，後來受了尹師魯等人的影響，這才爲古文。他對於古文的崇拜人物，大家又却說是韓愈。可是我們仔細看一看，歐陽對於韓愈，信仰誠然是很高，假定歐

陽沒有韓愈，不見得有此等樣的成績；韓愈沒有歐陽，也不見得受後人這樣的崇拜。不過歐公之文，似乎與李翺接近，他的主張，也似乎較推重李翺，在讀李翺文中說（見歐陽修全集居士外集卷二十三雜題跋）：

「凡昔翺一時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爾，此其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翺獨不然，其賦曰：『衆囂囂而雜處兮，咸嘆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又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爲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嘆老嗟卑之心，爲翺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翺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其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如翺憂者，又皆賤遠與翺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爲狂人，則以爲病癡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嘆也夫！」

這種憂時憂國之心，發而爲憂時憂國之言。歐陽公是要作一個明道致用的救世者，不願意徒徒作一個文人，因爲文人如昌黎，免不了爲光榮與一飽而憂，那裏比得上李翺那種憂心救時呢？「此其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眞眞罵得昌黎夠受，足見得廬陵所期許，不在昌黎而在李翺！又在老泉上歐陽內翰文中說（見嘉祐集卷十一）：

「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

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自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遁，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易閒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為一家之文也。惟李翺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辭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

根據老蘇的話講起來，歐陽與韓愈之文迥然不同，一個是氣勢雄壯，千奇百怪，均都藏在裏頭，人不敢望其光芒。一個是態度從容，條理清楚，却意味綿長，不見得一點苦澀。只有一個李翺之態與歐陽相近，陸贄之實與歐陽相近。又東坡在歐陽集序中說（文見蘇東坡全集卷二十一，六一居士集序）：

「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媿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諫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予言也，天下之言也。」

「論大道似韓愈」，韓愈的論道，還够一說嗎？眉山父子，持論不同，子不如父多矣。王半山在他的祭歐陽文忠文中說（文見臨川先生文集八十六卷祭歐陽文忠公文）：

「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留；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淸音幽韵，凄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

從來評論歐文者，數不勝數，在我看起來，數着老蘇之論爲切當。謂歐陽公之文，是尙理的，尙實用的，爲救國救民的，不是爲作文而作文的。所以他的文章，雖然拿韓愈爲招牌，不過借了古文兩個字，其實他是以道理爲主，以救時爲用，辭要簡明，語要踏實，要安安隱隱的說，委曲婉轉的說，條理分明的說，平平正正的說，態度從容，有若澄波萬頃，靄然可親，光輝既不刺人使之驚，蓄藏亦不混亂使人淆，要在安閒處動人，有道理處教人，決不在奔放處驚人，艱澀處難人。歐陽之文，實在稱得起大成。朱師責「歐陽創搖曳之句，散韓、柳奧博謹嚴之氣，開曾、蘇連綿狂肆之風」，亦屬別有見地。

詩

歐陽的文，是倡言宗昌黎的，所以他的詩，也就主昌黎而不主杜甫，在他的詩話中間，勝誇昌黎之詩，却略杜甫而不言，他說昌黎的詩曰（說見六一詩話）：

「退之筆力，無施不可，而嘗以詩爲文章末事，故其詩曰：『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也。然其資談笑，助諧謔，叙人情，狀物態，一寓於詩，而曲盡其妙。……」

其實昌黎的詩，那裏値得這樣的恭維！歐陽文主昌黎，尚有可說，詩主昌黎，却不見得高明，所以歐陽作品，也就難以令人滿意。固然他爲時勢所迫，不得不避艷麗，不得不改爲平易疏暢，但是失之快直，好像有韵的古文，就沒有什麼足取。據說：「歐公壯年，肆力於詩，中歲以後，則肆力於文。」這樣說來，歐公文雖高絕千古，詩却流爲中品，我們奇不必懾於歐陽文名，而並稱其詩，致多誣古人，後愚來者。就是歐陽自己期許的明妃篇，眞非太白、子美不能爲嗎？吾於歐陽之詩，很大膽的置而不觀，明達以爲何如？

四六體

自從李商隱以四六名文，居然成了風氣，到了楊億、劉筠，因之號爲西崑體，等到天聖時候，學者多病對偶。雖然經過了柳開輩的改革，但是制誥表奏文檄諸體，因爲便於宣讀，仍然以四六爲主，加上駢麗派餘燼未熄（詳後），似乎仍成風氣，歐陽內制集自敍中說（見歐陽修全集）：

「今學士所作文書多矣，至於青詞齋文，必用老子浮圖之說，祈禳秘祝，往往近於家人里巷之事，而制詔取便於宣讀，常拘以世俗所謂四六之分，其類多如此，然則果可謂之文章者歟？」

可見四六之風，到了歐陽時代，還是這樣用諸制詔。……那麼，歐陽一變之後，又是如之何呢？

歐陽說：

「往時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語，及廣引故事以衒，博學而不思，述事而不暢；近時文章變體，如蘇氏父子，以四六述敘，委曲精盡，不減古人，自學者變格爲文，迨今三十年始得斯人。……」

這可見「委曲精盡」，是歐陽所許。大概四六一文，正如朱希祖師所說：

「歐陽行以排戛之氣，王安石喜用經史之語，蘇軾繼之，遂以成俗，散六朝渾厚之氣，澆三唐縕藉之風，摛辭以刻露爲工，隸事以切合爲密，屬對以精巧爲能。」

這是此派的四六格。歐陽亳州乞致仕第二表云（見歐陽修全集表奏書啓卷四）：

「臣聞神功不宰，而萬物得以曲成者，惟各從其欲；天鑒孔昭，而一言可以感動者，在能致其誠，敢傾虔至之心，再瀆高明之聽。……」

這種辦法，便是宣和以後，好用全文長句爲對的先例，在宋代，四六別爲一格，其勢力也很大。

主張

一、文當至道說　在答吳秀才書中間說（見歐陽修全集居士集卷四十七）：

「夫學者，未始不爲道，而至者鮮焉，爲非道之於人遠也，學者有所溺焉爾。蓋文之爲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於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

這是不甘居於文人的話，以爲學者，當至於道。文精了以後，要求道才可。道得，文方足稱，這是歐陽責備昌黎，厚遇李翺的原因。

二、斥時文　在與荊南樂秀才書中說（見歐陽修全集居士集卷四十七）：

「姑隨世俗，作所謂時文者，皆穿蠹經傳，移此儷彼，以爲浮薄，惟恐不悅于時人。……」

又於與樂秀才第一書中說：

「古人之學者，非一家，其爲道雖同，言語文章未嘗相似。……各由其性而就於道耳。今之學者或不然，不務深講，而篤信之徒，巧其詞以爲華，張其言以爲大。夫強爲則用力艱，用力艱則有限，有限則易竭。又爲其詞，不規模於前人，則必屈曲變態，以隨時俗之所好，鮮克自立，此其充於中者不足，而莫自知其所守也。」

由這段話看來，足證當時的時文，不是模古，便是溺今，在歐公看來，全是「充於中者不足，所以鮮克自立」，於是將自己個性消滅，屈己就人。歐陽力勸人進而爲道的原因，就是想除此病。但歐公所說的道，是禮樂刑政，與安石一樣的。

三、詩爲樂裔　書梅聖俞稾後中說：

「蓋詩者樂之苗裔歟？……使人讀之，可以喜，可以悲，陶暢酣適，不知手足之將鼓舞也。……」

可見他很明白詩的好處。可惜中年以後，便肆力於文，使詩沒有多大的成就。

丁、詩愈窮而後工　梅俞聖詩集序中說：

「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嘆，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

這也是文學受環境變遷的關係。

戊、作文之法　在東坡記歐陽公論文中曾說歐陽論文曰：

「無它術，惟勤書而多爲之，自工。……」

這又是曾文正三多主義了。此外歐公主張古文，排斥艷麗，主張實用，排斥膚淺，隨地都可以看出來，故不引證原文。

第四節　古文的全盛時期

第一目　略論

藝苑巵言上說：

「楊、劉之文靡而俗；元之之文旨而弱；永叔之文雅而則；明允之文渾而勁；子瞻之文爽而俊；子固之文腴而滿；介甫之文峭而潔；子由之文暢而平。……」

又說：

「韓、柳氏，振唐者也，其文實；歐陽氏，振宋者也，其文虛，臨川氏法而狹；南豐氏飫而衍。」

宋初紛亂的文學界，到了歐陽，所謂萬源千流，此爲正幹，可是正宗有主，群流有歸以後，免不了各有各的立脚地步。歐陽雖然爲宋人所宗，但是歐陽死了以後，宋文到了全盛時期，才人輩出，各立門戶，八家之數，於是湊成。

此期的文學，沒有一個人不主張文要有實的，不過有的實在聖賢之道，有的實在禮樂刑政，有的實在一個理字，要其歸都要有實，實有了發而爲文，那才是不得不爲的作品。此期的文學，也沒有一個不是平正通順的，不過有的踏實平妥的道出；有的縱橫變化的道出；有的清新婉麗的道出；有的俊峭秀勁的道出；要其歸都要雅，都要通，不肯模擬古人，不肯故作艱深，有什麼說什麼，正大光明，侃侃堂堂的拿出來，找不到一點拗拗拘促的氣象。這時代文學，眞是一個成熟時期的文學：

歐陽修搠了古文文學，蘇東坡行以縱橫變化，於是爲南宋文學宗主，關係良非淺鮮。此後古

文，便出不了唐宋八家的型具。至於詩，那就又當別論，以前我曾說詩完成在唐，文完成在宋。唐後無詩，宋後無文，不是沒有詩文，乃是沒有眞詩文。歐陽、曾、王、三蘇之文，不惟堪比韓、柳，或有青出於藍之勢，至歐陽、曾、王、三蘇之詩，那一個逃出了李、杜的窩巢？雖然有東坡的才氣時發，少游的清新婉弱，介甫的天才勁秀，每每一章一節，堪追古人，但是求白瑜無瑕，別有刱造，那是沒有的。豈但此期沒有，且江河日下，下半期的文學史，恐怕要永久不見東山了。

第二目　曾鞏

曾鞏，字子固，建昌南豐地方人。史稱其「立言於歐陽修、王安石間，紆徐而不煩，簡奧而不晦」。大概曾氏源出廬陵，也是時代的產兒，文章偏在理學方面，不肯以文人自命，與王、蘇等人，雖同出一源，却傾向道術之見，比王等爲烈。所以他的文章，一方沒有王氏的精悍，他方也沒有蘇氏的縱橫。只就文以載道的見解立論，他倒是一個適當的學者。要就文論文，他只够得上一個平平正正的談理的文章，實在比不上歐陽。所謂「自負要似劉向，不知韓愈爲何如，」那是欺人的話。在宋朝受南豐影響最大的人，是朱晦庵。晦庵是一個理學家，頗有一點文學知識，南豐是一個文學家，却較濃理學滋味。所以他二人比較接近。晦庵先生說南豐之文，詞嚴而

理正，實在是好評語。在語錄又說：「南豐文字確實。」又說：「南豐文却通質，他初亦只是學爲文。却因爲文，漸見些子道理，故文字依傍道理做，不爲空言。只是關鍵緊要處，也說得寬緩不分明，緣他見處不徹，本無根本工夫，所以如此。但比之東坡，則較質而近理。」這又是朱、曾理的成分不同了。文字只爲明道的工具，到了南豐，不僅記諸空言，居然見諸實行，理學之文，於是立下根砥。此後學南豐的人，道術較高的人，還得了一個醇字，但也不免如宋文憲所說的緩而弛了。

至於南豐文學上的見解，也很平凡：

一、好古文　在贈黎安二生序中說：

「夫世之迂濶，孰有甚於余者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

二、文章出諸不得已　在答李沿書中說：

「夫道之大歸非他，欲其得諸心，充諸身，擴而披之國家天下而已，非汲汲乎辭也。其所以不得已乎辭者，非得已也。」

文章倒是出自不得已的，不過人家的不得已或立脚在情感上；他却立脚在道理上。照他的話，眞是想不出方法能將文辭取消，否則這種不得已的東西，早就得已了。南宋理學派，這種變本加厲的話，隨處都可以看得見。飲水思源，南豐似乎須負點責任。

第三目　王安石

略傳

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地方人。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作文動筆如飛。初若不經意，等到成了，見者無不服其精妙。曾鞏等薦諸歐陽修，由是漸知名。人性剛愎自用，故一生政策計畫，多未得好人幫助，竟遭失敗。介甫對古經義，置而不問，一切不遵常格，誠有瓶作精神。惟有時務新求異，竟落穿鑿附會之病。他對於當時科舉，曾大加改革：「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大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經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即增二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爲中格。」這便是後來明清八股的根源。

詩文

王、曾、三蘇雖同出廬陵，要安石與東坡，在各家中爲上品。介甫之文，古人評之者也很多，有的心平氣和，稱許他文章，雄偉精深，有睥睨一時的氣概。有的却以介甫政見偏狹，勇於自用，遂並斥其文；這種以文而兼重其人，或以人而兼非其文，同是不應該有的見解。我們很平

正的想一想介甫的文章，大概介甫性情剛愎自用，文章亦多傲氣凌人；天才超人一等，文章也就雄飛獨到；致力恢復古道，平生努力古文，重在見諸實行，故文期於適用。尙適用，惡華辭，是介甫的主張；「動蕩排奡，才氣發揚」是介甫文的頂批。宋濂在張侍義翠屏集序中說：

「歐陽子之文，如澄湖萬頃，波濤不興，魚鼈潛伏而不動，淵然之色，自不可犯；曾氏之文，如姬孔之徒，復生於今世，信口所談，無非三代禮樂；王氏之文，如海外奇香，風水齧蝕，本質將盡，獨眞液凝結，靳然而猶存。……」

批評得誠然有些道理。

至於王氏之詩，於宋別開一面即是一意尊杜。他在老杜詩後集序中說作鄞令的時候，得杜遺落詩二百餘篇，而杜詩始完。歐陽公得昌黎之文，介甫公得工部之詩，於是韓、杜二家爲文詩之祖，歐陽與王，亦爲不世之宗。在老杜詩後集序中又說：

「予考古之時，尤愛杜甫氏，作者其辭所從出，一莫知窮極，而病未能學也。」

可見他推崇工部之至。後人論荆公詩者，雖不乏其人，但譏之者，多病其乏風骨，一味清新，王漁洋且以爲荆公狠戾之性見於詩。大概荆公之詩，誠有爲「鄧艾縋兵入蜀，要以險絕爲功」的地方，但天才出人，所宗得人，雖或有小疵，不足以掩美瑜。要之，荆公詩文，均爲當時健將！

主張

甲、文要適用說　上人書中說（見臨川先生文集卷七十七）：

「嘗謂文者，禮敎治政云爾。其書諸策而傳之人，大體歸然而已。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云者，徒謂辭之不可以已也，非聖人作文之本意也。……且所謂文者，務爲有補於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而要以適用爲本，以刻鏤繪畫爲之容而已，不適用，非所以爲器也。不爲之容，其亦若是乎否耶？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

這種功利主義的文學觀，與載道主義的文學觀，是不一樣的。大概在宋朝的時代，歐陽、安石等，要從禮樂刑政恢復周、孔之敎，完全是外面的；到了朱子，才講正心誠意了。爲的是實用，爲的救濟社會，才要改革禮樂刑政。那麼，用以記載禮樂刑政的文，也就毫無疑問的要實用才可以了。我們由荊公這段文章，可以得到三點：一是禮樂刑政就是文，二是文要適用，三是要先適用而後華美。

乙、斥當時文　在上邵學士書中說（見臨川先生集卷七十五）：

「某嘗思近世之文，辭弗顧於理；理弗顧於事。以襞積故實爲有學，以雕繪語句爲精新。譬之擷奇花之英，積而玩之，雖光華香采，鮮縟可愛，求其根柢濟用，則蔑如也。」

這眞是完全功利主義的話，大概當時文章，有了兩種毛病：一種是不顧理的；一種是顧理而

不合實際的。那些華而無實的，在荆公看來，固然不對；就是談空理而不宜實用的，荆公亦以爲不對。必定要作到根柢濟用才可以。

第四目　蘇洵

蘇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到了二十七歲時候，始發憤爲學，歲餘往應試皆不第。回來便將舊所作文，盡行焚毁，閉戶讀書，遂通六經百家之學。明唐桂芳嘗慕老泉爲文「閉戶探賾，古今上下，融液胸臆，故下筆源源而無艱險窘迫態。」（見嘉祐集卷十一上歐陽內翰第一書）老泉亦自謂：「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讀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

大概老泉中年始發憤爲學，用力極猛，得學雖博而涵養不足；又加上賦性特殊，喜談權詐，故其發而爲文，縱橫變化，奔放馳驁，無怪乎王半山說他光芒燦爛，若引衆星而上，逸駃奔放，若决江河而下，確是不錯的話。我嘗以爲韓文驚人之處藏於內，老蘇驚人之處露諸外，三蘇之文，都愛縱橫，要以老泉爲最，大小二蘇，似受其影響，而稍變化者。

第五目　大蘇

略傳

蘇軾字子瞻，洵的長子。生十年，父洵游學四方，他母親程氏，親授以詩書，比冠博通經史，屬文數千言，好賈誼、陸贄書，旣而得莊子，嘆曰：「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嘉祐二年，歐陽修見刑賞忠厚之至論，大異之。英宗朝，韓琦薦之。及荆公執政，意見不合，辭官，哲宗的時代死了，卒年六十六歲。大概在大蘇的時候，兄弟齊名，洛黨留意經術，川黨致力文學，大小蘇之名望，實足以籠罩一時，與他們兄弟唱和的人，特別的多，出名的有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張文潛，就是所說的蘇門四學士，外加上陳師道、李廌兩個人，又叫作蘇門六君子，魯直便是江西詩派之主，所以大蘇之名，在南宋爲尤高。

文

歐陽修最欽佩的文人，便是子瞻。實在說起來，子瞻在八家之中，詩文都得數爲上品（見宋史卷三百三十八，列傳第九十七）。史書說他「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其體渾涵光芒，雄視百代。……」雖然不足以雄視百代，却很可以雄視宋、明、清數朝。第一他這個人天才

極高，又得到他父親與歐陽公的薰陶，自然而然，發生出生龍活虎的文章，誠然是來有源，去有脈，句句都有生氣，字字俱足動人，上衍昌黎、廬陵的正派，加以變化，加以動蕩，有昔日之雅正，無昔日之呆板；有昔之富瞻，無昔日之冗緩，連綿狂肆，無處不見才氣，坡公自己評他自己的文章說（見蘇東坡全集卷八論文）：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能知也。」

這實在是踏實的自評。「萬斛泉源」，正是博；「滔滔汩汩」，正是縱橫才氣；「隨物賦形」，在坡公認爲文章難事，正是辭能達意；行所當行，止所當止，正是柳子厚的潔字，也就是我所說的中字，要他「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長短合度，肥枯得中」，文章到了此種境界，眞是談何容易！

詩

歐陽、王、曾、三蘇等人，最能以詩高人的，要以坡公爲最。前人批評蘇詩的，有的嘆爲絕唱，有的或有非言。宋張芸叟說他的詩，如「武庫初開，矛戟森然，一一求之，不無利鈍。」是以爲東坡之詩，當自大體觀之。陳後山說：「東坡始學劉禹錫，故多怨刺，學不可不愼也。晚學太白，至其得意，則似之矣，然失於粗，以其得之易也。」藝苑卮言說：「讀子瞻文見才矣，然

似不讀書者；讀子瞻詩見學矣，然似絕無才者。」趙翼說：「以文爲詩，始自昌黎，至東坡益大放厥辭，別開生面。」

總和古今各說，竊以爲得失均有。後山以爲坡公詩晚學太白，却不知道他更由太白追到靖節。東坡的豪放，得自太白；粗與無才之病，便是來自靖節，宋文憲題張渤和陶詩說：

「陶靖節詩，如展禽仕魯，三仕三止，處之冲然，出言制行，不求甚異於俗，而動合於道，蓋和而節，質而文，風雅之亞也。他人欲效之者雖衆，然樂澹泊則蕩而弛，慕平易則野而穢，惟蘇子瞻兄弟以雄邁之材，氣勢可與之相敵，然其辭旨，則亦遠矣。」

文憲此語，總算先得我心。又在黃文節公全集中，跋子瞻和陶詩一文中，山谷也曾道及此事，山谷道（見黃山谷詩集卷十七內集）：

「子瞻謫嶺南，時宰欲殺之，飽喫惠州飯，細和淵明詩。彭澤千載人，東坡百世士，出處雖不同，風味乃相似。」

山谷此詩，極知東坡之所師，大概山谷與東坡詩格本相上下，且均爲學杜尊陶之人，故知東坡最深。山谷更記東坡之語云：

「東坡云：『古之詩人，有擬言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東坡，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後

和其詩，凡一百九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媿淵明，然吾之於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爲人，實有感焉。……』東坡自言如此。」

這不是更可以看出東坡所尊崇的人嗎？所以我說東坡之詩，乃超工部而上追靖節，他的好處，就在這一點。大概以東坡那樣的天才出衆的人，文章既然千變萬化，等到施諸發洩感情的詩，反到豪放中有了渲樸氣，不是學陶的結果，是那裏來的？

陶詩在詩品中，列爲中品，眞是荆山之玉，未遇知者，到了東坡，才一意尊崇，陶非東坡不傳，東坡非陶不工，陶爲蘇宗師，蘇爲陶功臣，雖然個性有差，後人技術或比前人爲高，但陶、蘇之比，却不見得青出於藍，充其量足以追配靖節而已。

主張

一、文非得已說　在南行前集序中說（見蘇東坡全集卷二十一）：

「夫昔之爲文者，非能爲之爲工，乃不能不爲之爲工也。山川之有雲，草木之有華，實充滿勃鬱而見於外，夫雖欲無有，其可得耶？」

「不能不爲」，正是自然流露，文由眞來。子瞻的主張若是，文章也能够若是，這點是子瞻成功處。

二、辭達說　在與謝民師推官書中說（見蘇東坡全集卷二十六）：

「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夫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

這是說觀察外物，不容易弄得清楚，弄清楚了，再能夠唯妙唯肖的寫出來，那叫作辭達，那是極不容易的事！當行便行，當止便止，什麼事情，都得一個是處，都得一個無溢、無闕的地步，古今來文人，能有誰能如是呢？話說出來很平常，做到是萬難的一回事。

三、詩枯澹說　在評韓柳詩中說：

「所貴乎枯澹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澹，亦何足道。……」

這也是當行則行，當止則止，不偏不激的論調！

四、斥當時文　子瞻不滿意王荊公處，就是因爲他要使天下人同己。他以爲：「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可見各人有各人的個性，一味求同，那便是荒瘠斥鹵之地，定然產生不出好物品！因此他在謝歐陽內翰書中說：

「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過當，求深者或至於迂，務奇者怪僻而不可讀，餘風未殄，新弊復作，大者鏤之金石，以傳久遠；小者轉相摹寫，號稱古文，紛紛肆行，莫之或禁。蓋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爲皇甫提；學皇甫提而不至者爲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

這是西崑之風已經煙消火斷，可是在復古全盛的時期中，已生出很大的毛病，有一部份人，因爲好古，至於怪僻，不能卒讀；有一部份人，便摹擬尺寸古人，泯滅個性，失却文學的意義。東坡能指出當時病根，先見獨到之至！

第六目　蘇　轍

蘇轍，字子由，晚號潁濱，年十九與兄同登進士。性沉靜簡潔。政和二年卒，年七十四。三蘇之中，潁濱詩文俱下，即在八家中，亦氣勢較弱之人，子瞻在答張文潛縣丞書中說：

「子由之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爲不如，其爲人深不願人知之，其文如其爲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歎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歿。」

又在書子由超然臺後中說：

「子由之文，詞理精確，有不及吾，而體氣高妙，吾所不及。……」

子瞻言雖如此，實則子由之才，遠非子瞻之比；雖云子由天性澹泊，文亦如之，但較諸子瞻氣勢汪洋，縱橫變化，實在難相比擬。子由在上樞密韓太尉書中說：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故其文疎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子由此書雖爲求見韓太尉，故作些個聲勢，什麼名山大川，什麼天子宮闕，什麼出奇人物，必定要盡了天下之大觀，才可以養氣言文。但是所談孟子太史公之處，確有幾分見解。子由之文，不落凡格，也是有由來的。

子由詩集中間，與子瞻唱和者極多。他的詩格，次於東坡，這是才氣不如乃兄的緣故。黃節師稱子瞻詩以才氣勝，子由詩以氣體蒼莽勝，別具批評眼光。

第七目　蘇門的同調

黃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四人，是蘇門四學士，加上李廌和陳師道，稱之爲蘇門六君

子。黃、陳二人，歸諸江西詩派中間，現在將秦、張、晁、李分述一番。

秦觀

秦觀，字少游，一字太虛。少豪雋，頗知名當時，死年五十三。在這個時代與少游唱和的人很多，器重他的詩文的人，也不少。蘇長公嘆「少游之文，如美玉無瑕，琢磨之功，殆未有出其右者」。張文潛謂「少游平生爲文甚多，而一一精好可傳」。這可見少游之文，尙琢磨，作到了精好兩個字。長公見少游黃鶴賦，以爲有屈、宋才；介甫說少游詩清新婉麗，有似鮑、謝；晦庵則謂少游詩甚巧；敖陶孫以爲少游詩如時女步春，終傷婉弱，元好問遂譏之爲女郎詩。這可見少游之詩，作到了婉麗兩個字。大概少游在古文全盛的期中，能够以美爲文，實在是不可多得的作品。雖然少游論文，要分什麼論理、論事、敘事、託詞、成體幾種，又主張論理序事並重（淮海後集通事說），其實他的文章，綽乎若步春時女，華乎若貴游子弟，美麗中饒有清新氣，不媿爲一代作手。

張耒

張耒，字文潛，十三能爲文，十七作函關賦。蘇軾稱其文汪洋沖澹，有一唱三嘆之聲。後貶爲房州別駕，時二、黃、晁等均死，四方均來就學。他主張作文以理爲主，曾著論說：

「自六經以下至於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術，皆將以爲寓理之具也。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順道而行，滔滔汩汩，日夜不止，衝砥

柱，絕呂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爲淪漣，鼓爲波濤，激之爲風飈，怒之爲雷霆，蛟龍魚黿，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水之初豈若是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爲奇，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文之陋也。」

這種論調，是時代應有的論調，本也沒有什麼足奇。文潛晚年詩體效白樂天，樂府效張籍，子瞻以爲秦得吾工，張得吾易，說者以爲工可致，易不可致，足見文潛詩亦不弱。

晁補之

晁補之，字無咎，東坡以爲「其文博辯，雋偉絕人。」神宗閱其文，說他是「深於經術者，可革浮薄。」晚年歸家，葺歸來園，自號歸來子。平生最愛慕陶淵明爲人，卒年五十六。補之爲人才氣飄逸，好學不倦。史稱其文章「溫潤典縟，凌麗奇卓，出自天成。」大概補之之文，與三蘇極近，文波瀾壯闊，詩風骨高騫，亦當時一能手。尤能精於楚辭，曾集屈、宋以來賦詠爲變離騷。

李　廌

李廌，字方叔。爲人天才極高，蘇東坡稱其文「筆墨瀾翻，有飛沙走石之勢。」並附廌背曰：「子之才，萬人敵也。」大概他的文章，條暢曲折而中理，兀奡奔放，才氣橫溢，與東坡極爲相近。李之儀說他的文章，如「大川東注，晝夜不息，不至於海不止。」四庫總目提要說他「馳驟

於秦觀、張耒之間，未遽步其後塵。」吾人的意思，豈但不能落秦、張之後，若各究其作，方叔之才氣，坡而外，當時竟莫與敵。

第四章　江西詩派

第一節　緒論

宋人的詩，本來逃不出唐人的巢臼，但是就宋人論宋詩，其間也未始沒有脈絡可尋。宋朝的文，大成在歐陽，全盛在蘇、王，至於詩，却自全盛在豫章。歐陽、三蘇、曾、王之中，自然要以東坡之詩爲最，並且宋人尊韓，始自廬陵，尊杜却出自東坡。韓爲文宗，杜爲詩宗，足足的支配了一千多年的中國文學界。但是東坡雖然是尊杜之人，並且作品在宋人中，也極高絕一世，爲什麼江西詩派，却以山谷爲宗呢？說起這一點來，倒也很好笑。大概山谷與東坡同時，東坡詩文俱高，山谷詩與東坡相上下，文却是望塵莫及，東坡當時，對山谷的詩，也極端的恭維，等到東

坡死了，文名歸諸東坡，詩名却落在山谷身上，等到江西宗派圖出來，山谷居然成了宋詩的宗主，將東坡屛諸門墻之外，也眞是很不平的一回事。但是文學史是叙述的，並不是聲寃的，所以江西詩派，仍然以山谷爲首，現在略說明此派的大概：

第一目　來源

宋史黃文節傳贊語上說：

「自李、杜歿而詩律衰，唐末以及五季，雖有以比興自名者，然格下氣弱，么麼骫骳，無以議爲也。宋興，楊文公始以文章蒞盟，然至爲詩，專以李義山爲宗，以漁獵掇拾爲博，以儷花鬬果爲工，號稱西崑體，嫣焉華靡而氣骨不存。嘉祐以來，歐文忠公稱太白爲絕唱，王少公推少陵爲高作，而詩格大變。……」

這是在王文公以前，沒有人尊重工部，更談不到靖節。馮詠江西詩派論也說：

「宋元祐間，海內盛稱蘇、黃，名曰元祐體，亦曰江南體。……江西詩闢自淵明，舍人不宗淵明而宗山谷者，山谷可派，而淵明不可派也。」

這樣說來，江西派似乎又是源宗淵明。但是宋末方回撰瀛奎律髓，也是主江西派的，却倡一祖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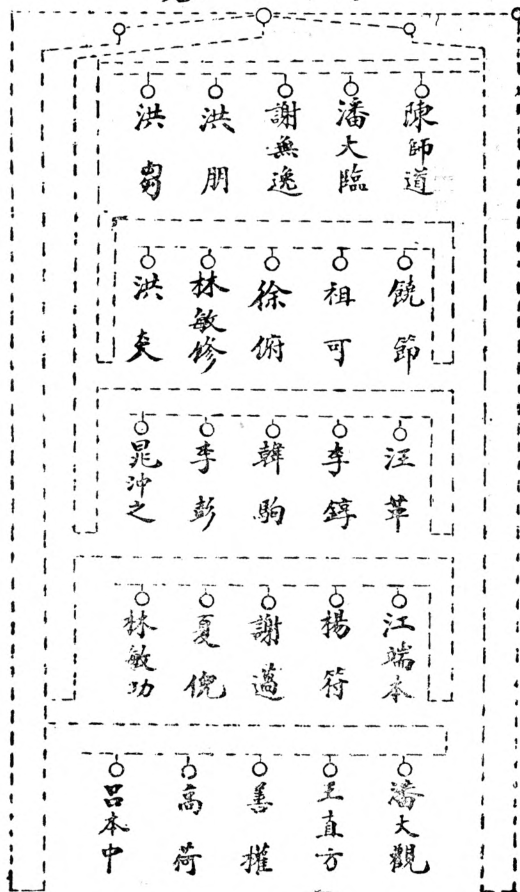
宗之說，一祖是杜甫，三宗却是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三個人。這都是怎麼一回事呢？

據我個人的意思，江西詩派的宗主，一定要以山谷爲宗，或者並宗蘇、黃也可以。至於再望上追，那倒有些難說。山谷的父親是黃庶，是一個尊韓的人，庶詩「戛戛自造，不蹈陳因，雖魄力不及庭堅之雄闊，運用古事，鎔鑄剪裁，亦不及庭堅之工巧，而生新矯拔，則取徑略同，先河後海，其源淵要有自也。」可見庭堅之詩，得自他父親的有一部份。庭堅自己說：「由杜子美以來，四百餘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隨世所能，傑出時輩，未有升子美之堂者，況室家之好耶？余嘗欲隨欣然會意處，箋以數語，終日汨沒世俗，初不暇給。……」這是何等的崇拜工部。又說：「至於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淵明之拙與放，豈可爲不知者道哉！」這又是怎樣的崇拜淵明呀！文節集中，崇拜工部與淵明的話極多，所以我說，山谷與東坡相仿，是超工部而遠追淵明的。可是江西宗派的人們，却是近宗山谷，遠宗工部，談不到陶靖節了！

第二目　宗派圖

呂居仁爲了本派，作了一個江西詩派圖，現在先鈔在下面。

江西詩派圖


黃山谷
陳師道
潘大臨
謝無逸
洪朋
洪芻
饒節
祖可
徐俯
林敏修
洪炎
汪革
李錞
韓駒
李彭
晁沖之
江端本
楊符
謝薖
夏倪
林敏功
潘大觀
王直方
善權
高荷
呂本中

此圖名曰江西，其實並不全是江西人，亦不是全是出名的詩人。不過因爲山谷係江西人，那宗法山谷的，也就名之曰江西派了。

第二節　黃庭堅

第一目　略傳

黃庭堅，字魯直，哲宗時爲校書郎，性孝，後來被遷謫，却汨然不以爲意。因爲魯直長於詩文，與東坡齊名，天下並稱爲蘇、黃。他曾游蜀皖，愛山谷石牛洞，意者將老焉，遂自號山谷道人。謫黔時，爲涪州別駕，遂又號涪翁。後來又號黔安居士，至宜州又號八桂老人。

山谷之文，不及其詩，但亦好爲古文，集中批評古文的地方也很多。司馬光說：「庭堅好學有文。」東坡說他：「瑰瑋之詞，妙絕當時，孝友之行，追配古人。」足見他的文章，也能夠源本經術，自命不凡。至於他的詩，祖陶宗杜，與東坡兄弟唱和，極負一時盛名，陳師道稱其學杜甫而不爲者，香祖筆記中說：「予謂從來學杜者，無如山谷。山谷語必己出，不屑稗販杜語。」東坡

初見山谷，即以爲「此人如精金美玉。」又云：「超軼絕塵，獨立萬物之表，馭風騎氣，以與造物者遊。」至於東坡批評魯直之詩，則以爲「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又云：「魯直詩文，如蝤蛑江瑤柱，格韻高絕，盤餐盡廢，然不可多食，多食則發風動氣。」大概魯直之詩，誠然妙絕一時，並且備受後人崇拜，自有他的獨到之處。不過魯直學禪有得，詩亦務求高妙，朱晦庵說：「魯直學以粗爲向上，其詣力多得之釋氏。」古今詩話說：「少游鍾情，故詩酸楚；魯直學道，故詩閒暇；至東坡則英特之氣，不受折困。」敖陶孫評詩上也說：「山谷如陶弘景入官，析理談玄，而松風之夢故在。」這可見山谷詩的好處，在高，在淸。他的壞處，乃是不脫禪氣，主張模擬，結果流毒頗深，當時之人，或規撫山谷，得其形似，後來便生硬麤俗，遺人非笑。追本溯源，不能歸咎山谷，盛名之下，毀亦隨之，就是這個道理。

第二目　主張

一、模擬說

山谷在論作詩文中說：

「作文字須摹古人，百工之技，亦未有不法而成者也。但始學詩，須作文一篇，輒須立一大意、長篇須屈折三致意，乃爲成章耳。」

又在王立之承奉直方中說：

「然作賦，須要以宋玉、賈誼、相如、子雲爲師，略依倣其步驟，乃有古風。」

與王立之帖中也說：

「若欲作楚辭，追配古人，直須熟讀楚辭，觀古人用意曲折處講學之，然後下筆。譬如巧女文繡，妙絕一時；若欲作錦，必得錦機，乃能成錦爾。」

答洪駒父書中說：

「諸文亦皆好，但少古人繩墨耳。可更熟讀司馬子長、韓退之文章。凡作一文，皆須有宗有趣，終始關鍵，有開有闔，如四瀆雖納百川或匯而爲廣澤，汪洋千里，要自發源注海耳。」

由這幾段話看起來，要學詩文，須先學規矩，必定要洞澈明白古人的文章，然後應用古人的方法作出來，方才有古風；古人的方法，便是錦機，有了錦機，吾人才可以織出錦來。這種利用古人技術，去學文章，本來也沒有什麼大錯，可是流弊之至，弄得不能洞澈的明白古人的文章結湊，只知道模擬形似，這雖然不是山谷所主張的，却是假借名聲的人，也要以此藉口，去作他那句模字擬的事業！

二、無意於文說　在大雅堂記中說：

「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於文，使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敢

咀嚼其意味，闖然入其門耶？」

無意而意已至，是魯直詩的眞境。但是要打算到此境界，沒有別的法子，就是一個多讀書。

在答洪駒父書中說：

「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爲文章者，眞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

與方蒙書中又說：

「學者多不肯治經術及精讀史書，乃縱酒以昉詩，故詩人致遠則泥，必皆離此諸病，謾及之可也。」

這全是教人學詩，當窮研經史的話。

三、平淡說　與王觀復書中說：

「所寄詩多佳句，猶恨雕琢工多耳；但熟觀杜子美到夔州後，古律詩便得句法簡易而大巧出焉，平淡如山高水深，似乎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無斧鑿痕，乃爲佳作耳。」

在本書中又說：

「南陽劉勰，嘗論文章之難云：『意翻空而易奇，文徵實而難工。』此語亦是沈、謝輩爲儒林宗主時，好作奇語，故後生立論如此。作奇，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爲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群拔萃。觀杜子美到夔州後，韓退之自潮州還，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

文章看起來，平平淡淡，但是欲臻此境，極不容易。山谷許子美、退之處，就在平淡處見奇，要不煩繩削而自工，要無意於文而文至，理得辭順，自然超奇，比諸好作奇語，故為艱深者，不知道要强到了什麼地步了。

四、詩說

在書王知載朐山雜詠後，中說：

「詩者，人之情性也。非强諫爭於廷，怨忿詬於道，怒鄰罵坐之為也。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時乘逢，遇物悲喜，同牀而不察，並世而不聞，情之所不能堪，因發於呻吟調笑之聲，胸次釋然，而聞者亦有所勸勉，比律呂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詩之美也。其發為訕謗侵陵，引頸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為詩之禍，是失詩之旨，非詩之過也。故世相後或千歲，地相去或萬里，誦其詩而想見其人，所居所養，如旦莫與之期，鄰里與之游也。」

這種說法，實在是有獨到的見解。必到了情所不能堪的境界，才發而為詩，所說的「意盡」即可。又說：

「文章惟不構空强作，詩遇境而生，便自工耳。」

但是那些只顧外面，不出自眞情的詩，在山谷看來，是一種候蟲之音。他在胡宗元詩集序中說：

「維金石絲竹之聲，國風雅頌之言似之；澗水之聲，楚人之言似之；至於候蟲之聲，則末世詩

人之言似之。今夫詩人之玩於詞，以文物爲工，終日不休，若怨世之不知者，以待世之知者，然而其喜也無所於逢，其怨也無所於伐，能春能秋，能雨能暘，發於心之工伎而好其音，造物者不能加焉，故余無以命之，而寄以候蟲焉。」

候蟲正是巧於聲音，但是無所謂而發！

第三節　江西的嫡派

第一目　陳師道

江西宗派圖中的人物，雖然有二十五人之多，但是最出名的，只有一個陳師道。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己，號后山。少以文見曾南豐，南豐即許其必以文著。後來又從黃山谷學詩，遂偉然成一大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

「五古劖刻堅苦，出入郊、島之間，意所孤詣，殆不可攀；其生硬杈枒，則不免江西惡習。七古多效昌黎，而雜以涪翁之格。語健而不免粗，氣勁而不免直。……篇什特少，亦知非所長也。五律蒼堅瘦

勁，實逼少陵，其間意僻語澀者，亦往往自露本質，……七律嶔崎磊落，矯矯獨行，惟語太率而意大竭者是其短。五七言絕，則純爲少陵遺興之體，合格者十不一二矣。長短句亦自爲別調，不甚當行。大抵詞不如詩，詩則絕句不如古詩，古詩不如律詩，律詩則七言不如五言。方回論詩，以杜甫爲一祖，黃庭堅，陳與義及師道爲三宗，推之未免太過。馮、班諸人，肆意詆排，王士禎至指爲鈍根，要亦門戶之私，非篤論也。其古文在當日殊不擅名，然簡嚴密栗，實不在李翱、孫樵下，殆爲歐、蘇、曾、王盛名所掩，故世不甚推，棄短取長，固不失爲北宋巨手也。」

歷來論后山者，譽毀均不甚得平。有的以爲后山格律謹嚴，可以超黃匹蘇；有的以爲全篇歎老嗟卑，不得中正。實則后山之詩，灑落地方不如山谷(山谷曾稱太白爲瀟灑人)，集中嘆老嗟卑的地方已極多。但是他人的學山谷，僅能學一點皮毛，惟有后山，明顯處以山谷爲師，背地裏却以少陵爲宗，故其時雖然有些怨詞，却不是言冷中熱之輩，乃是深情之怨。「情發自天，怨出於人。」是爲忠君愛國而然。讀后山詩當兼及其行事，庶於后山之詩，明白他的不得不然之故。

后山論詩，以爲「學詩當以子美爲師，有規矩故可學，學之不成，不失爲工，無韓之才與陶之妙，而學其詩終爲白樂天耳。」這與山谷所言「學老杜詩，所謂刻鵠不成，猶類鶩也」的話，是一個樣，全是以爲杜詩有規矩，故可學。后山又說「寧拙勿巧，寧樸勿華，寧粗勿弱，寧僻勿俗。」這又與山谷的「寧律不協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而不使語俗」一個樣。拙樸粗僻，正是后

山詩的壞處。敖陶孫評詩說：「后山如九皋獨唳，深林孤芳，冲寂自研，不求識賞。」確是知音的話。

第二目　陳與義

陳與義字去非，號簡齋，洛陽人。與義生較晚，故呂居仁未將彼列諸江西派中，然與義實爲學山谷最有心得之人，方回列爲本派三宗之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說：

「靖康以後，北宋詩人，凋零殆盡，惟與義爲文章宿老，巍然獨存。其詩雖源出豫章，而天分絕高，工於變化，風格遒上，思力沈摯，能卓然自闢蹊徑……就江西派中言之，則庭堅之下，師道之上，實高置一席無愧也。……後村詩話謂其造次不忘憂，愛以簡嚴掃繁褥，以雄渾代尖巧，第其品格，當在諸家之上。其表姪張嵲爲作墓誌云：『公詩體物寓興，清邃超特。紆餘閎肆，高學橫厲。』亦可謂善於形容。」（四庫總目別集類九）

在詩派中間，除了陳師道以外，餘人率多不長於詩，雖然列名江西，作品並不見得可人玩賞。比方饒節的蕭散，謝無逸的清新，謝薖的清逸，李彭的錘鍊精研，韓駒的謹守家法。四洪爲山谷之甥，山谷尤稱朋筆力扛鼎；呂本中既爲江西宗派圖，所作亦能奇逸，去沙拾金，雖也有些個可取

的地方。究多謹守江西矩矱，天才又不高人，實在不值得吾人注意。

第五章　南渡後江西詩派的勢力

第一節　略論

南宋的詩，爲江西、四靈兩大派所霸佔。四靈派是江西派的反動，後當別論。至於江西派，在南宋稍經變化，勢力重興，支配了當時詩界。最出名的尤、楊、范、陸四大詩家，追本溯源，全是出自江西。尤袤之詩已亡，不過方回嘗作袤詩跋，說「中興以來，言詩者必稱『尤、楊、范、陸』；誠齋時出孤峭，放翁善爲悲壯，公與石湖，冠冕佩玉，端莊婉雅。」由這幾句話，也可以知道他的詩的大概。現在分述此期的代表人物。

第二節 代表人物

第一目 楊萬里

楊萬里字庭秀，號誠齋。孝宗朝歷秘書監，才思健舉，狀物寫情無不畢妙。南宋詩人的詩，留傳到現在的，以陸、楊兩家爲多。方回說他：「雖沿江西詩派之末流，不免有頹唐纚俚之處，而才思健跋，包孕富有，自爲南宋一作手，非後來四靈江湖，可得而並稱。」這可見誠齋之詩，出自江西，其詩格比諸江西巨子黃、陳，自然不及，但爲人立朝有節，詩亦超然獨造。周必大說他：「誠齋大篇短章，七步而成，一字不改，皆掃千軍、倒三峽、穿天心、出月脅之語，至於狀物姿態，寫人情意，則鋪叙纖悉，曲盡其妙，筆端有口，句中有眼。」未必盡是虛爲頌揚。不過詩中時雜俚語，流爲生澀，不及陸游之鍛鍊工細，也是不可掩的事實。此後的劉克莊(號後村)，質俚淺露，多半與楊同調。

第二目 陸游

陸游字務觀，號放翁，爲人純孝，才氣駿絕。祖父名佃，亦出名詩家。放翁家學，本自超人。他學詩於曾幾，幾學詩於韓駒，駒是江西派中的人物。曾幾爲人，忠孝性誠，人稱他每飯不忘君，有如杜甫。可見放翁之感激悲憤，忠君愛國之誠一寓於詩，來源有自。放翁自稱學詩於呂居仁，居仁亦江西派中的詩人。諸方考察，放翁總是江西派中間的鉅。子他的詩近萬首，漁舟樵徑，茶碗爐薰，或雨或晴，一草一木，無不着詩以寓意。因爲他的作品太多，免不了瑕瑜並見，敷腴兩個字遂成了他的罪案。劉後村曰：「近歲詩人，雜博者堆對仗，空疏者窘材料，出奇者費搜索，縛律者少變化，惟放翁記問足以貫通，力量足以驅使，才思足以發越，氣魄足以陵暴。」這個話固然有些溢美，但是後來選詩者，每每的忽略他的感激豪宕沉鬱深婉之作，惟取其流連光景，以便剽竊，遂使後人借爲攻擊之口實，似乎也太以後人毛病，遠罪古人了。

放翁之文，不及其詩，邊幅既狹，又乏波瀾，然根柢深厚，不失先正典型。在他的上辛給事書中說：「君子之有文也，如日月之明，金石之聲，江海之波濤，虎豹炳蔚，必有是實，乃有是文。夫心之所養，發而爲言，言之所發，比而成文，人之邪正，至觀其文則盡矣，決矣，不可復隱矣。」這種文必以實的話，恰是放翁本色。又在他的文章詩中說：「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粹然無瑕疵，豈復須人爲，君看古彝器，巧拙兩無施，漢最近先秦，固已殊淳漓。」更可以看出，放翁取徑之高，詩文在南宋，均高人一籌。支配文壇，近數十年，也不是無來由的。

第三目　范成大與姜夔

范成大字致能，號石湖居士。詩在南宋尤、楊、陸、姜之間，亦未見減色。楊誠齋稱石湖之詩清新，姜白石稱石湖之詩溫潤，大概他的才調之健，不及萬里，但亦無萬里之麤豪氣；氣象之潤，不及放翁，但亦無放翁之窠臼。很能夠遠溯蘇、黃遺法，而約以婉峭，自成一家。人家說石湖初年或學李賀，或學晚唐五代，晚年方學蘇、黃，如果此說屬實，則石湖之婉峭，乃其初年之含養也。

姜夔字堯章，號白石。自稱他曾「三薰三沐學黃太史氏，居數年一語噤不敢吐，始大悟學即病，不若無所學者之爲得。」又說：「作詩求與古人合，不如求與古人異；求與古人異，不如不求與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與古人異，而不能不異。」這樣說起來，白石初學山谷，後來主張精思獨造，所以他的詩雖然沿溯江西，卻能風格高秀，與江西派不同。朱竹垞論詩以清字許之，饒有見解。學江西的人，只有白石，才算得善學，才算得有刱造精神者。

第六章　江西的反動與亡國之音

第一節　略論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上說：

「宋承五代之後，其詩數變：一變而西崑，再變而元祐，三變而江西。江西一派，由北宋以逮南宋，其行最久，久而弊生，於是永嘉一派，以晚唐體矯之，而四靈出焉。然四靈名爲晚唐，其所宗實止姚合一派，所謂武功體是也，其法以新奇爲宗，而寫景細瑣邊幅太狹，遂爲宋末江湖之濫觴。」

這可見受了江西派的反動，發生了永嘉派的主晚唐。由主晚唐到了四靈，便單主武功，造成了四

靈派，更由四靈蛻變出江湖派，結果四靈一派，攄晚唐淸巧之思，江湖一派，多五季衰颯之氣，宋詩不堪聞問了。但是國破家亡之候，大家忠於國家，激於義氣，居然發生出一派悲憤壯厲的文章，這是宋亡與其他各代之亡，不同的地方。

可是在江西派有了流弊的時候，其中或有人力追蘇、黃，或有人力追盛唐，惜人數太少，不能別張一軍，然亦不能不大略述及，在我們看起來，還算是江西派反動聲中，有力的份子。此外還有兩部份人，一部份主張悟禪，以禪理談詩，結果主張妙悟；一部份主張理學，滿紙理路，有若語錄。其中用禪理的，尚有一二足稱之人；若擊壤派之理學詩，則本當斥諸文學史之外。李空同在缶音集一文中說：

「宋人主理作理語，於是薄風雲月露，一切剷去不爲，又作詩話教人，人不復知詩矣。詩何嘗無理，若專作理語，何不作文而詩爲耶？」

這話說得很對！四庫提要說：

「自北宋以來，儒者率不留意於文章，如邵子擊壤集之類，道學家謂之正宗，詩家究謂之別派，相沿至莊泉之流，遂以『太極圈兒大，先生帽子高，送我兩包陳福建，還他一匹好南京。』等句爲風雅嫡派。……」

這還像話嗎？毋怪乎劉後村要說：「近世貴理學而賤詩賦，間有篇詠，率是語錄講義之押韵者耳。」

理學詩眞眞不能叫做詩了！

第三節　四靈派——江湖派

第一目　略論

文章到了永嘉，確是發生一個很激烈的變化，所以永嘉派之文，自當分章另述。至於其詩：則沿宋初晚唐一派，因而發生四靈。有人說葉水心主張晚唐，也有人說水心排斥唐音。大概水心雖然不公然主張晚唐一體，却與四靈關係較深，並且代爲彼等延譽，所以大家談起四靈來，免不了要牽連上永嘉。

據四庫提要上說：陳棣在南宋之初，已發生江湖派的派頭。大概這種詩，篇幅既狹，比興又淺，較諸四靈，又不知要下落了多少，實在是不知詩的正格。四靈遠溯晚唐，江湖更力追五代，每況愈下，不値得我們一談！

第二目　代表人物——四靈

所謂四靈，是徐照、徐璣、翁卷、趙師秀四個人。照字道暉，一字靈暉；璣字文淵，一字致中，又號靈淵；卷字續古，一字靈舒；師秀字紫芝，一字靈秀。四靈之詩，均主晚唐姚合一派。姚合爲武功主簿，刻意苦吟，冥搜物象，務求古人體貌所未到，其末流遂寫景於鎖屑，寄情於偏僻。四靈等人，旣主姚合，於是主鍊字鍊句，雖然野逸淸瘦，足以矯江西派之失，但取徑太狹，終不免破碎尖酸之病，在當時雖號稱一派，究不免見笑通人。薛師古在四靈最盛之時，獨主「古淡融狹爲廣，夷鏤爲素，神悟意到，自然淸空。」他雖然所行不如所言，然見解固極四靈之病，當爲之在文學史上留一席地。

第三目　魏了翁與嚴羽

魏了翁在南宋中葉，別立風氣。覃思經術，造詣神深，紆徐宕折，正醞有法，旣不染江湖遊士叫囂狂誕之風，亦不染講學諸儒空疏拘腐之病。主張「詩以吟詠情性爲主，不以聲韵爲工」，又主張「程子之聖賢之言，不得已也。有是理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此話足證

其主張高深，故所作亦多超當時江湖等人。

嚴羽主張盛唐。他說：「盛唐詩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可見他極端的推尊盛唐。他論學詩，謂當「以識爲主，入門須正，立志須高，以漢魏盛唐爲師。」論詩之品：「曰古、曰高、曰深、曰遠、曰長、曰雄渾、曰飄逸、曰悲壯、曰淒婉。」詩之道在妙悟，詩之極在入神。因是他主張詩有別材與別趣，不與書理有關。種種說法，均非江湖所克及。故滄浪之詩，雖亦反對江西，然其宗旨與興趣，大不似江湖輩那樣卑狹與粗陋。

第三節　宋亡時代的詩家

宋詩到了衰弊的極處，忽然碰到國破家亡的情況。形勢既然不同，於是江湖衰颯之音與理學惟昧之詩，不足以籠罩人心。感情振發，慷慨之音作，驟經時變，愛國之情出。這中間出名的人才很多，現在將它略述一番，作一個收場。

文天祥

文文山在宋末的事業，是人人皆知的，他那種英雄奮發之氣，發而爲文，自然要如長江大河，浩瀚無際；發而爲詩，亦自浩然正氣，覺之驚人。加以天祥留意杜詩，更見所宗不凡。

謝皐

謝詩桀驁有奇氣，等到宋亡後的作品，更悽惻動人。大抵他的樂府似李賀、張籍，近體出入孟郊、賈島。

第七章　南渡後的文章（理勝時代）

第一節　略論

吾人如果講到純文學史，此期文學的價值，馬上就成了問題。此期的文學固然有些人致力於文，不肯失掉了先民矩矱，但是才力緜薄，在文學史上佔不了一個尾座。至於那些奉爲文章正宗，經國濟世之文，却又不出兩種，一種是四六，一種是理學文章。四六體裁，在宋人雖別立面目，變成了長句對偶，但是在蘇氏的時代，尙能够行以縱橫之氣，利用之以記事達意，尙不失爲文章別體，然其爲用，也只限於制誥書札，不足以佔文壇上風。等到南渡以後，濫用史事，專意對砌，既沒有作文的眞意，更乏文章的氣勢，不過是一種虛與委蛇之作，流麗隱貼之品；凡屬歲

時通候，仕宦遷除，吉凶慶弔，無事不用啓，無人不用啓，其啓皆爲四六，孫覿汪藻綦劉諸人，均爲一時名手，其實皆是冗濫無味的文字，算不上文學，可置而不論。若談到理學派，却又分爲兩種，一種是道學家，一種是功利派。這是宋朝哲學上有這兩種分別，文學界也就有了兩種界限。道學派中有一部份絕對卑視文章，自然不能以放在文學史之內，可是還有一部份，雖然不主張屛除文學，却認爲文學，是極端的工具，是載道的工具。此派的理論，在中國文學上勢力極大，受他的害也實在不小。因爲他們全是些個理學家，宋學的勢力到今天還有人奉爲養性正宗，自然他們說的話，容易爲人崇拜，又加上他們的文章，也均能做到明白切實的地步，他們的詩，也能够不失規矩，老老實實說理學話，大勢所趨，羣流奉爲正統，直弄得後代文學之士，雖然不明理學爲何物，不明道爲何物，却也大唱文以載道的謬論，你說可笑不可笑？文章價值的墮落，不在那些唾而弗顧的理學家，却在這些半推半就的理學家，至於那些主張功利主義的宋學家，却有很可恭維的地方，因爲他們的文中之實，不是理學派的虛無漂渺之道，却是踏踏實實經國濟用之言。他們的文章，又均能簡而有法，具有先民遺範，對於文章的觀念，也比道學派爲重視，可惜此派的勢力，不若道學勢力雄厚，於是吾國文學界弄成了一個僵局！

道學派論文的人極多，實在沒有採擇的價值，現在將周子通書取下一段，略明他們的論調：

「文所以載道，輪轅飾而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

則書，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爲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强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這種思想還要得嗎？

功利主義的代表，我現舉幾個人，述明他們的大概：

葉水心

水心在周南仲文集後序中說：

「夫文者，言之衒也。古人約義理以言，言所未究，稍曲而伸之。爾其後，俗益下，用益淺，凡隨事逐物，小爲科舉，大爲典策，雖刻禮損華，然往往在義理之外矣，豈所謂文也。」

又說：

「譬如人家觴客，雖或金銀器照座，然不免出於假借，惟自家羅列者，即僅磁缶瓦杯，然猶是自家物色。」

這種排脫町畦，獨運抒軸的精神，自然能够作到了雄瞻奔逸簡質厚重的地步。水心文學，在南宋不媿爲一大宗。

陳亮

同甫曾經說：

「大凡論不必作好語，意與理勝則文字自然超衆。故古之文，不爲詭異之體，而自然宏富；不爲險怪之辭，而自然典麗，奇寓於純粹之中，巧藏於和易之內，不善學文者，不求高於理意而務求於文彩辭句之間，則亦陋矣。」

理與意要存在于和易純粹的文中，確是經國治世的文章。

第十三篇　遼金元文學

第一章　遼代略論

遼本是通古斯族的一派，雖然立國有二百多年的歷史，但是北近沙漠，文化程度極低。太祖阿保機始因漢字而造文字，等到太宗入汴，取後晉圖書而北，制度方才稍備。到了景宗、聖宗時候，始知重文學之士，漸漸地開明起來。但是以人民好殺，獷悍之性，處在各方强鄰爲敵的時代，所以他的風氣始終剛勁，不脫野蠻風氣。雖然遼史也備有文苑之傳，但是其中的文學家，却都是胸無點墨，如蕭韓家奴，耶律古雲等人，在遼得列名於文苑傳，在中原或不足以附文藝之末。耶律孟簡說：「禽獸有哀樂之聲，螻蟻有動靜之形，在物猶然，況於人乎？」這眞是初通文學的人的話頭呀！所以遼代無文學可說。

第二章　金代略論

第一節　導言

金也是通古斯的一種，初日女眞。後來佔據了中國黃河以北的地方，雖然統共不過一百多年的歷史，他的文化程度，却比遼高得多。大概他的文化來源有兩個，一個是遼，一個是宋。在金太祖時代，初製成文字，那個時候，就任用遼之舊人作使臣，已經稍爲開明一點了。到了太宗時代，與宋人關係較密，文學似乎已經有些起色。到了熙宗的時候，居然祭起孔子來，金人完全漢族化了。由野蠻變爲文明，是金文學發達之原因；由文明入奢侈惰怠，是金亡國的原因。

金代開始的文學家，有韓昉、吳激、宇文虛中、高士談等，來自宋；王樞、王競、魏道明等



來自遼。等到蔡哇出來，傳其父松年家學，遂爲金文正宗。此後如趙秉文、楊雲翼輩迭主文盟，遂有梁襄、陳規、許古之勁直，黨懷英、王庭筠之文采，王若虛、於渥之博洽，雷淵、李純甫之豪俊，末則繼之以元好問，集金文之大成，爲元文之宗匠。總計金之文學，雖不能比諸中原文獻，然異族豪邁之氣，金鼓之音，痛快淋漓，或較南宋之規矩繩尺，非艷語盈篇，便道語滿紙的，或有幾分眞情感。我們知道宋詩有若散文，元詩多近詞曲，金詩尚不失其正，所以金詩有「宋詩之新而無其鄙俚，有元詩之麗而無其纖巧。」悲壯偉麗，要爲金詩特色。

第二節　代表人物

吳、蔡

蔡松年字伯堅，文詞清麗，工於樂府。吳激，字彥高，造語清婉，哀而不傷。二人同出當時，號吳蔡體。

黨懷英

黨懷英字世傑。文學在大定、明昌間，懷英爲著名。趙秉文謂其文似歐公，不爲尖新危險之

語；詩似陶、謝，奄有魏、晉，尤工制誥，爲金開國以來第一。

楊、趙

楊雲翼，字之美，代趙秉文掌文柄。趙秉文字周臣，自號閒閒道人，爲元好問所自出；爲大定間出名作者。

元好問

元好問，字欲之，號遺山。爲文有繩尺，備有衆體，史稱(說見金史本傳)「其詩奇崛而絕雕劌，巧縟而謝綺麗，五言高古沈鬱，七言樂府不用古題，特出新意，歌謠慷慨，挾幽並之氣。」郝經稱之曰：「汴梁亡，故老皆盡，先生遂爲一代宗匠，以文章獨步天下者三十年。」紀昀曰：「好問才雄學贍，其詩皆與象深遠，風格遒上。文亦繩尺嚴密，根柢盤深。歐、曾、蘇、黃固未易及，使與游揚范、陸，旗鼓相當，當未知勝負所在，談者奉爲大宗。」

大概好問爲天秉極高的天才，又逢着金人兵戈交加的時候，故國興悲，天才大露，文雖不如其詩，却也法度謹嚴，堪稱作者；至於詩，則氣象豪邁，風格遒上，實爲元詩之祖。

第三章　元代文學

第一節　背景

一、宋末文學之不堪　貴族文學，到了南宋季年，文章凋敝，道學一派，侈談心理，以冗沓爲詳明；江湖一派，矯語山林，以纖佻爲雅雋。這眞是「先民舊法，蕩析無遺！」[一]文學界到了這種現象，物極必反，沒有不發生反動的。所以元初的文學，差不多爲救濟這種毛病而發生的。我們看一看元初的文學，不拘偏重理學或文章的人，多半是避免江湖派的壞處，另尋一個途徑。

二、執政者之不提倡　元人以異族入主中國，本沒有什麼文化可說，他們自有異族的娛樂，以

快樂精神，對於漢族的文學，本來是一點不懂，所以元初的文學家，不是金、宋遺民，便是在野文士，此種文學，本來依仗政治勢力去普遍它，現在政治上既失却了憑藉，結果只有苟延殘喘，保持一線生路。

三、流入浮薄纖麗　元人本來是野蠻民族，現在居然來到了文明燦爛的中土，對於文明國的實在精彩的地方，不能了解，只知道襲取宋人的外面。去毳幕，入黼帳，離羶酪，登糟邱，脫韋鞲，曳綺紈，棄長樂，麗陽河，惰氣油然而生，雄心無形軟化。種種都是如此，對於中國文學，自然也就有同一的趨勢，一定要丟開眞實的作品，喜爲膚淺的文字，這是「金之詩多悲壯，元之詩多纖麗」的緣故。

四、小說戲曲之勃興　元朝的戲曲與小說特別的發達，人們發洩感情的地方，有時用不着這種死板的文學，這一點是元朝貴族文學不發達的主要原因，有許多出名的文學家，與超人的作品，都在平民文學界中。所以談元朝的文學史，有時只談平民文學就够了。

第二節　元初

第一目　導言

元初的文學，雖然沒有各樹旗幟，互相攻擊，却也沒有一個公共是非，作一般的標準。不過除了江湖派餘孽（如釋英、楊公遠等），其餘的學者，大都作反江湖的運動。戴表元等打算變之以清深雅潔，郝經等打算移之以雅健雄深，許衡、劉因打算更之以經術根本，白、仇等人打算提之以古雅高深，趙孟頫等又打算振之以清秀麗逸，雖結果不一定各如所志，但奕奕一時，異族執政的中土，文學到了這個境界，比諸明朝之仿傚前人，學古人說話，總算有價值得多了。現在分別的說明一個大概。

第二目　代表人物

戴表元

表元字師初，入元年已六十餘，爲東南文章大家。起初他看見宋季文章「氣萎而辭骫骳」，於是以振起斯文爲己任。史書稱他「清深雅麗，化陳腐爲神奇，蓄而始發，間事摹畫，而隅角不露，」足以證明表元是宋末反動的產兒，他的徒弟袁桷，文采風流，爲虞、楊、范、揭先路之導。

仇遠

仇遠與白挺，在宋末齊名，人呼爲仇白。張翥、張羽，均有名於元代，皆出仇遠的門下。他的詩格高雅，往往頡頏古人，無宋末麤獷之習。方鳳述遠之言曰：「近體吾主唐，古體吾主選」。大概他的主張，是排斥江湖、四靈的不對的。

郝經

郝經字伯常，仕元，曾使宋，師元遺山。遺山有兩個出名的徒弟，一個是王惲，一個是郝經。他倆個波瀾意度，都不離其師的規矩準繩。這派在元初也頗有勢力。陶自悅序郝文忠公集，說他是姚燧、虞集、黃溍，……的先導，雖然有些過譽，却也具有幾分事實。現在將經的主張略述一述：

郝經是主張文實說的。他在文弊解中說：

「事虛文而棄實用，弊已久矣。……天下之道，以實爲用，有實而無文，未有文而無實者也。易之文，實理也；書之文，實辭也；詩之文，實情也；春秋之文，實政也；禮文實法，而樂文實音也。故六經無虛文，三代無文人，……後世文士，工於文而拙於實，銜於辭章而忘於道義。……」

在送孟駕之文中又說：

「蓋文可順而不可作也！……物感於我，我應之以理而辭之耳。」

這種文要有實的見解，也是當時的反動。人作文要有實才作，並且是自然而然作的，不是勉强作的。伯常因爲主實，所以他不甚注意文法，在答友人論文法書中說：

「爲文則固自有法。……雖然，理者，法之源，法者，理之具，理致夫道，法工夫技，明理，法之本也。……古之爲文者，明理義，熟辭以達志耳。……故古之爲文，法在文成之後，辭由理出，文由辭生，法以文著，相因而成也。非求法而自作之也。……故後之爲文，法在文成之前，以理從辭，以辭從文，以文從法，一資於人而無我。是以愈工而愈不工，愈有法而愈無法。……故今之爲文者，不必求人之法以爲法，明夫理而已矣，精窮天下之理，而造化在我。以是理，爲是辭，作是文，成是法。……」

郝氏作文的主旨在明理（理便是前面所說的實，此種思想，來自宋人），理明法成，自然就可以成文，也自然就會有法。若不先明理，則爲古法所拘，以自己之理，從死文法去剪剗增添，那自然難以產生佳文，這是郝氏先理後法的原因。

趙孟頫

孟頫字子昂，宋朝的宗室，宋亡入元。文名爲書畫所掩，實則他的文章，清奇流麗，在元朝文學中，尚屬上品。他在劉孟質文集序中說：

「文者，所以明理也。自六經以來，其正者自正，奇者自奇，皆隨其所發而合於理，非故爲是平易

險怪之別也。」

這種主張，與郝經是一樣的。

許衡與劉因

元初的文學，有兩個大派別，一個是純粹文章家，以精華典雅爲主，他的代表是吳澄；一個是理學派，以明白醕正爲主，這派的中間，又有兩部份，一部份重理學而排斥文學，譬方程端禮以朱子爲文章之宗，胡炳文且要說「縱迫曹、劉，何補於格致誠正；縱迫鮑、謝，何補於修治齊平。」這種輕蔑文學的言論，也是源出宋儒的。此外還有一部份，重理學固然是重理學，却還知道文章不可泯滅，不過要文不離經，以理爲主。這兩部份人都是經學宏深，且多半都是理學先生。暫擧許衡、劉因二人，做後一部份的代表。

一、許衡　衡字仲平，官集賢殿大學士，爲元初名臣。與吳澄同時，衡在北，澄在南。澄爲理學大師，主張「凡無檢束無法度艷麗不羈諸文字，皆不可讀，大能移人性情。……」大概衡的文章，無意修飾，而自明白雅正，爲人主「篤實以化人」，爲文亦不離他的性格。

二、劉因　因號靜修，通訓詁學與經學，言理極程、朱之長，可是他的文章遒健，遠在許衡之上，雅正亦不減於許衡，要不愧理學派中一個作者。他在叙學篇中論詩曰：

「魏、晉而降，詩學日盛，曹、劉、陶、謝，其至焉者也。隋、唐而降，

正，李、杜、韓其至者也；周、宋而降，詩學日弱，弱而後强，歐、蘇、黃其至者也。故作詩者不能三百篇，則陶、劉、曹、謝；不能陶、劉、曹、謝則李、杜、韓；不能李、杜、韓則歐、蘇、黃。乃效晚唐之萎薾，學溫、李之清新，擬盧仝之怪誕，非所以爲詩也。」

黃師晦聞作詩學，以「元代以詩鳴者，首推劉因」，且以靜修亦江西派之支流苗裔，此種說法，不爲無因。蓋靜修論詩，能探悉源流，所以他的詩格亦甚高邁，講學諸儒，未有能及之者。

吳澄

吳澄字幼淸，撫州崇仁人。當時許衡在北方，「主篤實以化人」；澄却在南方，「主詞華以布教」，所以澄文詞華典雅，斐然可觀。就文章一道論，衡不如澄也遠甚。虞集是他的徒弟，後來爲四子之首，所以他的文學，在元初可以說是正宗，著有文正先生集。他的文學主張，最要緊的便是詩須有本說。他說「詩必有其本」，有了本了，然後自然可以成詩。在潭晉明詩序中說：

「詩以性情之眞，……發乎自然而非造作也。」

在朱元善詩序中又說：

「詩不似詩，非詩也；詩而似詩，詩也，非我也。詩而似詩已難，詩而非我尤難。奚其難，蓋不可以强至也。學詩如學仙，時至氣自化。」

此皆是要有本的話。有了本，自然而然就成詩翁，不然勉强爲之，亦失了眞我，不能算是好詩。因此他對於仿傚他人、因襲他人，頗不主張。他在周栖筠詩集序中說：

「蓋詩者，譬如釀花之蜂，必渣滓盡化，芳潤，融液，而後蓄於脾者，皆成蜜。又如食葉之蠶，必內養旣熟，通身明瑩，而後吐於口者，皆成絲。而非可强而爲，非可襲而取。」

這是對古人著作，眞眞消化了，去渣留華，使與我合，變爲我之一體，然後出言染翰，方足稱道，否則便不成功。

第三節　四傑時代的文學

第一目　導言

元初的文學，要以吳澄、劉因爲首。吳澄的徒弟，便是虞集，集乃是四傑的首領，四傑者：虞集，楊載，范梈，揭傒斯也。集嘗自己說，楊載如百戰健兒，范梈如唐人臨晋帖，揭傒斯如美女簪花，而自稱如漢廷老吏。雖然有些個自己稱許，終究集可以爲四家之冠。大概四傑之詩，

源本江西，而稍著之以清麗。在這個時候，四傑之外，還有姚燧、馬祖常、劉詵幾個人，也足以稱名一時。燧字端甫，許衡的徒弟，爲文「閎肆賅洽，豪而不宕，剛而不厲，舂容甚大，有西漢風。」馬祖常，字伯庸，文章鴻麗，一洗柔曼卑冗之習，在延祐的時候，主持文壇，近二十年。劉詵字桂翁，論詩宗旨，極斥模擬，在與揭曼碩書中曾說：

「文章期於古而不期於襲；期於善而不期於同；期於理之達、神之超、變化起伏之妙，而不盡期於爲收斂和平之勢；若以委怯爲和平，迂撓爲舂容，如學西施者，僅得其嚬，學孫叔敖者，僅得其衣冠談笑，非善於學者也。」

這等論學古人的話，比較着也算高明。

第二目　代表人物

虞集

集字伯生，號道園，又號邵庵。吳澄的徒弟，爲文有宋慶歷遺風。蓋當時文界，自遺山歿，正宗幾絕，至集方重闢蹊徑，史稱「集以謹嚴之法度，爲典實之詞章，健利之筆，壓倒一時」，良非過譽。孫祺爲之作序，說他「文則間架結構，擬於孫樵、李習之，波瀾態度，似又規撫曾南

豐、王半山，惟變化之功稍遜」，或者是有幾分至論。集在貞一稾序一文中曾說：

「予讀而嘆之曰：『善哉！愼所當言，而不鼓浮夸，以爲精神也；言當於是，不爲詭異以駭觀聽也；事達其情，不託蹇滯以爲奇古也；情歸乎正，不肆流蕩以失本原也。……』」

這個愼所當言，言當於事，事達其情，情歸乎正，四句話，由道園期許口氣中間，可以知道他的主張。

楊載

楊載字仲宏，爲文有跌宕氣。其文一以氣爲主，而於詩尤有法度。嘗語學者說（見元史本傳）：「詩當取材於漢、魏，而音節則以唐爲宗。」大概在元初的時候，文章凋敝不堪，對於整頓的功勞，仲宏也當佔得一席。史稱他的文章「風規雅贍，雍雍有元祐之遺風」，雖然有些個溢美，但是除了淺露之外，也沒有什處配不起元祐諸賢的。

范椁與揭傒斯

范椁字亨天，別字德機，詩豪宕清遒，亦一代作者。虞伯生斥之爲「唐臨晉帖，終未逼眞」，誠然有過當之言；但是揭傒斯却以爲「德機詩如秋空行雲，晴雷捲雨，縱横變化，出入無朕」；又如「空山道者，辟穀學仙，瘦骨崚嶒，神氣自若」；又如「豪鷹掠野，獨鶴叫群，四顧無人，一碧萬里」，也未免有些過譽之言。平心論之，德機詩宛然自成一家，格調較高，在四子中，不

算弱者。

揭傒斯，字曼碩。性孝友。其詩清麗婉轉，但並不是妖媚。伯生說他詩如三日新婦，未免欠當。至於其文，却與詩如出二人之手，敘事嚴整，語簡而當，比之虞集，誠如楊維禎所說：「如歐之有蘇、曾。」

第四節　中葉以後的作者

第一目　導言

元朝立國，年限短促；開國文人，每與中葉生了關係，中葉文人，亦即明文所自出。在這個期中，出名的文人，是柳貫、黃溍、吳萊三個人。他們三個人，一方面承受了元初方回、方鳳（按三人均鳳之徒）、謝翱、戴表元輩的文學餘潤，一方面却又作了王褘、戴良、宋濂輩的先型。王等三個人，乃是明初開國文人，所以柳等三人，在文學史上位置很重要。大概柳等三個人的文章，以吳萊最晚出，却以吳萊為最高。

第二目　代表人物

柳貫

柳貫，字傳道，是浦江人，曾受業於金履祥，不過文章來源，却出自戴表元等。與黃溍、吳萊等齊名。大概柳貫這個人，理學甚深，所以他的文章內容豐富，態度正大，所謂「縝而不繁，工而不鏤」，未嘗求工而自工，黃溍說他「酒肆演迤，春容紆餘」是不錯的。他論文，也多本先聖之道，折諸昔哲之理。在答臨川危太素書中說：

「今信道如吾友，篤志如吾友，願一求之群聖之經，以端其本，而參之以孟、荀、楊、韓之書，人博其趣；又翼之以周、程、張、邵、朱、陸諸先儒之論，以要其歸，涵養益密，識察益精，則發之文章，自然極夫義理之眞，形之歌詠，自然適夫性情之正矣，切不可就彼今人，以日淪於洿下，而莫之救也。」

所寫的文，要達到義理之眞；所寫的詩，要達到性情之正；用的工夫，要涵養識察諸人之書。由告訴人的話，可以知道他的主張了。

黃溍

黃溍是義烏地方人。宋濂說他「雖其本根，則師群經；揚其波瀾，則友遷、固，沈浸之久，

超然有會於心。」大概他的學問甚博，每每的發先人所未發，文辭布置謹嚴，援據精切，並且以明理載道自任，所以他說：

「文辭各載夫學術者也，吾敢爲苟同乎？無悖先聖人斯可矣。」

這可以看出他主張的一般。

吳萊

吳萊，字立夫，浦江人。爲文規擬秦、漢，詩亦堪比伯生。黃溍說他的文「嶄絕雄深，類秦、漢間人所作。」王漁洋稱之曰：「鐵崖樂府气淋漓，淵穎歌行格儘奇，耳食紛紛說開寶，幾人眼見宋元詩！」足見萊文爲古今推重。萊嘗論「作文如用兵，兵法有正有奇，正是法度，要部伍分明；奇是不爲法度所縛，擧眼之頃，千變萬化，坐作進退，擊刺一時俱起，及其欲止，什伍各還其隊，元不曾亂。」論者以淵穎之論爲高。實則萊年不永，使天假之年，在元末或別樹一幟，比他人成功或多。

第五節　元末文學界

楊維禎

元末文名最著的人，一個是戴良，字叔能，學文於黃溍等，自號九靈山人；一個便是楊維禎，維禎字廉夫，山陰人，元泰定四年進士，卒年七十有五。詩名最盛，號鐵崖體，與永嘉李孝先，茅山張洞，錫川瓚倪，崑山顧瑛等爲詩友。

批評鐵崖的人極多，王甫說他的樂府「出入少陵二李間，有曠世金石聲。」宋濂說他的論斷，如「商敦周彝，雲雷成文，而寒芒橫逸，詩震蕩陵厲，鬼設神施。……」這都是說他好的。可是明初的王彝，反對鐵崖，曾作文妖一文來攻擊他。內中說：「天下所謂妖者，狐而已矣，俄而爲婦女，而世之男子惑焉，則見黛綠朱白，柔曼傾衍之容，無乎不至，雖然以爲人也則非人，以爲婦女也，則非婦女，而有室家之道焉，此狐之所以妖也。浙之西言文者，必曰楊先生，予觀其文，以淫詞譎語，裂仁義，反名實，濁亂先聖之道，顧乃柔曼傾衍，黛綠朱白，奄然以自媚，宜乎世之爲男子之惑之也。」

在我們意思看起來，雙方毀譽，均未得其平，不過在這個中間，知道鐵崖在當時文名極高，受他的響影的人，不用說也極多。元末明初，維禎實在配得上一個作者，大概他的文，沒有他的

樂府出名，不過他的文，却「文從字順」。並不見得怎樣奇怪。至於樂府，在古代與詩無甚分別，後來便與詩分途，「奇矯，始於鮑照；變化，極於李白；幽艷奇詭，別出蹊徑，岐於李賀。」到了元末，那就柔媚旎旖，全類小詞，維禎生當其時，力矯此弊，「根柢於青蓮、昌谷，縱橫排奡，自闢町畦，其高者或突過古人，其下者亦多墮入魔趣。」，所以維禎之功，不能算小，可是矯枉過正，奇奇怪怪，溢爲牛鬼蛇神，這是被攻擊爲文妖的緣故。

第十四篇　明代文學

第一章　概論

關於明代的文學，有三點應當提前注意：

其一、無論貴族或平民文學，全是來自元朝。

其二、此期的眞文學，完全在小說上。

其三、貴族文學多是因襲前人的。

爲什麼貴族或平民文學全是來自元朝呢？關於此點，是很容易證明的。由宋以來，文學界中生了一個大變化，即是平民文學漸漸興盛；到了元朝，受了異族的影響，文學趨勢，多注意戲曲與短篇小說，此種運動之果，到明朝才成熟。元朝的貴族文學是很不發達的，由唐復古以後，宋代因襲，尚能獨立一格，元朝雖有一二作者，亦多是規範前人，到了明朝，沿元人遺意，自然而

然的，造成了此期的文學。

怎麼說此期的眞文學在小說呢？貴族文學一方受了元人的影響，格本不高，加以明初受了政治的摧殘，一般通行朝廷的文學很少眞情之作；眞情所託，自不能不歸諸小說。最可惜的，此期的小說作者，多半是考究不清，作者的用意，有時可以略考見其一二，有時難以捉摸。

怎麼說貴族的文學是因襲前人的呢？關於此點，在下篇中很容易明白。大概明朝一代，不用說何、李、王、李派是明目張膽的主張因襲；就是王、唐、歸、胡派反對摸擬的，若究其實，不因襲前人的能有幾人呢？

第二章　明代之平民文學

第一節　背景

文學因所受之影響，與所處之環境而不同，是信而有徵的話。比方三百篇之興於古，楚辭之隆於漢，五言詩之興於魏、晉，浮靡之盛於六朝，均有致之之由；餘如唐之復古，五代之尊詞，宋之襲唐，元之劇曲，亦各受時勢的推移，自然若是。儻若預定途境，其來源去脈，瞭若指掌。此歷史之研究所以重要也。

明代繼元之後，其演進之途徑，亦不難推尋，明瞭其時代背景，則有明二百年間，古詩與散文，只知因襲前人；而小說界獨空前興盛的緣故，自不難逢刃而解。吾人詳考其致此之由，厥

因有五：

一、材料之豐富　自佛教入華，語錄體興，宋人講學，每用斯體。其易於傳播，自不待言。加以宋仁宗之時，平話盛行，隋唐以來，雜劇日繁，文學之播於民間，大有與日俱進之勢。及至南宋淪亡，元人入主，思想界、文藝界遽起了重大變化，先日頹靡風氣，驟逢興奮之劑，於是古典文學，頹然不振，平民文學，取而代之。劇曲代詩，小說代文，於活動與激中間，暗藏着國破種滅之感，於是厭世悲觀者有之，提倡武力者有之。吾人試一檢元之文學，其崇尚武夫的思想，遍地皆是。此等著作，無地無之；街談巷說，無奇不具，故其醞釀日々，自然發生偉大著作。

二、體裁之成熟　明之各種小說，多係修改元人之作。足證元之末年，白話文學，已入成熟時期。胡適之師云：「元朝文學家的文學技術程度很幼稚。」（胡適文存第一集，水滸傳考證）然幼稚自幼稚，可不能說白話體裁尚未成熟。吾人於存留在今日的元人文學中，自不難知此話的確鑿。因爲這個原因，明之初葉幾部大文學著作，自然容易產生。人謂水滸、三國志演義等均元人所作，亦非無因。故白話文學，是明人必走的途徑。

三、明代貴族文學之不振　吾國貴族文學，迄明已到了强弩之末的時期了。而倡之者，復崇尚模擬，高啓四子，創之於先；前後七子，繼之於後。所謂臺閣之體，無非膚廓冗緩

之死文學，其後雖然有王唐、歸有光等的起而改革，公安、豫章等的倡學歐、蘇，結果均不足以挽狂瀾於旣倒。文章之弊，言之痛心，設無此種白話文學，不知道要沉淪到若何境地了。在這個青黃不接的時代，白話文自然容易取而代之。

四、朝廷之摧殘　太祖之時，宋、高不獲令終；文字之獄，周壽昌思益堂日札歷舉過一番。當時文人，能够以壽終的，實在是不可多得。因此潔身自好的，視作官爲危途。這種抑鬱憤悶的心情，自然要藉另一途徑以洩出，這點也是白話文學的一個助手！

五、文學家之提倡　白話文學，見斥於貴族文學界久矣！但是明朝的大文豪，却以時勢的關係，每不惜其精神與才力，批評之，考證之。由王世貞之作金瓶梅，即可以知道小說在當時的地位。明末的金聖嘆且以水滸教子，並且說：「天下文章，無出水滸右者。」又說：「夫古人之才，世不相沿，人不相及，莊周有莊周之才，屈原有屈原之才，降而至施耐庵有施耐庵之才，董解元有董解元之才。」這樣的崇拜，恐怕今天尚不至若是之甚！

由上列五點，那白話文學恐怕有不能不成功的趨勢。眞是天下的事，沒有自天上掉下來的，也沒有不受因果律支配的。

第二節　作品

明代平民文學界的背景，既如上述，那麼，所說的明人小說，都是怎麼的呢？爲眉目清楚計，暫分爲「講史」、「神魔」、「人情」、「擬宋市人小說」及「後來選本」四種，現在分敘於下。

第一目　講史小說

講史小說與史書之分別，端在作者之想像力與創造力。作小說者，不能夠像史書那樣平鋪直敍，事事求實，乃是依據歷史上一段事實，精妙地剪裁出來，然後藉作家的想像力與刱造力，隨意寫出，切不可拘史事太嚴，致傷及精神。所以這一類小說難以見奇，可是他的容易地方，却在乎事實易於收集。

現在將明代講史小說，區分爲兩類：一是故事，置重一人或數人者；二是依據史傳，敘述一代或數國者。前者舉水滸傳作例，後者舉三國演義作例，略述於左：

水滸傳

水滸傳作者與種類，均極複雜。要之不拘作者爲羅爲施，爲施作羅編，或施作羅續。種類不拘爲百十五回，百回，七十回或多少回。其根本資料，在元時已略具雛形。龔聖與爲宋江等三十六人作贊，且云「高如李嵩輩傳寫，士大夫亦不見黜，」足見當時已經很風行。又據元和遺事所載，元曲十九劇之排演，其已街談巷語，毫無足異，雖所傳事實，與今本不同，可是它的大體已就，後人更加剪裁與修正，方綴成巨秩。在起初的時侯，詞句構造，均未盡善，後來屢經刪削，方成今日之通行本。至於那回數之不同，多屬後人以時勢的關係，有意削去，金聖嘆有意削去七十回以後，正如俞仲華有意存蕩冠志一樣。時代既然不同，前人剪裁也就不同，必定要說某爲眞某爲僞，也是無謂的爭執。總之吾人就水滸內中所言，大概是指斥時政之紊，寫出迫人爲盜的情形。至於描寫個人之畢肖，構造筆思之精妙，稱之謂文學上品，也是無可非議的論調！

繼水滸而起的同類小說，有英烈傳、眞英烈傳、精忠全傳、說岳全傳等等，文意俱下。不足以窺水滸的庭堂。

三國志演義

胡適之師云：「三國志演義，不是一個人作的，乃是五百年的演義家共同作品。」吾人由東坡志林、金元雜劇，均足證胡師言之不誤。或曰爲羅貫中作，未免言之未當。三國志演義最大的毛病，就在顧及史事，遺却精神。謝肇淛謂其「太實則近腐」；章學誠謂其「七實三虛，或亂觀

者」，胡適之說他「想像力太少，創造力太薄弱」，而屏諸有價值文學之外。我以爲這些人的批評是對的。拘泥史事，打算讓它有好文學出現，那是勢所不能的一回事。但是三國志演義影響於吾國民衆之深，則遠在他書之上。蓋以所言者多史事，所敬者多忠義。尊劉斥曹，很足滿吾國的尊人君、宗正統的心理。尤其是在異族强大，崇拜武夫的時代，自然也就容易傳播這種書籍。

繼三國演義而起的同類小說，有開闢演義、列國志、西周志、四友傳、前漢、後漢演義、西晉、東晉演義、說唐前傳後傳、隋唐演義。……率皆三國演義之不若，「既拙於措辭，又憚於敘事」。

第二目　神魔小說

吾國宗教上信仰，雖然沒有他國之盛，但是由於自古傳來之神話，通行民間之怪說，以及佛道之混淆，所以在民衆中，此類材料，也就不少。這是神魔小說所以產生的緣故。關於這一類的小說，明代也有極偉大的著作，如四遊記、西遊記、封神傳、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現在舉西遊記爲例。

西遊記流傳在民衆中間，除去了三國演義，在小說界中以它爲最廣。但是民衆中看三國志演義的，每動其忠君愛義之心。鄉語有云：「看三國掉眼淚，替古人躭憂」，足以證明它感人之深。

至若西遊記在民衆中，却以爲它詼諧可愛，並沒有以它爲道或以它爲佛。所以雖然不能够像文學家的那樣觀察，在中間得到一點文學滋味，却也不像和尚道士以爲它是講道談佛的作品。

胡適之師云：「西遊記小說——同水滸、三國一樣——也有了五六百年的演化歷史。」關於這點，胡師在他的西遊記考證中間，已經繁徵博引，勿待贅述。只根據所謂「不是青天白日從空中掉下來的」的原理，即足以證明西遊記的種種傳說，絕非吳承恩一人所作。其筆墨之詼諧，描寫之確切，言有刺諷，於嘲諧中帶出怒罵的神氣，誠爲小說界不可多得之作。

第三目　人情小說

大抵當神魔小說盛行時，記人事者亦突起，其取材猶采市人小說之「銀字兒」，大率爲離合悲歡及發迹變態之事，間雜因果報應，不甚言靈怪。又緣描寫世態，見其炎涼，故謂之「世情書」也。蓋人情小說之作者要在於人情事物，觀察精密，揣測透底，然後運其神妙之筆，表現出來，否則難以見工。關於此類，暫舉金瓶梅作例：

金瓶梅一書，歷來斥爲淫書，禁止售閱。其實不知道禁閱金瓶梅，即可止淫嗎？金瓶梅果係爲宣淫而作的嗎？在我個人的意思看起來，金瓶梅的作者，雖然未必是王世貞，但也必定是明代的大文豪的傑作。觀其「所形容，或條暢，或曲折，或刻露而盡相，或幽伏而含譏，或一時並寫兩面，使

之相形，變幻之情，隨處洞見」，即是寫猥褻之處，亦無不佳處俱在，不是大文豪，能够這樣嗎？至於作者的深意，我們無由窺知，但其痛時事之衰，上下宣淫，驕佚酒色，醜態百出，社會上的種種黑幕，非若是寫不足以盡意思，全書一看，就可以知道。有人初看見這部書，以爲寫西門慶之淫，或有太過的地方，不知道我們即就今日一般富豪立論，他們的淫亂，比諸西門慶該怎樣？家中的黑暗，比諸潘金蓮又該怎樣？在當時社會中，既然有了這種非理性的事情，作者洞見及此，本着指摘社會、指導人生的態度，能够不刻露寫出嗎？比方三百篇中的鄭聲，是淫亂的，可是淫亂的事實，是詩人故意造的嗎？恐怕是社會情形實在是如此吧！在明史上，有陶仲父輩進紅鉛，李牧等獻房中術，驟然均得高官高爵，皇帝尚且若是，尙何責於金瓶梅呢！大凡天下的事情，打算批評它的善惡，與其是空言褒貶，反不如直陳事實，使善惡自見，使爲非作惡的人，或者有了戒心。最怕的是，有惡不給他宣布，若盡情的宣佈出來，廉恥攸關，他或者就可以改過遷善，望而生懼。金瓶梅的作者，有見於此，故將當時情形，畢肖寫出，末了才說到西門慶因慾喪身，潘金蓮等均獲惡報，此蓋「曲終奏雅」，正是這個意思。吾人看這部書的後一部份，自覺酒色害人，不寒而慄，返身向善之心，油然以生，政府禁止它，不知道所爲何來！

金瓶梅之外，明代的人情小說，還有玉嬌李、續金瓶梅、隔簾花影等書，專門的說明報應不爽之理，比較着就無味了。此外尙有玉嬌梨、平山冰燕、好逑傳、鐵花仙史等書，正所謂「大

牽才子佳人之事，而以文雅風流綴其間，功名遇合爲之主，始或乖違，終多如意」的了。

第四目　擬宋市人小說及後來選本

宋市人小說之流，至明末始流行，其中或存舊文，或出新製，若醒世恒言、拍案驚奇等。後來選本，莫過於今古奇觀，亦均是描寫人情的作品。

第三章　明代之貴族文學

本期的貴族文學，實在是沒有多大價值可說的。詩學在唐以後，已經是不能獨自樹立；宋朝的時候，勉强着還有一二個足稱之人；到了明朝，那堪叫作詩人的，又能有誰呢？至於散文，宋朝尚能獨立門戶，自闢堂奧，若明朝則上焉者，以前人爲模式，時或別出新意，究其極亦不脫昔人窠臼；下焉者，剽竊鈔襲，或務艱澀，或飾外華，都是不值得一觀的。

本期的派別，在文學史上很容易給他們分界劃區，大概是元末產生了明初文學，流而爲臺閣體，其弊流爲散冗，遂引起了七子的復古；後來又弄得句模字擬，食古不化，遂發生了王唐之主唐、宋，規矩謹嚴，結果這兩派一起一伏，以至於明亡，影響及於淸人。

第一節　明初的貴族文學

第一目　背景

一、元季文學的趨勢　元末的文學與南北朝末、唐末是不同的。南北朝末的文學是浮豔的，唐末的文學是纖媚的。所以在唐初和宋初，國家初定的時候，一切文學多沿襲前朝，不過經一番新氣象，所產生出來的作品，多半是流麗大方，太平之音。但是稍過時日，此種膚淺文學，一定發生反動。唐之韓愈，宋之歐陽，都是應運而生的產兒。至於明代，却是與前朝不同的。元朝以異族入主中國，承受宋代理學的文章，本來豔麗的就少，加上當代平民文學很發達，如戲曲之類，所以元初和元朝的中葉，貴族文學的作家不多，可是到了元末，天下大亂，一般經學之士，也多留意文章，像吳萊、柳貫、黃溍等人，多是通經大儒，所以他們的文章，大半都是由雅雄贍。明初的作家，如宋濂、王禕、戴良、劉基等人，多是受了吳萊等人的影響，他們也多是經學之士，並且他們文學的養成，在元末而不在明初。所以元末的文學，與明初是沒有多大分別的。

二、漢族光復，舊物後的新精神　在元末的文學中，雖然沒有敢公然反對異族的文學，可是因爲元末政治紊亂，天下滔滔，一時的文章，多含有激昂悲憤的氣概。可是一到了明初，由異族霸佔，得物還本主，由諸端靡亂，得政治清和，時勢所趨，悲憤慷慨之氣，自然一變而爲平正通雅，但是其中的雄邁氣象，尙隨時可以看得出來。

三、太祖摧殘的影響　太祖秉性猜忌刻薄，屢次誅殺大臣：因爲胡惟庸，殺了李善良以下三萬人；因爲藍玉，殺了傅友德以下一萬五千人；高啓受了腰斬，宋濂發往遠方，一時文人，多不獲其善終。加以成祖篡位，殺了方孝孺，使讀書種子爲斷。經過這等的政治的摧殘，文學上一定生了許多變化，所以那種含悲壯的文學，不得不歛迹而日趨於平淡，後來變成了臺閣體，那也是必走的一條途徑！

第二目　特點

一、渾深閎肆

明初的文學，與元季的文學，是沒有多大分別，前文已經說過。所以當時出名的文人，幾幾乎全是氣勢浩大，言論渾樸。史稱劉基氣昌而奇，宋濂渾深演迤，王禕醇樸閎肆。四庫

總目提要說汪廣洋淸剛典重，陶安平正典實，宋訥渾厚醇雅，餘如蘇平仲、史謹等，幾無人不是涵深閎肆，這一方面由於時勢使然，他方面也是出自經術的緣故。

二、無元纖媚習氣

元末的文學，一部份是出自經術的，一部份是世俗上悅耳目的豔麗文字，此種習氣，到了明初，差不多沒有了。

第三目　派別

一、由地域上分　在胡應麟詩藪上說：

「吳中詩派昉於高啓，越中詩派昉於劉基，閩中詩派昉於林鴻，嶺南詩派昉於孫蕡，而江右詩派則昉於劉崧。……」

各詩派中，就中以吳閩兩派，最爲興盛。

二、由文章上分

甲、正統派　此派人的文章，出自經術，在明初最爲上品，一時風氣，率多從之。其長處在能原本經史，雅厚深健。後來王愼中、唐順之等文學，多半與此派互通質息，臺閣體

亦是直接由此派蛻變出來的。現在舉宋濂、劉基兩人，作散文的代表，高啓作詩人的代表。他們的文學足以代表此派，他們的主張也足以與作品符合。

宋濂

1.略傳　宋濂字景濂。先是金華潛溪地方人，後來至濂遷至浦江。濂學於柳貫、黃溍。自少及老，未嘗一日去書。宋史稱他「於學無所不通，爲文醇深演迤，與古作者並。」後來被放而死。著有潛溪前集、潛溪後集、文粹、續文粹等書。

2.見解

A文以載道　文以載道的思想，是古來的傳統的主張。濂於皇明雅頌序文中云：

「今不得爲古，猶古不得爲今也。今古雖不同，人情之發也，人聲之宣也，人文之成也，則同而已矣。……人動乎物有不同也，感則同。趨其同而舍其異，是之謂大同。曷爲知其爲大同，期歸於道焉耳。」

又於徐教授文集序云：

「文之至者，文外無道，道外無文。粲然載於道德仁義之言者，即道也；秩然見諸禮樂行政之具者，即文也。……文至於六經至矣。」

由這兩段文章看起來，在景濂之意，以爲古今之文不得同，但文即是道，道外無文，就「期

歸於道」這點上立論，文尤是古今大同的了。因爲文是載道的，道滿了，文自然而然要流露出來。所以在朱葵山文集序中說：

「文不貴乎能言，而貴於不能不言。……道充於中，事觸於外，而形乎言，不能不成文耳。」

因爲這個原因，學文的時候，就不能不以經爲根本。他在葉夷仲文集序中云：

「昔者先師黃文憲公嘗有言曰：『作文之法以群經爲根本，遷、固二史爲波瀾，根本不蕃，則無以造道之源；波瀾不廣，則無以盡事之變。』舍此二者而爲文，則枯木死灰而已。」

以群經爲根本，以二史爲波瀾，爲濂告人爲文之法，所以那些無本之文，模擬之文，他就要有非議了。在林氏詩序中說：

「王澤旣竭，天下覩大昔作者之盛，始意其文皆由學而成，於是窮日夜之力而竊擬之，言愈工而理愈失，力愈勞而意愈違。……非才之不若古人也，化之者不若而無其本也。」

這就是無本的害處，不知文即是道的害處。

B 詩是緣情託物的　在王氏夢吟卷序中：

「以爲詩者，發乎性情者也，觸物而動，則其機應類隨，自有不容遏者。……」

劉兵部詩集序中又云：

「詩緣情託物者也。……」

所託之物有五：一、天賦超逸之才。二、功。三、良師友。四、吟咏。五、得江山之助。有此五者，則能够發揮性靈；有此五者，方纔可以言詩！

詩既是發乎性情，那麼，性情因人而不同，所以詩也就因之而不同，於林伯恭詩集序說：

「詩，心之聲，聲因於氣，皆隨其人而著形焉。是故凝重之人，其詩典以則；俊逸之人，其詩藻而麗；躁易之人，其詩浮以靡；苛刻之人，其詩峭厲而不平；嚴莊溫雅之人，其詩自然從容而超乎事物之表。」

文學有個性存在，這個見解，他是說得很透澈的。因之那些模擬派的死詩，他是反對的，考場中的刻版派的詩，更是他所排斥的。他在孫伯融詩集序中說：

「自科學之習勝，學者絕不知詩。」

C 文是因地域而不同的　文學因時因地因個性而不同，景濂均道着一點。他於蔣錄事詩集後序中云：

「山林之文，其氣瑟縮而枯槁；臺閣之文，其體絢麗而豐腴。此無他，所處之地有異，而所託之興不同也。」

又於汪右丞詩集序中，亦曾詳述山林、臺閣因地域不同之主張。

D結論　景濂在文學上主張，乃是知道文學因時地人而不同，但就載道上立論，是相同的。他所反對的是模擬古文與科學文字。

劉　基

1.略傳　劉基字伯溫，青田人。佐明太祖定天下，功績很高，封爲誠意伯。史稱其文氣昌而奇，與宋濂並爲一代之宗。遺著有誠意伯文集。

2.見解

A詩須有益於風教　他在照玄上人詩集序中說：

「夫詩何爲而作哉？情發於中而形於言，國風二雅，列於六經，美刺風戒，莫不有裨世教，……詞章云乎哉？」

這可見詩不是爲「哦風月，弄花鳥」而作的，要有益於世道人心，方纔可以。因爲這個原因，天下太平的時候，所產的文學與亂的時候是不一樣的。在項伯高詩序中說：

「言生於心而發爲聲，詩則其聲之成章者也。故世有治亂，而聲有哀樂，相隨以變，皆出乎自然，非有能強之者。」

王詩魯尙書文集序中說：

「言生於心而發氣，氣之盛衰係乎時。……」

又於蘇平仲文集序中說：

「文之盛衰，關時之太否，是故先王以詩觀民風，而知國之興廢，豈苟然哉！」

這是伯溫文學上的主張，以爲詩不可無爲而作，作者自然而然的受環境的束縛。

3. 劉、宋兩家的作品　歷來關於二家作品的批評很多，我們以爲較爲高明的，要算得四庫總目提要所說的。提要上說：

「今觀二家之集，濂文雍容渾穆，如大閑良驥，魚魚雅雅，自中節度，基文神鋒四出，如千金駿足，飛騰飄瞥，驀澗注波，雖極天下之選，而以德以力，則有關矣。」

這種批評，正是因爲宋、劉二人，性質不同，所以產生出來的作品，也就有了不同。

高　啓

1. 略傳　啓字季迪，自號青邱子，吳郡人。爲吳詩派的首領，與楊基、張羽、徐賁稱四傑。年三十九被腰斬。著有吹臺集、缶鳴集、江舘集、鳳臺集、婁江令稿、姑蘇雜詠，明景泰間彙刻爲大全集。爲人警頴力學，尤工於詩，上自漢、魏、盛唐，下至宋、元諸家，無不出入。四庫全書總目，稱其「擬漢、魏似漢、魏，擬六朝似六朝，擬唐似唐，擬宋似宋，……然行世太早，損折太速……故備有古人之格，而不能名啓爲何格。……」大概季廸的詩，超人的地方很多，比較着眉庵的穠纖，靜居的平熟，北郭的拘泥，眞是完壁無瑕，不過喜歡模擬古人，難以見其

本來面目，明代模擬之風，不能不說是季迪的流毒了。

我們知道明初詩界以吳、閩兩派為首，閩派中，十子之首，首推林鴻，就是所說的晉安派之祖。李東陽懷麓堂詩話說「林子鴻鳴盛集專學唐。……」(見鳴盛集)可見在宏正的時候，已經有人不滿意這種模擬的笨方法。此後晉安派守林儀部、高典籍之論，若金科玉律，只弄得「七律如出一手」，此雖然不能以作法於涼，遽相詆斥，但不能不說季迪與鳴盛為作俑之人了。

2. 主張

A 詩發自自然，使不得已而為之　　缶鳴集自序中曾云：

「古人之於詩，不專意而為之也，國風之作，發己性情之不能也，豈以為務哉。……」

婁江吟藁自序亦云：

「竊伏於婁江之濱，以自安甚陋，時登高邱，望江水之東馳，百里而注之海，波濤之所洶歘，煙雲之所杳靄，與夫草木之盛衰，魚鳥之翔詠，凡可以感心而動目者，一發於詩，蓋所以遣憂憤於兩忘，置得展於一笑者，初不計其工不工也。」

這樣說起來，詩是感情蓄中，自然而發的。季迪的主張，誠無大差。所以他的模擬古人，亦就與一般人大不相同。

縱橫派　　這派的文章，也是由元末出來的，與正統派大致一樣，不過正統派的文章，

放之氣不爲這派人罷了。屬於這派的人，在明初也很多，如方孝孺、解縉、王行、王冕、梁潛等。大概這派的文章，多出自性情高傲，才氣淩人的人，不肯爲文人，要爲有益世教而作文的人，其好處在於旗陣光明，擧止磊落，絕不是小家氣象；其壞處或流於孤傲，不得雅正。但是此派人的介意孤行，不入常格，於明代模擬空氣中，眞是別開生面。……關於此派代表，我擧方孝孺和解縉兩個人。

方孝孺

1. 略傳　孝孺字希直，寧海人。長從宋濂學。未視文藝，以明王道、致太平爲己任。性情奔放不群，爲文亦縱橫豪放，毅然自命之氣，時露於筆墨間。後爲成祖所殺，死年四十六。著有遜志齋集。

2. 主張

A 文須出自道，有益於風教　劉氏詩序中云：

「古之詩，其爲用雖不同，然皆本於倫理之正，發於性情之眞，而歸乎禮義之極。……近世之詩，大異於古，工興趣者，超乎形器之外，其弊至於華而不實；務奇巧者，窘乎聲律之中，其弊至於拘而無味。或以簡淡爲高，或以繁艶爲美，要之皆非也。人不能無思也，思而後有言，言之而中理也，則謂之文。文而成音也，則謂之詩。苟出乎道，有益於敎，而不失其法，則可以爲詩矣。於

世教無補，與趨乎極幽閒，聲律極乎精協，簡而止乎數十言，繁而止乎數千言，皆苟而已，何足以為詩哉！」

這眞是文載道、文補世之極端論調！方氏之文學見解，只是三個字：一個是「道」，爲文之所自出；一個是「教」，出後的用處；一個是「法」，作文時的標準。

解縉

1. 略傳　縉字大紳，吉水人。太祖信之；成祖的時候，被陷害身死，年四十。爲文恥觀摹古人，「文無留思，思無乏藻」，任情直抒，「眞一代雄偉俊傑宏博碩大之才」。著有解文毅公文集。

2. 見解

A文以載道　廖自勤文集序中有云：

「充充乎文哉文哉！詩書六藝之文，禮樂法度之文，與凡言語文字之文，著之簡策者，皆可謂之經天緯地之文也。所以維持人心，扶植世教，事事物物各有條理，非苟爲是無用之具而已也。」

這也是傳統的思想。

B學詩之法

a、文質互用，華實得宜　於說詩三則中曾云：

「漢魏質厚於文，六朝華浮於實；在文質之中，得華實之宜，惟唐人爲然。……」

b、除五俗，極三來　於說詩三則中又云：

「學詩先除五俗，後極三來，五俗一曰俗體，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韵，此幼學入門事。三來者，神來，氣來，情來是也。」

第四目　影響

一、包育明朝一代的文學

A、高啓等開後日模擬之風　明代文學模擬之風極盛，開端的人要算是季迪，固然是季迪的文學，模擬中有他相當的價值，可是流弊之甚，使明代文學墮入不堪的境界去了。

B、宋濂等開王守仁派　王守仁的文章，可算得正統的嫡派，後來的王、唐、歸與此派亦極相近，朱右的文學以唐、宋爲宗，創八家之名，更見出歸等主張之來源。

C、陳謨、吳伯宗等開臺閣派　臺閣體是由明初直接發生的，提要說伯宗「雍容典雅，有開國之規模，明一代臺閣之體，實胚胎於此。」說陳謨「文體而潔，詩格春容，則東里淵源，實出於是」。可見伯宗、陳謨的文章，簡直是明初臺閣體了。

D、王燧等開李何一派　王燧的文章，主張復古，主張擬議，以六代三唐爲底子，在當時雖然是卓然特立，可是後來的，不用說有多大了。又如袁凱古體學文選，近體學杜甫的論調，不是與何景明一個鼻孔出氣嗎？

二、直接產生臺閣體　明初的雄壯之音，經過了政治上的摧殘，文學上的演變，漸漸勃勃之氣日沉，典雅之音日盛，遂發生此派的文學。

第二節　永樂後的臺閣體

第一目　背景

一、文學上應用的演變

明初的文學，光明正大，典雅渢樸以外，很帶着悲壯的氣慨，久則生變，受了國家太平的影響，外面的刺激較少，那種慷慨激昂沒有了，只剩下典雅冲澹的文學，是必然的途徑。

二、時勢推移的關係

太祖、成祖摧殘文學之士，使當時的文學種子幾絕，那種創造的精神，壯麗的氣概，自然要減少了不少。況且由永樂以後，經過了八十年的太平，除去一部份的山林文學，遊山玩水外，所有的文學，都帶着富貴和平之氣，渢渢大雅之音。歷來的文學，這種變化都是有的。

第二目　特點

一、平正典雅

論臺閣文學的人，明代很多，大概不出李東陽所說的：「臺閣之文，鋪典章，裨教化，其體蓋典則正大，明而不晦，達而不滯，而惟適於用。」大概這派的文章，多半是講經國王化，要走中和的一條路。雍容平易，明白曉暢，辭句典雅，篇章有法，眞正的貴族的文學，要算臺閣派。說它的好話便是具有富貴福澤氣；說它的壞話，便是臭腐官僚氣，滿紙皇帝仁政，究何足取？

二、流爲膚廓冗長

這種文章，本是太平之音，作得好了能够平正無疵，壞了一定是一堆死墨，滿紙虛架，散漫冗長。這是一定的道理的。臺閣派自從三楊以後，那般根柢稍厚的人，尙能不失大體，

其餘的人，幾乎千篇一律，毫無生氣，冗闒膚廓，物極則變，何、李的反動，是必須要有的。

第三目　本期的代表

本期的文章，不用說，是三楊爲主的，他們的來源是明初陳謨（文體簡緊，詩格舂容）、梁蘭、吳伯宗等輩；他們的同調，是黃淮、倪謙等人。可是本期中，尚有小看規矩，獨任天眞的一派人，如岳正，李東陽稱他「才甚高，獨不屑爲詩，既要平仄，又要對偶，安得許多功夫」云。又如沈周，也是不以字句爲工的。能在臺閣的空氣之中，獨任天眞別樹一幟，我們看明代文學詩也是應該注意的。關於臺閣文學，舉楊東里作代表。

楊士奇

1.略傳　士奇名寓，太和人，與楊榮、楊溥，號三楊。爲文醇粹平正，號臺閣。士奇序畦樂集中所說的，足以知道他的遷守與來源。遺著有東里文集。

2.見解　他在玉雪齋詩集序中有云：

「詩以理性情而約諸正，而推之可考見王政之得失，治道之盛衰。……若天下無事，生民又安，其和平易直之心，發而爲治世之音，則未有加於唐貞觀開元之際也。杜少陵，……李太白，……諸君子清粹典則，天趣自然，讀其詩者，有以見唐之治盛。……余竊有志於斯事。……」

臺閣體至三楊極盛，蓋當時政事清平，自然容易發出「淳龐雍容鑑鎗鏜鎝」之音。「清粹典則」四字，爲東里文學上的希望境界，亦即臺閣體的四字門楣。他的文章，是不求有功但求無過，「雖乏新裁，不失古格」，便是在太平時代，主持數十年文壇的原因。

第四目　李東陽等之改革

臺閣末流，文弊日滋，李東陽改革在前，何、李推翻在後，可是到了王、李的流弊方盛的時候，東陽的文章，又復爲反王、李的所注意。此後明朝的文學，多半是東陽與夢陽兩派的起伏，故東陽的文學，可算得上是總明初以及臺閣等派的文章，往下是引起何、李的反動，爲後來文學界當先鋒的一個人。他的同調有王鏊、吳寬、邵寶、石珤、顧清等人，現以東陽爲代表。

李東陽

1.略傳　東陽號西涯，字賓之，茶陵人。年十八，成進士，爲文典雅流利，自明興以來，宰官領袖文界的，除了東里，即是西涯最有名了。西涯見臺閣體之日流膚淺，奄無生氣，遂起而一洗其陋習，開後日復古之先聲。著有懷麓堂集。

2.主張

A詩與文不同　他的文後稿有云：

「夫文者，言之成章，而詩又其成聲者也。章之爲用，貴乎紀述鋪敍，發揮而藻飾，操縱開闔，惟所欲爲，而必有一定之準。若歌吟詠嘆，流通動蕩之用，則存乎聲，而高下長短之節，亦截乎不可亂，雖律之與度，未始不通，而其規制則判而不合，及乎考得失、施勸戒，用於天下，則各有所宜，而不可偏廢。」

他在滄川詩集序中，亦曾道及此意。此種對散文與詩之別，分的不能算是完善，不過一個主章，一個主聲，所論尚未能厚非。

詩關氣、俗、本人　在赤城詩集序中有云：

「詩之爲物也，大則關氣運，小則因土俗，而實本乎人之心。」

氣運是時的關係，土俗是地域的關係，人之心是作者的個性。此點東陽所解，亦甚高人。因爲這個原因，他對山林、臺閣的分別，與宋濂持同一的見解，在倪文僖公集序中云：

「文一也，而所施異地，故體裁亦隨之。館閣之文，鋪典章，裨道化，其體蓋典則正大，明而不晦，達而不滯，而惟適於用。山林之文，尚志節，遠聲利，其體則淸聳奇峻，滌陳薙冗，以成一家之論。」

更因爲作品因時、地、人而人而不同，所以反對模擬的文學，在鏡川先生詩集序中云：

「今之爲詩者，能軼宋窺唐，已爲極致，兩漢之體，已不復講，而或者又曰必爲唐必爲宋，規

規然俛首跼步，至不敢易一辭出一語，縱使似之，亦不足貴矣，況未必似乎？」

這是斥當時人模擬的話，由這段文章，可以看出東陽有復古的趨勢。後來李、何復古，力排唐、宋，東陽正是過渡人物！更因發展個性的關係，所以他的擬古與別人大不相同，在擬古樂引中：

「或因人命題，或緣事立義，託諸韵語，各爲篇什。長短豐約，惟其所止；徐疾高下，隨所會而爲之。內取達意。外求合律，雖不敢希古作者，庶幾得十一於千百。……」

這是何等的自由！

C.作詩之法

鏡川先生集序有云：

「說者謂詩有別才，非關乎書，詩有別趣，非關乎理，無非讀書之多識理之至，則不能作，必博學以聚乎理，取物以廣夫才，而比之以聲韵，和之以節奏，則其爲辭高可諷，長可詠，近可以述而遠可以傳矣，豈必模某家效某代然後謂之詩哉！」

這是說先須多讀書明理，然後講聲音節奏，方足成詩。又於詩說中說：

「詩貴意，貴遠不貴近，貴淡不貴濃。」

「詩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眼主格，耳主聲。」

「作詩不可以意徇辭，而須以辭達意。」

這些話，亦似乎有相當的價值。

第三節　弘治七子之復古運動

第一目　背景

一、李東陽文體之萎弱

臺閣體弊極的時候，李東陽不能根本改造，只就原體略事改革。實則東陽之文，與三楊極爲近似，四庫提要說：「東陽如衰周弱魯，力不足禦，而典章文物，尚有先王之遺風。」足證東陽的文章，不足以厭當世人心，不過作一番臺閣體的復古運動，因之他門下的李夢陽等人，不獨復明初，還要復到秦、漢，風靡一世，學者宗之。

二、臺閣餘燼，仍據文壇

東陽既不能根本改造當時的文風，一般因襲臺閣之冗散的文學，仍然在當時很有勢力，所以四庫提要說：「明洪永以後，文以平正典雅爲宗，其究漸流於庸膚，庸膚之極，不得不變而求新。」這正是變而求新的時代，所以何、李一舉，天下嚮應。

第二目　特點

一、尙模擬艱深

此派文學最大的毛病，就是喜歡摹擬古人，每每食古不化，更加他故求艱深，因而他們文學雖然初看起來，有若古作，但是細探，則除去聱牙戟口，剽竊古作之外，別無長處。所以在他們方盛的時期，就發生了許多反動。後來王、李等人雖極力辯駁，終不能在明代文學中佔重要的位置，仍不過是些剿襲文字罷了。文學二字，簡直是談不到了。

二、文主秦、漢，詩主盛唐

在先日的文學，並未有這種門戶之爭，到了夢陽等人，必定主持「古文之法亡於韓」，「不讀唐以後書」的論調。夢陽詩中曾以有郭汾陽三字，涉到了唐事，便行刪去！這種矯情的辦法，實在是不應該的。由這麼一來，此後的文學，每每因爲主唐、宋與主秦、漢發生了爭執，且主漢的又有西京、東京之別，這種無謂的紛紜，實在是明代文學界上一個大汚點。

第三目　本期的代表

弘治七子，都屬於這一派，就中以何景明、李夢陽爲主要人物。何、李持論，雖微有不同，他們因模古的問題，尚發生了好大的爭執，實在二人蹊徑略同，不用替他們細分。總之這派文章，在明朝的影響極大，明代文學之爭在此開始，明代文學之衰落亦由於這個原因。現在舉李、何作代表，略述他們的思想。

李夢陽

1. 略傳　夢陽字獻吉，慶陽人。晚年家居，自號空同子。弘治時，宰相李東陽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夢陽獨譏其萎弱，但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非是者弗道。與何景明、徐禎卿、邊貢、朱應登、顧璘、陳沂、鄭善夫、康海、王九思等號十才子，又與景明、禎卿、貢、海、九思、王廷相號七才子，皆卑視一世，而夢陽尤甚。迨嘉清朝，李攀龍、王世貞出，復奉以爲宗，天下推何、李、王、李四大家。著有空同集。

2. 主張

A 模擬　駁何氏論文書云：

「子樀我文曰：『子高處是古人影子耳，其下者已落近代之口。……』短僕者必曰：『李某豈

善文者，但能守古而尺尺寸寸之耳。必如仲默出入由己，乃爲舍筏以登岸。』斯言也，禍子者也！……規矩者，法也，僕之尺尺而寸寸之者，固法也，假令僕竊古之意，盜古之形，剪截古辭以爲文，謂之影子誠可。若以我之情，述今之事，尺寸古法，罔襲其辭。……此奚不可也？故予嘗曰作文如作字，歐虞、顏、柳、筆不同而字同，字不同非字矣。筆不同者何也？肥也，腴也，長也，短也，疏也，密也，故六者勢也，字之體也，非筆之精也，精者何也？應諸心而本諸法者也，不窺其精，不足以爲字，而矧文之能爲！文猶不能爲，而矧道之能爲？』

又答周子書中亦云：

「又謂文必有法式，然後中諧音度，如方圓之於規矩，古人用之，非自作之，實天生之也，今之法式古人，非法式古人也，實物之自則也。」

由這些話看來，夢陽對文，主張法式古人，雖不是抄襲古文，卻要句模字擬，尺寸古人。他的理論，以爲法古人，是法物之則，不是法式古人自身，古人之法，乃是天生，不是人爲。卻不知道今日爲什麼不令天生，偏偏要式法古人，一定去人爲呢？這眞是不可解的事！實則模擬古人，在文學上是一個不可解決的問題。李氏之論，本也有相當的理由，但是爲「物之則」在古人而模擬之，古人之法係天生而擬作之，那就有點矛盾了。孫緒在無用閑談中間所說的，或者就是爲李氏而發，見解極爲高超。

B.詩是發自情以宣志的，情是隨所寓而不同的。他在張生詩序中有云：

「夫詩發之情乎？聲氣其區乎？正變者時乎？」

這是詩發自情的話。又在林公詩序中云：

「夫詩者，人之鑒者也。夫人動之志，必著之言，言斯永，永斯聲，聲斯律，律和而應，聲永而節，言弗睽志，發之以章，而後詩生焉。」

與徐氏論文書中又云：

「夫詩宣志而道和者也。」

這都是宣志的話。又於梅月先生詩序中云：

「情者，動乎遇者也：遇者物也，動者情也，情動則會，心會則契，神契則音，所語隨寓而發者也。」

又於缶音序中說：

「夫詩比興錯雜，假物以神變者也。」

綜合以上的言論，知道詩是內部的感情，遇着物而動，發而爲詩，將內部情感中所含的思想表示出來，這是李氏的主張。

C.斥理詩　在缶音序中云：

「宋人主理不主調，於是唐調亦亡。……宋人主理作理語，於是薄風雲月露，一切剷除不爲，

又作詩話教人，人不復知詩矣，詩何嘗無理，若專作理語，何不作文而詩爲耶？」

D.論約該 在論學中云：

「夫文者，隨事變化，錯理以成章者也，不必約，太約傷肉；不必該，太該傷骨。夫經史體殊：經主約，史主該。……自檀弓文極之論興，而天下好古之士，惑於是，惟約之務，爲湔洗，爲聱牙，爲剜剔，使觀者知所事，而不知所以事，無由彷彿其形容。西京之後，作者無聞矣。」

這種論調，深爲得平。李氏對於刻苦求古，故求艱深的，甚以爲不必。他以爲文當就事論事，隨寓而變化，要錯理以成文章，一味求古，那就是「使觀者知所事，而不知所以事」，豈不是無用了嗎？他又於論七中說：

「枚氏七，非心於七也。文渙而成七，後之作者，無七而必七，然皆俳語也。」

這個「渙而成七」，却是作文的應有的精神。無有故有，那是李氏不主張的。由這段文章看來，夢陽是很開明的，不是拘泥古法的。可惜這種見解，在他集中不可多得，他的作品，也不是本着這個主張作出來的。不主張艱深，作出文來却故意求艱深；「渙然成七」，作出詩來，却偏要學古人，句摹字擬，食古不化，還有什麼可說的。所以他除了造成一派模擬文學而外，對於後人，幾無有其他的影響。

何景明

1. 略傳　景明字仲默，號大復，信陽人。與李夢陽倡古文，死年三十九。史稱「夢陽主模仿，景明則主刱造，各樹以堅壘不相下。……說者謂景明之才本遜夢陽，而其秀逸隱稱，視夢陽反爲過之。」實則夢陽、景明，持論雖殊，景明所言，較夢陽爲具有特殊精神。但是說到他們的作品，夢陽只作到句模字擬，景明稍較夢陽寬緩，故人稱他秀逸。四庫總目說他「模擬蹊徑，二人所知略同」，足見景明更是能言不能行了。

2. 主張

A. 以有求似　於與李空同論詩書中說：

「空同子刻意古範，鑄形宿鏌，而獨守尺寸，僕則願富於材積，欲會神情，臨景構結，不仿形迹。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以有求似，僕之愚也。」

這個「以有求似」的見解，本也是求似古人，不過方法上較爲特別。他的主張，說來亦極有道理，他所斥李空同的，亦極中肯綮。他主張先有材料，將材料運化了，再作出來，自然減少空同食古不化的毛病。兩個人主張不同在這，作品的分別亦在這。他在本文中又說：

「今爲詩不推類極變，開其未發，泥其擬議之迹，以成神聖之功，徒叙其已陳，修飾成文，稍離舊本，便自杌楻。如小兒倚物能行，獨趨顛仆。雖由此即曹、劉，即阮、陸，即李、杜，且亦何益於道化也。」

B.詩不傳的原因　梅叟序說詩不傳的原因有二：

「稱學爲理者，比之曲藝小道而不屑爲，遂亡其辭；其爲之者，率牽於時好，而莫知上達，遂亡其意。辭意並亡，而斯道廢矣！故學之者，苟非好古而篤信，弗有成也。」

詩不傳的原因，一是一般理學家，一是一般逐時好的。一個亡乎辭，一個亡乎意，當時有了這種情形，逼得景明要復古。所以又說：

「故景明學歌行近體，有取於二家〔指李、杜〕，旁及初唐盛唐諸人，而古作必從漢、魏求之。」

這是他的不得已的苦心！

第四目　本期的反動

本期的文學，以模擬爲事，當然難以產生眞文學。所以在當時遇見阻力，在詩的方面，有薛蕙的淸削婉約，高叔嗣的擺脫窠臼，自抒性情，又有楊愼的含吐六朝，獨立門戶；在文的方面，有王守仁的繼軌宋濂，平實說理，復有王愼中與唐順之的力主歐、曾，演迤詳贍，均能獨標一時。其中尤以王、唐於後代的影響極大。此後的明文，一部份是何、李，一部份是王、唐，此興彼仆，各不相讓，明朝後半的文學，誠不足觀了。現在舉楊愼、王守仁、王愼中三人代表此期的反動運動。

楊　愼

1.略傳（愼字用修，號升庵，新都人，著有升庵集。文章華麗，詩含吐六朝，在李何窒塞艱深的時代，能獨立門戶，亦屬不易。

2.主張

A.讚美六朝　在五言律祖序中說：

「五言肇於風雅，儷律起於漢京，遊女行露，已見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是五言起於成周也。北風南枝，方偶不惑，紅紛素手，彩色相宜。是儷句本於西漢也，豈得云切響浮聲，興於梁代，平頭上尾，創自唐年乎？」

升庵文章，留意六朝，故主張亦多爲六朝掩護，此言儷語起自西京，亦是這個意思。又於選詩外編序中云：

「詩自黃初正始之後，……蓋緣情綺靡之說勝，而溫柔敦厚之意荒矣，大雅君子宜無所取。然以藝論之，杜陵詩宗也，固已賞已。夫人之清新俊逸，而戒後生之指點流傳，乃知六代之作，其旨趣雖不足以影響大雅，而其體裁，實景雲垂拱之先驅，天寶開元之濫觴也，獨可以少乎哉？」

又於選詩拾遺序中說：

「漢代之音可以則，魏代之音可以誦，江左之音可以觀，雖則流列參差，散偶昕分，音節尺度

粲如也。有唐諸子效法於斯，所材於斯，味者顧或尊唐而卑六代，是以枝笑幹，從潘非淵也。而可乎哉？」

六朝文麗，是大家知道的，不過後代人每斥其浮聲儷句，不重視它，明朝文人尊六朝的很少，敢明目張膽主張六朝的更少，升庵獨說六朝未可厚非，稱它「音節尺度，粲如也」！且發明唐代文學出六朝，的是饒有見地。我們由升庵文章亦可以看出他尊重六朝的成績，這也是由主張去考察個人文學的一個好證明！但他雖主六朝，却不贊成四六，他在群公四六序中曾說：「嗚呼四六之文，於文爲末品也」。足證他的見解。

B.詩是由情感物而發的，隨人隨時而變遷的　在李前渠詩引中曾云：

「六情靜於中，萬物盪於外，情緣物而動，物感情而遷，是發諸性情而協於律呂，非先協呂律而後發性情也。以玆知人人有詩，代代有詩。古之詩也，一出於性情，後之詩也，必潤以問學。性情之感異衷，故詩有邪有正，問學之功殊等，故詩有拙有工，皆在乎其人也。或政遇醇和，則賡繹乎昉鑾，時値窊黷，則勞苦形於詠謠，皆復關乎其時也。」

這種見解，是明人的老生常談，並沒有什麼希奇的。

C.論繁簡　在論文中有一段說：

「繁有美惡，簡有美惡，難有美惡，易有美惡，惟求其美而已。……論文者當辨其美惡，而不

當以繁簡難易也。」

升庵是主六朝的，故講形式，專以美惡定文之標準，似乎以美的眼光來批評文章，而不以世道人心來批評的。

王守仁

1.略傳　守仁字伯安，餘姚地方人。理學自成一派。嘗曰：「學如韓、柳，不過文人；辭如李、杜，不過詩人；惟志心性之學，以閔顏爲期者，乃人間第一德業也。」但是他的詩文雄健有光彩，係來自宋濂，對於明文影響也很大。在明代中，不能以他是理學家，在文學史就不佔一個位置。

2.主張　在重刊文章軌範序中說：

「夫自百家之言興，而後有六經，自學業之習起，而後有所謂古文。古文之去六經遠矣，由古文而學業，又加遠焉。士君子有志聖賢之學，而專求之於學業，何啻千里？」

這是斥學業的言論。又與任節夫書中說：

「凡作文惟務道其心中之實，達意而止，不必過求彫刻，所謂修辭立誠者也。」

又他的徒弟德珙也曾說：

「先生嘗語學者曰：『……文不可以僞爲。』」

「道心之實，達意而止」的主張，自然產出平易通正的陽明文學！

王愼中

1. 略傳　愼中字道思，號遵巖，後號南江，晉江地方人。初爲文主秦、漢，謂東京以下無可取。後悟歐、曾作文的法子，乃一意師仿，尤其是得力於曾鞏。唐順之初不服，後乃從之。稱曰王、唐。與唐順之、趙時春、熊過、任翰、陳束、李開先、呂高，號嘉靖八才子。後來李攀龍、王世貞力排其說，遂形成了兩大派。大概何、李的全力，多用在詩上，若古文嘗主秦、漢，不過竊取面皃，反不如晉江尊宋，能以「布置開闔，首尾該貫，曲折關鍵，紆徐自得。」李、王主何，李排王、唐，終於屈於有光的緣故，也是這個道理。

2. 主張

A. 論曾、歐　王氏是尊曾、歐的，所以對二家的文章極端推贊，在曾南豐文粹序說：

「由兩漢而下，莫盛於有宋，宋慶歷、嘉祐之間，而傑然自名其家者，南豐曾氏也。觀其書，知其於爲文，良有意乎折中諸子之同異，會通於聖人之旨，以反溺去蔽，而思出於道德，信乎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不醇不該之蔽，亦已出矣。」

又與華鳴山書中有云：

「僕嘗爰歐陽六一所作，釋唯儼祕演，梅聖兪詩集內制集，數序感慨曲折，極有司馬子長之

致，昌黎無之也。嘗有意學之，而才力沉趨，終不相近。」

由這段文章，知道他對曾、歐的尊崇了。

B. 求合古　與江午坡書云：

「〔自稱〕其作爲文字法度規矩，一不敢背於古，而卒歸於自爲其言。……」

與林觀頤書中說：

「僕所爲文，求合乎古而已。初不求時人之知也！……所爲古文者，非取其文辭不類於世，其道乃古之道也。」

這就是遵巖對文學的態度。

第四節　嘉靖七子之復李何運動

第一目　背景

甲、何、李之氣燄未倒

何、李的文學，雖然經過了王、唐的反動，不過仍然風靡一世。李攀龍輩接踵而起，遂使變本加厲，句模字擬，文學之壞，不堪言狀。

乙、王、唐等勢力薄弱

王、唐等雖然別樹一幟，不過他們的勢力單微，不足以盛行，致使何、李未死之灰復燃。

第二目　本期的代表

本期的人數極多，出名的，就是所說的後七子。他們的作品，一言以蔽之曰：模擬。並且他們模擬的技術，反不若前七子高人一點，簡直是像臨畫粉本，書摹法帖一樣，「求一毫之似，幸半體之同」，稍有一點皮毛相似，便高興得了不得。難怪人家要說七子詞調，往往如出一人。朱錫鬯說于鱗樂府無異於安漢公金縢大誥，文中子之續經，思想起來，實不是過分的話！

李攀龍

1.略傳　攀龍字于鱗，歷城地方人。初與李光芳、謝榛、吳維岳、王世貞、宗臣、梁有譽輩倡詩社，稱七子。後世貞與于鱗獨馳名，史稱（見明文苑傳三李氏本傳）：「其持論謂文自西京，詩自天寶而下，俱無足觀。……其爲詩務以聲調勝，所擬樂府或更古數字爲己作，文則聱

牙戟口，讀者至不終篇。」王世貞作李于鱗先生傳，則稱之爲：「擬議成變日新富有，今夫尙書莊左氏檀弓考工司馬，其成言班如也，德則淼如也，吾摭具華而裁其衷，琢字成辭，屬辭成一篇，以求富於古之作者而已。」由世貞作傳的話看來，李、王的文學，不用細看，我們就可知道眞面目。蓋于鱗文學的毛病，初看起來「雄俊高古」，細讀起來，又覺得千篇一律，雷同古人，並且每每撕裂古人字句，强作己出，更是不足觀的事。胡元瑞說：「献吉學杜，步趨形骸。……于鱗擬古，割裂餖飣。」論二家的毛病，頗中肯綮。

2. 主張　在古樂府中曾云：

「是故必有以當其無有擬之用，則雖奇而有所不用也。易曰，擬議以成其變化，日新之謂盛德，不可與言詩乎哉？」

名之曰擬議以變化，實則句模字擬，抄襲古人罷了，那裏談得上變化！

王世貞

1. 略傳，世貞字元美，太倉地方人。早年主張文必西漢，詩必盛唐，與李攀龍等互通聲息。集中後五子、廣五子、續五子、末五子，均世貞文友，自號鳳洲，又號弇州山人。晚年甚悟前非，留意蘇文，曾云：「余作藝苑巵言，時年未四十，方與于鱗輩是古非今此長彼短，未爲定論，至於戲學世說，比擬形似，既不切當，又傷儇薄。行州已久，不能復秘，姑隨事改正，勿

令多誤後人而已。」可見世貞前後主張不同。「比擬形似，既不切當，又傷儇薄」，正是自己的口供，正是當時模擬的毛病。當時發生了歸震川的反動，是應該的。但是明代文人的著作，以世貞爲最豐富，他對於後來的影響亦極大。艾南英曾說：「後生小子，不必讀書，不必作文，但架上有前後四部稿，每遇應酬，頃刻裁割，便可成篇！」可見世貞等剽竊班、馬、李、杜。後輩又剽竊世貞，其流弊之深，可以想見了。

2. 主張

A. 文章九命說　在藝苑卮言說部中曾說：

> 「古人云，詩能窮人，究其質情，誠有合者。……戲爲文章九命，一曰貧窮，二曰忌異，三曰玷缺，四曰偃蹇，五曰流竄，六曰刑辱，七曰夭折，八曰無終，九曰無後。」

這是世貞認爲發生詩的機會，也是文學種類不同的原因。世貞對於當代文人及古來文章，多有批評，其中可供寶貴的很多。但他對文學上的見解，除主張模擬外，並無什麼高見可供參考。

第三目　本期的反動

此期的作者，最有名望的份子，當然是歸有光。有光沿明初的正統派和後來的王守仁、唐順之等，造成此派的文學，雖各人主張不同，大概尙屬同歸一宗。明朝弘治、嘉靖以來，文學界中首屈一指的，不能不推有光。有光的文學，對於清文的影響也很大，要算明代一個突出的作者。

歸有光㊀

1. 略傳　有光字熙甫，崑山地方人。爲古文，好太史公。時王世貞主文壇，有光詆之，目之爲庸妄人。世貞初不服，後作歸太僕贊：「先生於古文詞，雖出自史漢，而大較折衷於昌黎、廬陵，當其所得意沛如也，不事彫飾而自有風味。……」此固自悔之言，亦屬和平之論。蓋歸氏名曰尊史遷，實時緣韓、歐而來，所謂「千載有公，繼韓、歐陽」大致是不差的。有光與胡友信齊名，世稱曰歸、胡。明代擧子，最有名的，前邊是王鏊、唐順之，後邊是歸震川、胡思源，可見明代擧業是與淸不同的。

2. 主張

A. 文以形道　在雍里先生文集序中說：

「以爲文者，道之所形也，道形而爲文，其言適於道稱。……」

「言與道稱」爲有光文的主張。

B.詩出自情　在沈次谷先生詩序：

「夫詩之道，豈易然哉！孔子論集，必放鄭衛之聲，今世乃惟知追章琢句，模擬剽竊，淫哇浮艷之爲工，而不知其所爲，故一生爲之，徑爲孔子所放而已！……夫詩者，出於情而已矣。

由這段文章看來，主張詩出於情。那麼，古今之情無不同，後來爲什麼無詩？正是因爲剽竊古人，不露眞情的緣故。有光這種見解，讀者應當留意，無怪世貞要俯首聽命了。

第五節　明末的創造文學

第一目　背景

一、何、李、王、李與王、唐、歸、胡之爭

兩派的文學，到了這個時期，都成了強弩之末，雖所摹的人不一，但其爲摹則一。不拘主張秦、漢的，或是主張唐、宋八家的，完全是因襲成風，毫無創造的精神。物極必反，當

然要有反動了。

二、政治的影響

到了這個時期，明代的政治，已經腐敗不堪，執朝政的人，多半目不識丁，文學之士，多在山林。文人受了這樣的刺激，不能不用內裏的積憤，散而爲外面的文學，所以徐渭的豪放不羈，倡之於先，公安三袁告成於後，可惜流爲粗鄙，不能延此派的生命。

第二目　特點

一、打破一切主漢主唐之舊思想

主漢主唐，在此派看來，統是不對的。他們以爲今人有今人的文學，古人有古人的文學，今之不能爲古，猶古之不能爲今。

二、打破傳統的摹擬風氣

抱着時有今古，非文有今古的觀念，當然不主張摹擬了。

第三目　代表人物

徐　渭

1.略傳　渭字文長，山陰人，性豪放不拘小節。袁宏道說他「無之而不奇」，實則有明一代文學多是因襲的，只有文長有創造精神和平民文學的眼光。他的主張，我們應該特別留神。

2.主張

A.打破復古觀念　在他論中四一文中曾說：

「夫詞其始也，而貴於詞者曰興也，故詞一也。古之字於詞者如彼而人興，今之字於詞者如此而人亦興，興一也而字二耳。興一而字二者，古字艱，艱生解，解生易，易生不古矣！不古者俗矣！古句彌難，難生解，解生多，多又生多，多生不古，不古生不勁矣！是時便然也，非可不然而故然之也，興不興不係也。……今操此者，不務此之興，而急彼之不興，此何異奪葛裘以取溫涼，而取溫涼於獸皮也，木葉也，曰爲古也，惑亦甚矣。……今之爲詞敘吏者，古銜如彼則今銜必彼也，而敘地者，古名如彼，今名必彼也，其他靡不然，而乃忘其彼之古者，即我之今也，慕古而反其所以爲眞古者，則惑之甚也！……」

這是何等的高人的見解！正是古有古文，今有今文的話。徐氏認興不興無關古今，有關古今

的是文之形式。在某一個時代，那一種文章能使人與，那就算眞正文學。那些倡復古論的人，直是求溫凉於獸皮木葉，慕古而忘其所以爲古，這種明白歷史關係，有點進化觀念的言論，古今來的著者，眞是難得。後來顧炎武作古文十弊，多取自文長此說，可是近代講古代文學的，多輕視這篇文章，眞是不解的事！我以爲此文比顧氏的古文十弊，價值要高得多。

B.排斥模仿的文章　在葉子肅詩序中說：

「人有學爲鳥言者，其音則鳥也，而性則人也；鳥有學爲人言者，其音則人也，而性則鳥也：此可以定人與鳥之衡哉！今之爲詩者，何以異於是。不出於己之所自得，而徒竊於人之所嘗言，曰某篇是某處，某篇則否；某句似某人，某句則否：此雖極工逼肖，而亦不免鳥之爲人言矣！」

這罵得何等痛快！排斥模擬的人，雖然很多，但像這樣簡捷的，卻不可多得。模仿的文學，雖有工拙，但不是鳥學人言的，又有誰呢？文長眞是有創造精神者！

C.痛詆當時互爭的無味　在論中四文裏又說：

「如詞而徒與於人口者也，取與於人耳者也，取與於人目者也，而直於求溫凉於獸與木也。而以爲古者，則考亦莫敝於今矣！何者？悉襲也，悉勦也，悉潦也，一其奴而百其役也。其最下者，又悉朦也，悉刖也，悉自雷也，悉求唐子而不出域也，悉靑州之藥丸子也。語之其所合者，則欣然；語之其所不合與不知者，不笑則詘且怒矣。」

這是說當時之人，或主六朝，或主漢魏，或主西京，或言初唐，或言盛唐。……自立門戶，各執己說，在文長看來，統是一場糊塗，統是求溫凉於獸木。五十步的一百步的，還不是統統是青州的藥丸子，都是無價值的，而偏要爭執，眞是萬愚之至！

D. 文長之詩本自情說　在肖甫詩序中說：

「古人之詩本乎情，非設以爲之者也，是以有詩而無詩人。迨於後世，則有詩人矣：乞詩之目，多至不可勝應；而詩之格，亦多至不可勝品。然其於詩，類皆本無是情，而設情以爲之。……」

無情爲詩，正是僞的，所以眞情的那才是好詩。由這個原因，文長樂府主張歌謠，很以爲平民中有好文學存在。他在奉師季書中說：

「然樂府蓋取民俗之謠，正與古國風一類。今之南北東西雖殊方，而婦女兒童，耕夫舟子，塞曲征吟，市歌巷引，若所謂竹枝詞，無不皆然。此眞天機自動，觸物發聲，以啓發下段欲寫之情，默會亦自有妙處，決不可以意義說者。」

這種重視歌謠，在明代文壇思想中，也是特別的有力。

袁宏道

1. 略傳　宏道字中郎，公安人。與兄宗道、弟中道，俱有才名，稱三袁。宗道在王、李說盛行的時候，主白樂天、蘇軾，宏道益矯以淸新輕俊，詩文主妙悟，學者目爲公安體。但是時戲謔

嘲笑，間雜俚語，後鍾譚矯以幽深，亦是應有的反動。

2.主張

A.斥模擬雷同　在敍小修詩中說：

「蓋詩文至近代而卑極矣！文則必欲準於秦、漢，詩則必欲準於盛唐。……曾不知文準秦、漢矣，秦、漢人曷嘗字字學六經歟？詩準盛唐矣，盛唐人曷嘗字字學漢、魏歟？秦、漢而學六經，豈復有秦、漢之文？盛唐而學漢、魏，豈復有盛唐詩？惟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所以可貴，原不可以優劣論也。」

又於雪濤閣詩集序云：

「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時使之也。……夫古有古之時，今有今之時，襲古人言語之迹而冒以爲古，是處嚴冬而襲夏之葛者也。」

這個今古關係，中郎是講得很清楚的。後代所說的今之不能爲兩漢，猶兩漢之不能爲今的話，是受了這個話的影響的。這個思想，大概宏道得自文長，他曾爲文長作序，說他奇，他二人的主張，又大部份是一致的，所以我猜想宏道是受文長影響的。他在他與邱長孺書中曾說：

「夫詩之氣，一代減一代，故古也厚，今也薄。詩之奇之妙之工之無所不極，一代盛一代，故古有不盡之情，今無不寫之情，然則古何必高，今何必卑哉？」

這種打破尊古觀念的話，也是與文長有相同的見解。他曾說「夫以後視今，今猶古也。」這更是不迷信古代的話。

B. 明代眞文學當求諸野　在敘小修詩文中，他又說：

「故吾謂今之詩文不傳矣，其萬一傳者，或今閭閻婦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類，猶是無聞無識眞人所作，故多眞聲，不效顰於漢、魏，不學步於盛唐，任性而發，尚能通於人之喜怒哀樂，嗜好情慾，是可喜也。」

文失而求諸野，也似乎同文長所說有些牽連，我們似乎可以說，公安派的先聲是徐文長！

第四目　此派的反動

公安體流爲粗俗，於是鍾惺、譚元春，打算救以幽深，終以才短學薄，流入孤僻的路，不足以張先軍。

鍾惺

1. 略傳　惺字伯敬，號起谷，竟陵人。自從袁宏道倡淸眞矯王、李後，惺復矯公安而爲幽深孤峭，與譚元春唱和，稱竟陵體，但以學不甚富，見解多僻，識者笑之。

2. 主張

A. 詩主性情　在簡遠堂近詩序中說：

「詩，情物也，其體好逸，勞則否；其地喜淨，穢則否；其境取幽，雜則否，其味宜澹，濃則否；其遊止貴曠，拘則否。之數者，獨其心乎哉？」

逸、淨、幽、澹、曠五字爲竟陵體的門楣，在陪郎草序中說：

「夫詩，道性情者也。」

又詩論中說：

「詩，活物也。」

這都是詩主情性的說法。

第六節　明將亡的時候文學之歸結

第一目　背景

一、時勢混亂

在滿兵入主的時候，一時忠義之士，多用力於救國一途，無暇兼顧文學。有一二斷簡單

篇，每含悲壯之音，但是亂得像沙，無法定其派別。

乙、經過公安、竟陵，復古運動又起

竟陵不足以救公安之失，遂引起一二文學之士作復古的運動，有如迴光返照，對何、李與歸、胡二派，又重描一筆，添了最後一幕，明朝文學於焉告結。

第二目　派別

明末有了三個文社，一是豫章，一是幾、復兩社。幾、復主何、李、王、李，豫章則主王唐、歸、胡。

陳子龍

1. 略傳　子龍字臥子，幾社首領，為文主何大復。
2. 主張

「蓋詩之為道，不必專意同，亦不必強求其異，既生古人之後，其體格之雅，音調之美，此前哲之所已備，無可獨造者也。」

這可見他不是反對模擬古人的，他對於明人的文章，多有討論，所推許的只一個何大復。他

說：「大復奕奕，頗能潔秀，而張篇廢響，極于不免。」王漁洋說他遠尊王右丞，近學何大復，大概是對的。

艾南英

1. 略傳　南英字千子，東鄉人。創豫章社，爲文奉震川，與章世純、羅萬藻、陳際春四人相表裏，專以擬王、李爲己任。後來錢牧齋繼其說，入淸爲一派文學；與千子同時的有張溥者，主王、李。入淸，吳梅村繼之亦成一派別。

2. 主張

主韓、柳　在與陳人中論文書中說：

「存其文以冗于吾文，獨存其神氣耳。役秦、漢之神氣而御之者，舍韓、柳奚由？譬之於山，秦、漢則蓬山絕島也，去今既遠，猶之有大海涵之也，則必借舟楫專而後能至。夫韓、柳之文，吾人之文所由以至於秦、漢之舟楫　。……若乃王、李之文，……決裂以爲體，餖飣以爲詞，盡去自宋以來開闔首尾經緯錯綜之法，而別爲一種臃腫窘澀浮蕩之文，其氣雜而不屬，其意卑，其語澀，乃眞無法之至者。」

拿韓、柳作升秦、漢的階梯，有光時代已有此傾向，後來淸之桐城，竟本之以成一大派別，可見其影響之大了。

中國文學源流略圖

凡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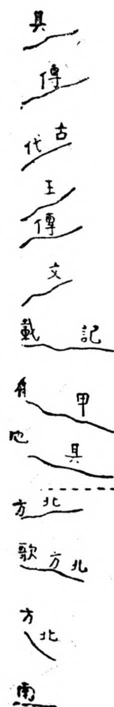
甲本圖根據中國詩文可歌與不可歌雙軌進行把文學分成兩大類可歌的畫在虛綫下面不可歌的畫在上面

乙本圖把各時代文學分成主流與支流主流用紅色支流用藍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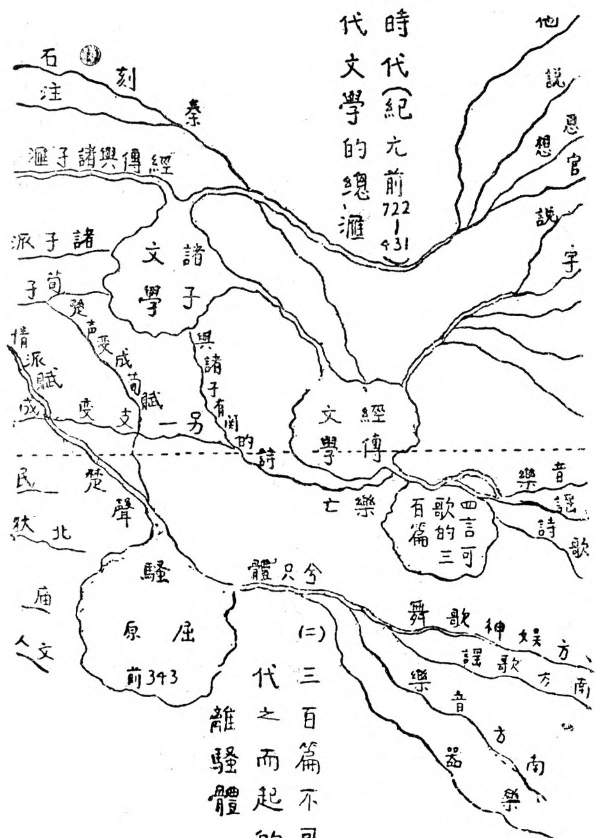
丙本圖將文學時代與代表人物均摘要記出

(一)紀元前二〇〇〇年左右

(一)純文藝的作品是自然發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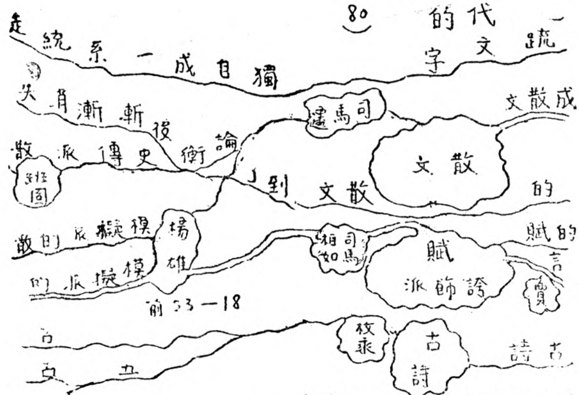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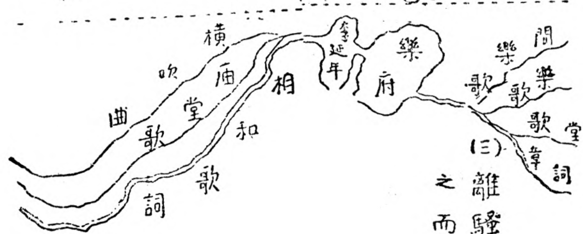
(二)春秋時代(紀元前722—431)是古代文學的總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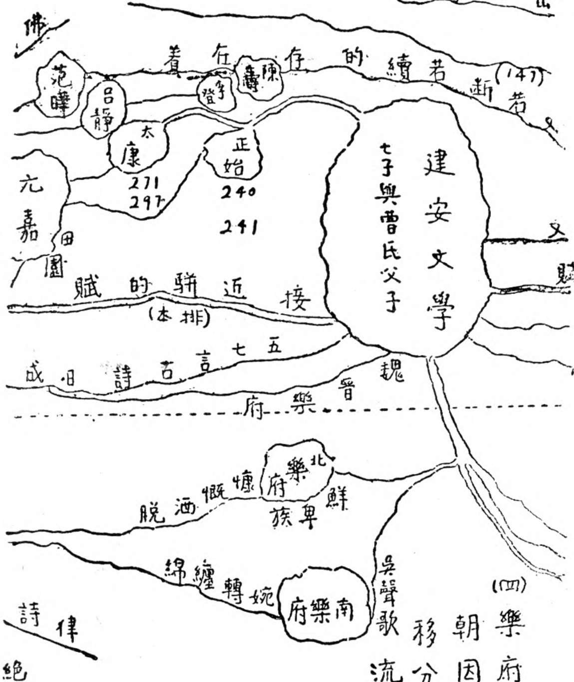
(二)三百篇不可歌代之而起的是離騷體

(三)漢武時代文字是駢散的分水嶺（前140—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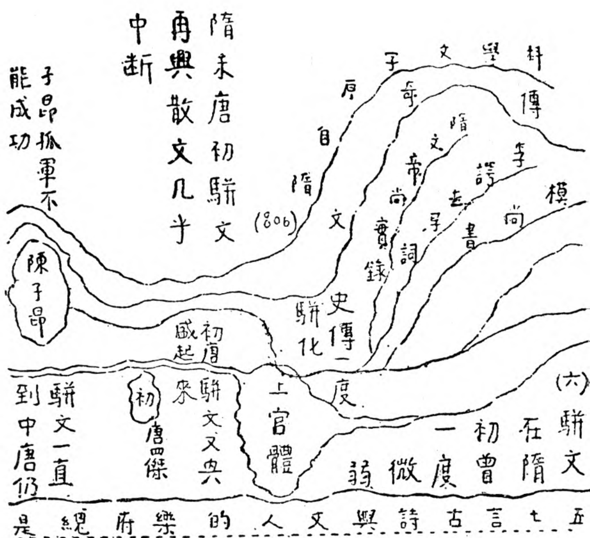
(三)離騷不可歌了代之而起的是樂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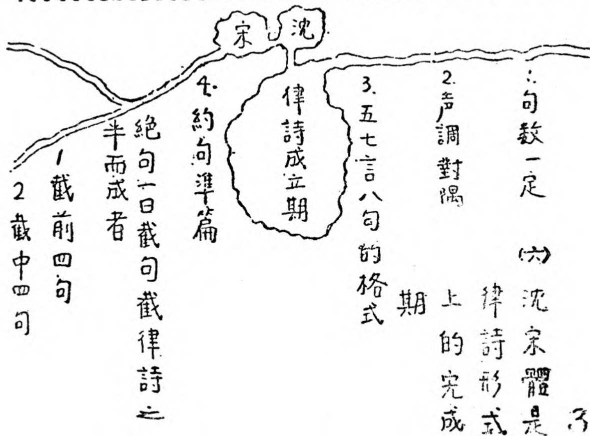


(五)
南朝末期(紀元五五〇年)是駢文全盛期

(五)
律詩是應運而生的樂府不可歌了把佔有樂府的地位

來的神怪小說
梵唄
佛的語錄文
的變文
佛經譯本
史傳文
鳩摩羅什
沈約
聲律的音
山水
謝
陶
宮體
徐陵
(六朝文)
四六文
聲韻學
軍另成一個系統
古詩混入律詩內
樂府歌調混入律詩內
在起娼是可歌的
句與聯句
律詩發軔期


隋末唐初駢文再興散文几乎中斷
子昂抓軍不能成功
陳子昂
自隋文
(806)
隋文帝尚實錄
去浮詞
尚書
史傳一度駢化
初唐盛起來
上官體
初唐四傑
駢文又興
駢文一直到中唐仍
(六)
駢文在隋初曾一度微弱
五七言古詩興文人的樂府總是


沈
宋
律詩成立期
1.句數一定
2.声調對隅
3.五七言八句的格式
4.約句準篇
絕句一日截句截律詩之半而成者
1截前四句
2截中四句
(六)
沈宋體是律詩形式上的完成期
3

唐代考試制度完成

(八) 化駢為散去浮尚實漸成風氣

唐代科舉以文字側重詩賦

(九) 韓愈是一個古文的宣傳家從陳言

傳奇自成一個系統以別古文

韓柳

元結

駢文衰而

古詩興

李白

杜甫

律詩 開元天寶間全盛期

長律

不失為文章的主力

自成一系統

排律

1 排偶對比

2 聲和律整

絕句

3 截後四句

4 截前後兩句

長短不一的句子

當時的音樂

詞由絕句變來的

側豔的詞

張志和

(七) 律詩句法太整齊不宜於入樂

(八) 詞是詩之餘律詩不可歌了代

(十一)

務去上說古文運動不是復古乃是革新

古文復興期

(十)駢文

到了五代宋初曾又復興一次

宋代王安石當國

有了歐陽三蘇曾王古文基礎才行奠定

科學文打改

古文昌而後起無人

宋代小說變了

散文走入危途

宋死

文人樂府

西崑體

此

樂府律詩到了宋代又走

古詩是絕

李商隱

晚唐詩

白居易

韋莊

馮延己

李

情感派

—910

花間派

溫庭筠

花艷的詞綺

之而起的是艷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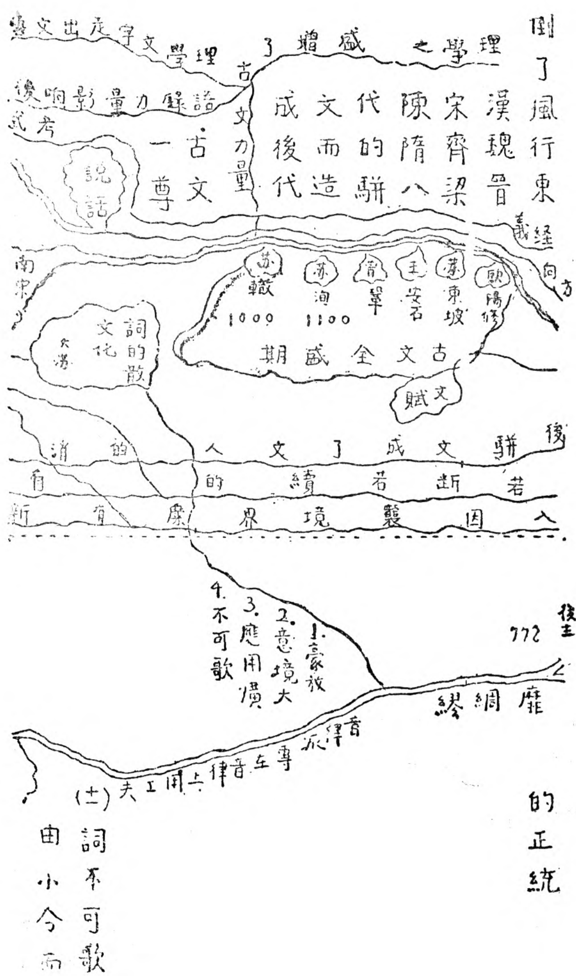
(九)音樂與文字再混合起來

1. 內容簡單

2 綺語艷歌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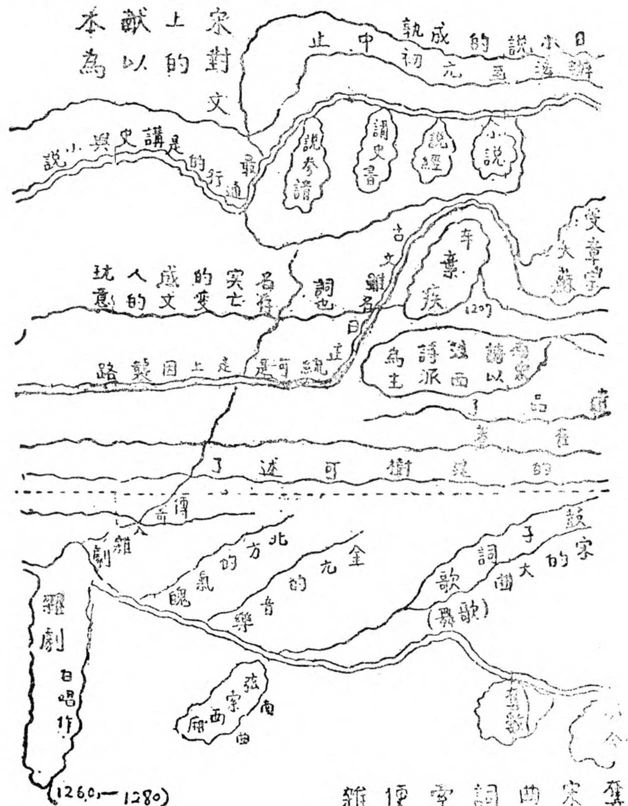
(十)詞由詩餘升成的純文藝



倒了風行東
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八代的駢文而造成後代
古文力量
古文一尊
理學之盛增了
理學
語錄力量影響
說話
經義
方向
南宋
蘇轍
蘇洵
曾鞏
王安石
蘇東坡
歐陽修
1000
1100
古文全盛期
文賦
詞的散文化
後駢文成了文人的
若斷若續的
入因襲境界
1. 豪放
2. 意境大
3. 應用慣
4. 不可歌
後主
772
靡綢繆
音律派
專在音律上用工夫
(十一) 詞不可歌
由小令而
的正統

(十二)

南宋對文學上的貢獻以話本為最



套數加上宋代的大曲及鼓子詞變成弦索西廂三便便是大雜劇了

(十三)

元初各種文學都受了異族的壓迫一時銷沉下去

(1314)

四書命題宋朱注

再行科舉

元代小說的成就是講史與擬話本

古文雖然維持名義但都是因襲前

樂府古詩律詩小詞四種文字同樣

南曲源於宋

皇帝的提唱

文人的愛好

白樸

王實甫

馬東籬

關漢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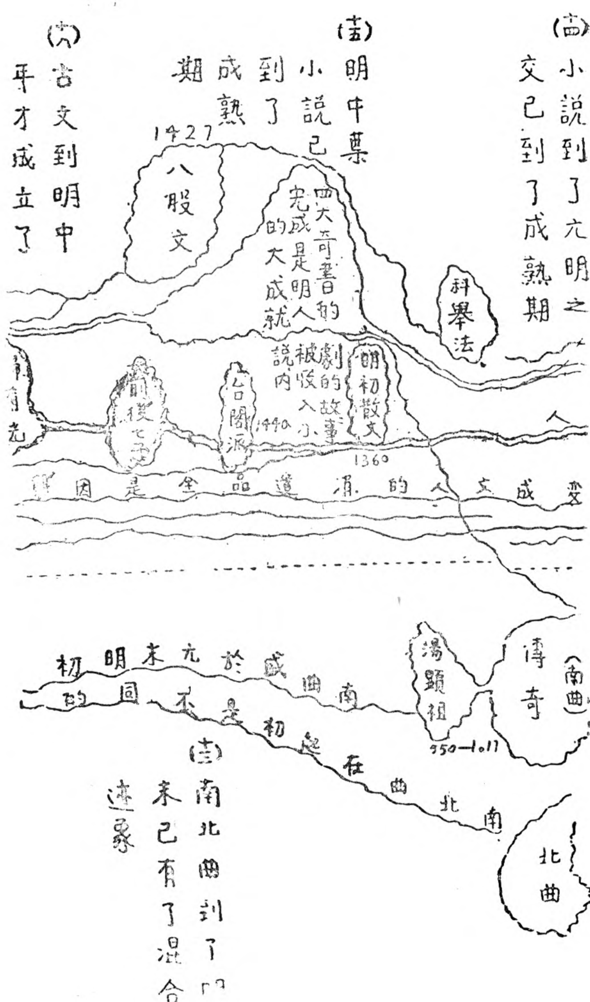
曲的大盛期

1340 — 13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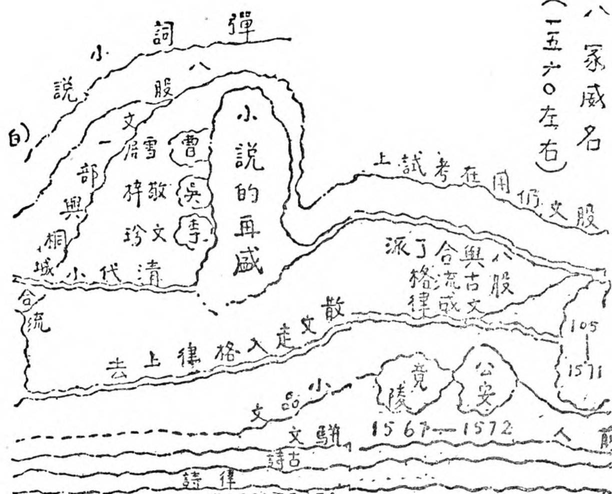
(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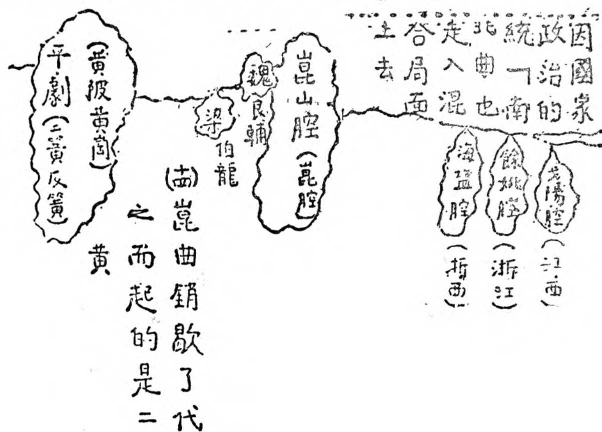
元主入中國什麼文章都銷沉了只有元曲在生長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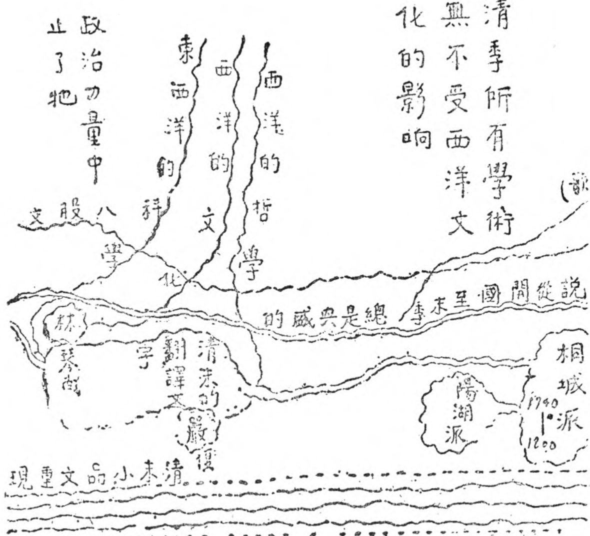
南詞曰南曲雜劇遂曰北曲



(十四)
小說到了元明之交已到了成熟期
(十五)
明中葉小說已到了成熟期
(十六)
古文到明中葉才成立了
1427
八股文
四大奇書的完成是明人的大成就
科舉法
劇的故事被收入小說內
明初散文
台閣派
前後七子
1440
1360
人
變成文人的消遣品是全因
南曲盛於元末明初
南北曲起初是不同的二
湯顯祖
傳奇
(南曲)
北曲
(十三)
南北曲到了明末已有了混合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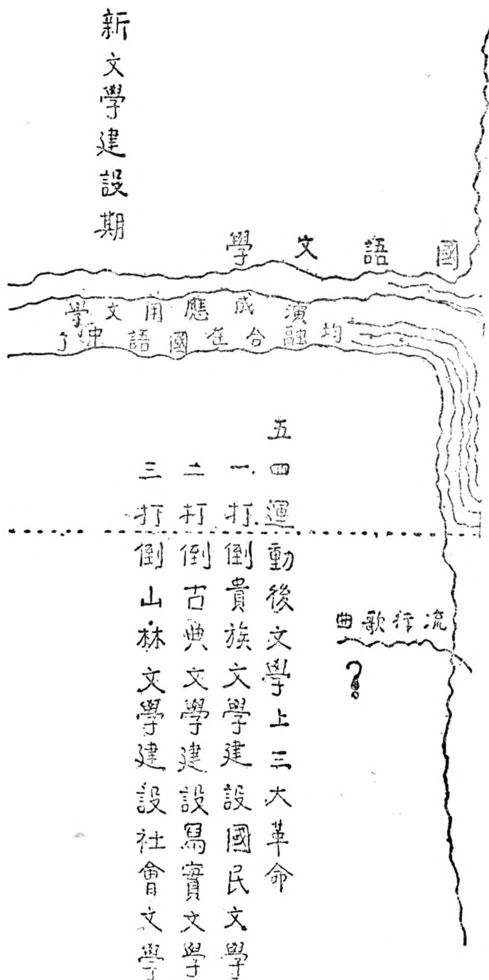




(十六)
清季所有學術
無不受西洋文
化的影响
政治力量中
止了牠
東西洋的科學化
西洋的文
西洋的哲學
八股文
說從開國至末季總是與盛的
林琴南
翻譯文字
清末的嚴復
陽湖派
桐城派
1740
1800
清末小品文重現



二黄京化
譚
長庚
海派
五音聯撣
趨末落
西洋的音樂
西洋的影劇
(十五)
二黄銷歇了代
之而起的尚未
確定



寫在中國文學源流略圖以後

由上面圖我們可以得到下面几個結論

一　凡是有生命有價值的純文學牠的發生全是自然產生的

二　中華民族每經過一次民族上的變遷文學上必定跟着生一大變化如春秋的南北民族混合西漢的北狄魏晉的五胡以及金元清的侵入皆是

三　中國文學在可歌的方面舊的不能歌了總有一個新的代之而起如騷代替了三百篇樂府代騷律詩代樂府詞代律詩曲代詞二黃又代曲不可歌方面總是駢散在交織的佔有文壇

四　以時代說那便是漢賦與樂府魏晉古詩六朝駢文唐律詩宋詩餘與唐宋古文再次便是元曲明清小說民國的國語文了

五　以個人成就說古文當推史遷韓柳歐陽蘇王歸有光駢文當推司馬相如左思與沈約古詩要推陶謝律詩要推李杜詞則溫庭筠蘇辛曲則關馬小說則羅施曹吳……翻譯則前有鳩摩羅什後有林嚴兩人國語文學首唱之者當以胡陳之功為最

傳記文學叢書之六七（下）

（保有版權翻印必究）

中國文學史（上下兩册）

每部定價新臺幣一二〇元

每册定價新臺幣叁拾元

著作者：李 鼎 彝

編輯者：傳記文學雜誌社

出版者：傳記文學出版社

臺北市永康街七巷十八號之三

臺北市郵政信箱 1—36號

郵政儲金劃撥帳戶第三六九一號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六月一日新版

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0719號



李鼎彝（璣衡）

一八九九－一九五五

吉林扶餘人

北京大學文學士

曾任教吉林大學